叙史記鈔

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三昧處然少年沓拖者藉爲口實往往讐書不觀即貌稱好古者執卷囂囂類遊冶兒志得意敝巳紲犬撇鷹低迷思寢矣惟蘇子美讀子房傳豪邁可喜杜祈公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余束髮好史記杜詩私服鹿門寔有至鑒別具手眼洞入司馬腹中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斷非它評可及嘗以丹鉛摹寫之垂衰老猶
未忍釋去今見吳興閔士隆新刻硃評大較
本於鹿門而旁采諸家之品題者叅半其中
尤覺精徵簡潔神明煥然其亦有功於史學
矣東坡初得史記自詫貧兒驟富王元美謂
余言曩與李于鱗初爲刑曹郎相約讀書手
抄史記成帙者二部每相對飲酒談笑唏噓
俯仰率若與子長相周旋自是文章始有發

寤蓋前輩之用心讀史如此若使見閔士隆
所鐫硃評其心目開張手足舞蹈又不知何
如也三代以上漆文竹簡冗重艱難秦漢以
還浸知手錄唐文皇遴選五品子弟入弘文
館抄書雖對精詳而誦讀因以該博自馮道
母昭裔爲宰相一變而爲雕板布衣畢昇再
變而爲活板閔氏三變而爲硃評書日富亦
日精寶藏者異錦名香裹置高閣其它或以

傳耳目之玩供筐篚之交非特太史公負屈
即鹿門諸名公丹鉛此書之初意俱付之煙
雲過眼矣吳興硃評書錯出無問貧富好醜
垂涎購之然不過一卷或數卷而止若史記
卷帙既重而品隲尤眞正如黃帝張樂洞庭
之魚龍怒飛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非
讀書破萬卷者豈能搔其痛癢一二哉余嘗
題杜少陵集云兒脫如飛神鶻見珠沈無底
老龍知少年却悔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詩
亦此意也
泰昌十一月初七日陳繼儒題于山中頑僊
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裂眥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凄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

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劍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

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
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
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
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愛不相
及抑可概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
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
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
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

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
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
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
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
例中故不贅

萬曆乙亥冬十月望日歸安茅坤書于白華
樓中

輯史記鈔小引

余自童時屈首受麟經業即習左史氏先大夫蜀憲公筮仕江右公餘課余鉛槧輒津津譚司馬龍門上始軒轅下訖天漢凡百有三十篇浩淼未易讀讀亦未易竟也則取鹿門茅先生史鈔授余曰是鈔芟薙繁蕪而記中關鍵起伏提掇呼應聯絡條次井井品隲精核瞭如指掌余受而誦之稍稍會大意已而又字比句櫛昕夕口剌剌不休讀其文慨然想慕其人爲海內嗜

古之士儻亦有同好也乎第原板日久紙剥翻
亦無善本且無句讀音切未便初學而諸名家
評品未備則音韻不諧大旨未了諸名家意見
異同無從印證是渡迷津者詎能棄寶筏而覓
金針者庸潟舍鴛繡耶于是徧搜諸名家所鋟
者無慮數種手披目閱參互校讐庚臘伏手腕
幾脱而輯始成頗稱苦心專志不敢自謂司馬
子長之功臣鹿門先生之羽翼而轉以先君子
之課余者以課後或不負疇昔提命之意云爾

是輯也知免鄙書燕說之誚亦無魯魚亥豕之
訛爰授殺青以公海内同好固非災木寧同覆
瓿世無耳視目食者當自珍襲之矣

西吳後學閔振業士隆父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例

凡一篇本末大旨則挈而鐫之本題之下今移置篇之前行

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鐫于其旁文之一切緊關處則長抹——間有抹不多見則易以——其或數十字以上則分兩行註今移置于上

凡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災異書年書一切

喫緊字面則短抹

凡非史遷原文與褚先生輩所補者不録間録一二段有情事相關者耳

凡不及録全文而間有文旨雋永者亦爲摘録

凡據愚見所及或與太史公相出入處亦必鐫之以質世之有識者

凡文之最佳處則圓圈次則長圈又次則點

按近代諸名家批點如楊升菴特句字與情事奇異者耳惟荆川鐫註處似得其解故不忍遺特加一小圈于其上以别之今合新舊諸名家評各移置于上

續凡例

一全部各有原題次第至篇末始列太史公自序中未便觀覽今録置各篇之首

一史贊乃太史公精神骨力總結處鈔中逸選三十條今併原題悉補入

一評品出自先生者不另揭凡唐荆川鄧定宇凌以棟鍾瑞先諸刻中所載者無慮十餘家

各書字以別之獨王文恪鄧文潔二公書謚

一提案呼應悉照原本鐫刻其音註舊分裂句讀下者今併註旁而增入訓詁稍繁者悉標于上仍低一字以別評品

一評林姓氏自晉唐至　國朝不啻百餘家止採精警中綮者錄之稍涉漫衍者不敢槩錄

一總評係諸名家讀史有得而各攄意見雖雖黃褒刺互有異同然遊戲三昧無非最上一乘但中有論子長而延及孟堅諸史百家者亦不敢槩錄

一鄧文潔公輯評劇去陳筌獨攄新得篇中每每翻出窠窟大旨躍如一着眼間直如標指見月得已忘亏故採錄之較諸家稍加詳云

一句讀舊不圈斷今悉照凌本圈之庶觀者易省

一圈點舊有○、丶三項今增入各名家數種恐溷入先生手筆特稍各異以別之○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讀史記法

○班掾所評太史公已爲百世定論然其上下數千年間大略各有所本紀三皇五帝處去上古既遠無文可攷故所載于篇者多不可讀僅錄黃帝紀一首其紀唐虞三代處大都本尚書僅錄周紀起后稷立國至武王定商處以存太史公紀帝王之概云

○秦紀錄始皇及二世由太史公去秦未遠而於漢爲勝國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摹畫文最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悍。項羽。本草莽。不當列之帝王紀。其所載次竝本楚漢春秋。及當時故老所口傳者。情曲而詳。大都如畫。

○高祖紀。按年而紀。紀入秦滅項時。文甚工。即帝位以後。多疏濶矣。

○惠帝以後。所次事多散逸諱忌。獨呂后稱制。與孝文代來初幷文帝遺詔可觀。故撮錄之。

○景帝紀。予按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覽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

太史公蠶室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漢武帝紀。竝本封禪書而已。竊謂武帝多雄材大略。又太史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即如文景間。亦每年僅錄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

之書也。故皆不錄。

○三代世表。予間按歐陽公所論帝王世系多訛。已爲確論。

○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年表。惠景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功臣年表。予各錄其論一篇。所次當世得失。可槩見矣。

○八書。惟平準封禪爲最。河渠次之。天官則本唐都。故其次諸星緯處頗明。而律曆則以漢去古未遠。疇人弟子及禪竈梓慎甘石諸家所傳。猶有存者。故多精微之旨。予故各錄論一首。至於禮書則本荀卿。樂書則本樂記。況漢興未遑。而禮崩樂壞特甚。太史公之論著。殊鹵莽矣。姑撮錄引之首者。以存其槩云。大較漢一天下後。瘡痍未復。制度疏濶。而太史公於當時南北軍兵制。及丞相太尉以下職官。諸侯王刻符定封得失。一切紀綱文章之大者。猶多遺佚。殊爲可惜。

○世家諸世家大略並采世本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吳衛晉越趙魏及田敬仲內外多變故所載次犖然可故全錄別有齊世家襄公下及莊公並以淫嬖相篡弒而有前後情事可監故亦刪錄孔子雖聖德本不當列世家而次孔子本末處亦非知孔子者僅錄小論一首陳涉特草昧鋤耰之夫而亂天下耳以之幷系世家繆矣然亂秦本末頗詳又齊悼惠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絳侯　三王諸世家文並可觀大略太史公去高祖特數十年所及考鏡開國功臣時事甚詳故篇中點次如畫予並錄之

○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宕如傳刺客則聶政荊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摹畫絕佳而伯夷

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也

○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幷郅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並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死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欒布之節俠袁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溉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並中神理矣

○他如老莊管晏輩列傳雖未盡其旨或姑錄之如樗里穰侯以下不能盡錄者間或按其簡端有鐫注者別爲錄出以便觀覽

○讀太史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眞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之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蠛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案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案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匹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遒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什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叙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奥惟毛穎傳則幾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諸家總評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李清臣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李塗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

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爲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馬子才曰子長平生好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怒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

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
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
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
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
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
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
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
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
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
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
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王鏊曰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
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
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
間叙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
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又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

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搓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

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乎磊落而多感慨

陳繼儒曰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家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彊而入之正史之中詆其疎略又詆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則枉郤史記也

鄧章漢曰太史公作史記正如海濤雲物出沒

隱見乎國中而非都邑版圖之物也班固入之正史故謬文字踈宕奇逸自成一家人而知之矣然太史公百三十篇紀帝王傳人物而猥及日者龜策游俠貨殖別立篇名此太史公慨嗟傷懷而不能自已者即此數題盡其踈宕奇逸之氣戲嘗論今人濫作詩文看其題目妍媸畢見夫亦感于此云

史記鈔批評姓氏

批評

茅坤　字順甫歸安人

參評

唐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

宋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

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

蘇轍　字子由眉山人
羅大經　字景綸廬陵人
劉辰翁　字會孟廬陵人
黃震　字東發慈谿人

國朝

王懋　字敬勉錢塘人
王鏊　字濟之吳縣人
邵寶　字國賢無錫人
錢福　字與謙華亭人

楊循吉　字君謙吳縣人
王韋　字欽佩江浦人
楊愼　字用修新都人
田汝成　字叔禾錢塘人
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王愼中　字道思晉江人
王維禎　字允寧華州人
閔如霖　字師望烏程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凌約言　字季嘿烏程人
董　份　字用均烏程人
高　儀　字子象仁和人
汪道昆　字伯玉歙縣人
余有丁　字丙仲鄞縣人
薛應旂　字仲常武進人
張之象　字玄超華亭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

凌稚隆　字以棟烏程人
鄧以讚　字汝德新建人
楊守勤　字克之慈谿人
陳昌應　字元植江陵人
鍾人傑　字瑞先錢塘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目錄

本紀十二
卷之一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　帝嚳　帝堯
帝舜　顓頊以下刪
夏本紀第二　錄贊
殷本紀第三　錄贊
卷之二

周本紀第四 刪錄
秦本紀第五 錄贊
卷之三
始皇本紀第六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之四
項羽本紀第七
卷之五
漢高祖本紀第八
卷之六
呂后本紀第九
卷之七
孝文本紀第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錄贊
孝武本紀第十二 錄贊
年表十
卷之八
三代世表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八書八
卷之九
禮書第一
卷之十
樂書第二
卷之十
律書第三
卷之十二
歷書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三
天官書第五
卷之十四
封禪書第六
卷之十五
河渠書第七
卷之十六
平準書第八
世家 三十
卷之十七
吳太伯世家第一
卷之十八
齊太公世家第二 刪錄
魯周公世家第三 錄贊
燕召公世家第四 錄贊
管蔡世家第五 錄贊
管 蔡
曹
陳杞世家第六 錄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　杞
卷之十九
衛康叔世家第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錄贊
卷之二十
晉世家第九
楚世家第十 錄贊
卷之二十一
越世家第十一 范蠡附

鄭世家第十二 錄贊
卷之二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卷之二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錄贊
卷之二十四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錄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十五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錄贊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錄贊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錄贊
卷之二十六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之二十七
蕭相公世家第二十三
卷之二十八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卷之二十九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之三十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王陵附
卷之三十一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條侯附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錄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贊
卷之三十二
三王世家第三十
齊王閎　燕王旦
列傳七十
卷之三十三
伯夷列傳第一
卷之三十四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　晏嬰
卷之三十五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卷之三十六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卷之三十七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卷之三十八
申不害　韓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附錄贊
卷之三十九
商君列傳第八
卷之四十
蘇秦列傳第九 蘇代 蘇厲附
卷之四十一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錄贊
穰侯列傳第十二 錄贊
卷之四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錄贊
卷之四十三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馮驩附
卷之四十四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四十五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卷之四十六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卷之四十七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卷之四十八
樂毅列傳第二十
卷之四十九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趙括附
李牧　王蠋附
卷之五十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卷之五十一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卷之五十二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侯生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五十三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卷之五十四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專諸
荆軻
卷之五十五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卷之五十六
豫讓　聶政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卷之五十七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卷之五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卷之五十九
淮陰列傳第三十二
卷之六十

蒙毅附

張敖附

錄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卷之六十一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卷之六十二
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酈商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卷之六十三
夏侯嬰　灌嬰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卷之六十四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傅寬　靳歙　周緤　蒯成
卷之六十五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之六十六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錄贊　田榮　田橫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六十七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卷之六十八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之六十九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建 石慶附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卷之七十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錄贅
卷之七十一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卷之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卷之七十三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七十四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附
卷之七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
卷之七十六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該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趙食其　荀彘
卷之七十七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徐樂　嚴安附
公孫弘　主父偃
卷之七十八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他
卷之七十九
蒼梧王趙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卷之八十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卷之八十一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卷之八十二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卷之八十三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衡山王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卷之八十四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卷之八十五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淮南王安
卷之八十六
司馬相如
卷之八十七
揚雄
卷之八十八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卷之八十九
游俠列傳第六十三
卷之九十
佞幸列傳第六十四
卷之九十一
滑稽列傳第六十五
卷之九十二
日者列傳第六十六
卷之九十三
龜策列傳第六十七
卷之九十四
貨殖列傳第六十八
卷之九十五
太史公自序第六十九
卷之九十六

董仲舒　胡毋生　瑕丘　江生附
卷之八十六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郅都　甯成
張湯　義縱
楊僕　減宣
卷之八十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唐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卷之八十八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孟附　郭解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錄贊
卷之八十九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王先生　續　東郭先生　續　東方朔　續
西門豹　續
大夏　條枝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錄贊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錄贊
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猗頓　烏氏
宛孔氏　刁間
卷之九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子貢　白圭
卓氏　程鄭
師史　任氏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遠頗無事實但本諸子儒以意彷彿寫未然雅潤近經亦有簡法 文潔

史記鈔卷之一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

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

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文案

幽明之占三句即易所謂仰以觀於天文也 文招

大約駕虛爲文亦別是一體 文案

按旁羅乃側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

爲營衛。宮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帝紀亦非太史公極筆用備

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馴雅。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附卷之一

夏本紀第二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班固贊語用此體。乃知班不能出範圍也。用均

莊子云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云云。太史公作夏本紀贊。蓋本諸此。用修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附卷之一

維契（音薛）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伊尹與成湯同起伐商本紀所載湯至太戊且七世矣而尹之子陟乃爲相豈得年壽懸絕若此可見史遷所述帝系世未有不足憑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詳叙棄之之事從容委曲文勢舒緩末復著初欲棄之一語接下因名曰棄則文勢緊峭有力　玄超

收羅古事連綴為文儘有簡核法　文潔

史記鈔卷之二

維棄作稷盛德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忼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
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
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
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
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
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
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竄戎狄之間不窋卒
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
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
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
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
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
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
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
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
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
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

太姜固太伯虞仲季歷母也此獨曰太姜生少子季歷者蓋季歷取太任嬪姞相繼故下以賢婦人一句統之

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踰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又一提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多歸之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

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

文王之安于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喻紂也亦臣道也 元美

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恠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

又總前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

前段已隱括牧誓此乃復錄前文不無稍重細玩前後文氣本一律此段想文成後搜得插入一時弗及刪訂遂如此　文繁

繁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鳴則家盡也

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自陳師牧野起至罷兵是汲冢克殷篇

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予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

武王伐紂為天下除惡也則已[illegible]何[illegible]紂[illegible]外[illegible]武王[illegible]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守事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用修

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抱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

歆得陰陽之絜氣陳明水以為玄酒茲者藉席之名一作苙見絜草也贊佐也采幣也

此下凡六用命字當玩

以下凡十用於字當玩

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

此段文奇文格自徵九牧起至而後去是汲冢書度邑語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以下刪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子爵其封邑之號故總言周子君

史記鈔附卷之二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

豪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

終黎世本作鍾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始皇二世紀始見太史公筆力用脩

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采故姓趙氏

史記鈔卷之三

始皇既立幷兼六國銷鋒鑄鏤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

將言始皇誅六王一天下先提出此　應德

以後俱編年者帝紀體也　用脩

本紀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命相書）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命將書）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文呂書）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力戰書）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音暢）氏暘有詭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災異書）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內粟始此）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

言遭水害也　秦人皆輕車重馬並統食于東

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兵疵書）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古鶴字）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鶡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姓字）

嫪勞勝二音毐哀上聲

次定毐之亂如盡

母后專國嬖臣書

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

兵變書

鬼薪者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即今之徒囚也

重書四月見寒不以時也

不先紀秦政逐太后而遷及茅焦恐太簡用均

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狥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大政與下大議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高以黃金四萬斤恣陳平所為本此

繚料兵先料君如神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亾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

漢有斗食佐史之秩

奪爵遷遷勿奪爵此上下顛倒句法也 玄超

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亾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

年。相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相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相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頼川。地動。滎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

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

天下惟樂大飲酒也

次六國罪案如掌與項羽定諸侯而自立西楚霸王約文並宕逸

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

始皇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 元美

後世稱太上皇做此

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

謙制書

除謚書

齊人鄒子之徒論始終五德之運始皇采用

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甚當不宜以後事敗非之文章

雖數語簡勁雄武有取天下之氣 周均

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封域書）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豪書）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富宮室）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音福）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幸書）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麗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亦）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五字句）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以下俱四字句）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

封泰山禪梁父刻石書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芭弟二章法琅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元美

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賢賤分明男
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
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
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音浮）立石頌秦德明德意曰維
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
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
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
卒士（子忽反）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
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
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
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
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
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
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
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

得此段覺景色虛曠事文俱堪擊節 瑞先

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過文 神仙書

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

國立中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

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黜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闕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乂丛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

贅謂居寵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

後世邊多亭障本此

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

讀兵書

此奏宜入斯本傳中 應德

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

直諫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斯之慢諫如此

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
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
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
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
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
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
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
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
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
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
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
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

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旦四歲也

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

只撮大意寫然形勢已備是略叙法筆力勁有氣象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

語若莽莽然寔精悄蓋以氣為章法加之鍊句句工而章法加之密矣以鍊精以不拘古文潔

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

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

恣秦無道數言已盡

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亾去始皇聞亾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

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

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

遊徙是巡幸爲次年出遊張本丙仲

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水神）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

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

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亾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畔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音加）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

豭牡猪也言夫遠他室若寄豭之猪也子不得母言子不得以為母非決母之謂

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興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

細敘見始皇之駭　應德

始皇崩本末特詳斯傳中故于此略

寫曲折都盡而文絕工悄蓋大着意鍛鍊 文潔

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

先叙灾異凡十書見秦祚將亡之兆也後叙頌德凡六書見始皇矜驕之極也 季默

始皇營葬極其橅巧以圖不泯未幾而銷鑠無遺太史公[illegible]如目擊[illegible]彰其[illegible]無[illegible]後策[illegible] 季默

美音延謂家中神道

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

句奇

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

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

近世更相輙易建政府言官本此

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

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

疊上振恐二字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提嚴刑伏亂案

太史公叙勝等起兵在用法深刻句後有深意在 君謙

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粟菽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狥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

以下並詳陳涉劉項中故撮數言以見其概

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古權臣必杜天下之口而後可以固寵

丞相將軍所疏晚矣

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亾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

此處稍曼衍得刪數語更妙文潔

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音鏤）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音學謂盡也）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狥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

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
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
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
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
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
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
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
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

詳斯本傳中故省

不爲邯立傳故于此獨詳

以下叙雖略而情如畫

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
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已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
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
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
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
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
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氏
盡畔秦吏應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

窅者傳

提○始○叛○

冷語伏案

二世之案高睨矣

趙高之弒二世與子嬰之殺高叙事之妙當細玩文恪

為萬世拒諫者之鑒

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

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閭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省）閭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可憐）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作僞）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下附項羽之慘作秦結案

一篇掉尾

爲從長（可憐）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麗語）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

以下錯述賈生三論

此是第三篇以論子嬰爲主又從論三君 文案言其兵不襲粮而行

賈誼三論其言極古與先秦相上下但三篇大意如一不甚變化且詞亦有重襲處意者賈生偶作未及戒定耳 文格

方論大勢忽然插入群臣不信

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擾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第二論

（宛哉斯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句于前後意若不倫然口談中如此者固有不可謂非法 文繁收括第一篇意

第三論

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為子嬰計

賈太傅既云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已重為子嬰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終身不悟毋乃責之過乎文恪云未及剛定意或在此 李默

名爲亾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亾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

此是第一篇以論始皇為主先自秦初興說秦後亦帶說亡秦事文勢

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逃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孿亏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鏤。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棘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

五非字作波瀾甚奇倫

三論筆端鼓舞揚之則九天抑之則九地江河之勢沛然金石之音鏗爾卓爲高作文宗

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亾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數語總前事以發末二句甚雄勁有力 文索

此是第二篇以論二世為主先自始皇說來此篇大都解仁義不施二句意 文索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

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

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

太史公刪賈誼論衆以已見責秦雖爲班固所駁然中理之言頗多文恪

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窟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氣甚暢 文索

按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亾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此末

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亾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正頭非與救敗非相應是二世之過也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毋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

狼狐主弓矢星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踏狼狐參伐

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亾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

○言○胡○亥○

叙得可憐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帝之後賓婚未
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
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
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
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
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
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
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鄣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欤生之義備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籍年月一滾叙去絶雀 應德

籍紀中攙入兩人事錯綜而序

見不屑、又見不耐事着此作 [illegible] 文案

史記鈔卷之四

秦失其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追述

提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雄本色如在目前

每段用以故以是以此字為結句以棣

不惟部勒兵法且以習其人而陰操之其意遠矣文格

匹夫而敢為此言蓋以驗天亡秦之理 允寧

序籍形軀才氣於此以後更不提年月

次倉卒起募處如畫

眴目動而使之也

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召平上有廣陵入三字以別于東陵召平也用脩

此召平不自了事乃繼作此慶外奇事所以發已秦之端從此會孟

珠異其軍為蒼頭謂若青幟特起猶言新起也

叙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雖婦人亦知之漢非諸豪傑所能奪也兌寧

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連徇起兵紫矯入○連矯入○連矯入○連

羽之初出即所下者阬

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幷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亾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

增老乃顯前此當戰國時不知作何事 文索 歆云范增說梁立楚後先以好奇計標目此所謂說事之端也 玄超

三戶地名一云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

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亾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攻城陽屠之。西破秦

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沛公羽相與不應稱梁名當云武信君乃是文案

涉間秦將姓名也

著河北之軍一句是衛文法又好更端 應能

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幷項羽呂臣軍自

將驕必敗亦不待宋義能知高陵以書生張皇口語何謂知兵義帝之不振高陵爲之也 用脩

卿子集尊之詞衛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義留安陽亦未爲失策兵法有避鋒擊惰之說宋雖項擊事同

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

應上

後以魯公楚羽本此

相成耳世徒以事敗遂用經義戒未然 文集

卿子冠軍誤着處

宋義所言亦習聞教國之餘謀耳而下令軍中斥羽則其立之大言取禍之尤速者 季武

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晴指羽）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又誤）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

猶枝捍也

軍中擁立事情如畫

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了前案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等處有一唱三嘆之味

轉洗轉精神 應德

叙鉅鹿之戰踴躍振動極羽平生 會孟

項羽得意之戰太史公得意之文

三下無不字喚起精神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

又提

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

自古大將在外危疑生變必如此

羽殺會稽守則一府慴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侯皆慴伏莫敢枝梧羽殺鉅鹿諸侯莫敢從兵已破秦軍諸侯

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

伏陳餘書案

細

連

餘書絕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脉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宛然可想見也 李默

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亾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亾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亾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

攜入情事

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

此羽之狐疑不足以定天下處

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

餘音嫋嫋

追

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

叙坑秦卒何等筆力三多字可玩言不盡然也 子敬

卯之兵謀若此豈漢王敵

項氏之阬秦也僇嬰也天其仲六國乎雖然不可以訓 元美

鴻門事首尾瑣細皆倫見詳叙體文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下序次情事如描畫今梨園亦本此為傳記如目覩之

沛公之閉關豈其始不及與良本謀耶

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亾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

叙問答處使百世之下如目見之應德

所為謝項羽之言却好

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

破羽所忌

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

項王為人不忍於此可見此項伯所以敢諾范增所以不敢怒文索

則字文法自周書來 用脩

當時皇急處種種如掌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

為噲勇烈今猶切然 用詩

按劍而跽言操劍按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跽也

細細冷語着色

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

以上如面睹之

羽亦怖

叙沛公如厠一節必有遺漏 克之

范中冷語

前為西向侍于此良亦同噲坐羽之奪氣可見矣

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亾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一提應前為一了案

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

置坐上何足盡正為置之地作波耳文衆

與沛公入関時一一相反

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結前案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

獼猴不任久着冠帶喻羽性躁

以下序次諸將功與其定封如画而矜恩仇私愛憎處亦種種分別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連用故字模寫絕妙

最錯綜却又整齊 應德

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鄙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

歷叙分王諸將文勢如驚濤怒浪模彷喈啞叱咤之風 師望

以後叙非有羽事或重見他傳者似不可無删文案

羽以私予奪三田而三田卒不相容因而內亂自相辭而羽亦因不能定

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陰賊如此）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私恩威如此）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幷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亾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幷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即封三）

子房妙處在并反書以聞使羽留齊本此 會孟

覽羽之壯史三田處如逐狐兎無用兵之畧

模寫有生氣與鉅鹿一戰相等 文寮

秦故智

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亾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叙漢王一家流離之狀如目見之 應劭

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弃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滎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

此係楚漢興亡處

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

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裹纛毛羽幢也

高帝之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而帝卒不錄何也非史幾乎泯矣元美

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幷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

一曰燒楚積聚一曰絕楚粮食高紀稱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者此之謂也蒲中眼目不可不玩 李廷

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

俎亦几之類所以薦肉示嫌烹之故置俎上

沛公硬心腸故為此言

始項伯全沛公于鴻門則以與張良善故乃令陳留太公則以沛公約為婚姻故 元寧

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連用三不敢字狀羽威猛以標閒微問之也

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乖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乖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

此紀多用則字法 文潔

稱兒者以幼弱故係其父

舍人兒年十三尚能說羽效阬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亞夫七十而顧不能諫羽以致殺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卒二十萬何哉以棟

徒以舊恩任不必賢 應德

篇中用當是時凡八處轉摺何等精神 季默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乏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亾楚之時也不

此一策遂定楚漢興亡之畧

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

音附

以舒之衆屠破六縣

垓下一段情境備精神溢旦語氣悲壯足與事相發讀之使人感歎 文潔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爲嫌悲壯嗚咽各自描畫帝王興衰氣象 元美

青白色馬曰雅

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

復前說

以下悽惋可誦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奇語

叙事何等節奏 應德

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

覽羽本末特一梟將

寫戰事曲折無不盡 文索

此與前樓煩挑戰事相類 玄超

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驚開張易舊處

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

面之即以面爲指若顧指者

新諸將而決戰德馬童而授首終不脫叱咤欷歔氣習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豈其性之哉季默

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最此也總言其數又功為最也

按太史公字法真換不一若此紀則專用已字乃字亦字則字

以禮垂羽侯其枝屬較之殺秦降子嬰者迥別矣帝王氣象概見于此 與謙

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邊幅雖短梲軸彷彿過秦論 文絜

一傳伯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贊自佚宕 會孟

三年五家相應難矣過矣相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亾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絕雅

將無作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紀

乃引天厶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按篇首書高祖追稱之也及敘其始事則稱劉季及得沛則稱沛公及王漢則稱漢王及即皇帝位則稱上此太史公用意鎮密處　以棟意豁如也四字善狀高祖　用均

史記鈔卷之五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讀高祖紀須參項羽紀兩相得失處一一入手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媼武負疑為一人故又曰武負王媼以別之又言此兩家[illegible]明高帝于[illegible]侯報矣不知此婦簡無恙否 會孟

縱觀亦即從目意不必深求 文潔

較羽彼可取而代語氣自是迥別 以棟

主吏功曹也主進主賦飲禮進為之帥自古英雄如此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

觀此文伸縮起伏簡潔嚴明而敘事情之法亦具于此矣 季默

有呂公女二句則後敘相呂后孝惠魯元處方有力而醒目且有血脉 季默

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漫及之却澹宕

本紀

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

高祖一言足以感人此其異日得天下張本文恪

被加也

此叙斬蛇轉筆法又自一片境界 君謙

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皆亾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

先叙相者老父不知其處此言老媼因忽不見記得奇異處有蘊藉 允寧

此言心獨喜自負後又言高祖心喜此言諸從者日益畏之後又言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每段總有結構 玄超

約而該簡而明叙事輕重接應有法 季默

項籍從會稽守劉季殺沛令皆各起兵之始

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鎮也）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幻）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小結束而以起下）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大也）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

（英雄始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祖起兵時規模即與諸公不同 季默

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

自篇首至此叙初起事巨細詳至一一有蘊藉而語勢聯絡千數百言氣不住 文潔

雅素也

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

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

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提）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提）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申）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杜里。秦軍夾

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幷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幷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生雄心漢高大度

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

此一着甚好入關之始謀

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狥。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又提）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降析酈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

西破之相應

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

此便是湯武作用

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誇者族。偶語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

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鉅鹿。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

伏沛公異日爲義帝發喪之張本

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

便是一天下局面

按世家是用張良計也

此正淮陰侯蓋韓王信傳誤 文潔

此而參看羽紀則見輕重賓主之得體轉換應接之無痕矣 季默

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亾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

羽之失着

羽之樹敵處

羽之樹敵處

羽之失着

漢之得着

本紀

人徒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亨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亨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亾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

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向爭權者韓王信本謀也文[illegible]

漢之收人心處

張耳失國而漢不之罪且厚遇之

借羽失着以為兵端

羽之失着

太史公知兵畧故指畫楚漢兩爭如掌

是時楚兵憤而漢兵新合氣不一故敗

本紀

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

兵有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

漢之得有處

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亾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亾。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與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

羽無大體處

漢之收人心處

又漢之轉敗得着處

之魏下趙及食敖倉並漢之得者處

漢之得者處

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

此又漢之一勝着處

兵法云多方以誤之 應德

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善戰者致人項羽每為漢致其敗也固宜 用均

即袁生本指漢之得着處

本紀

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

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漢之得着處

本紀

龍且。齊王廣弃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亦深溝高壘以待之意

漢之得着處

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

傷胷要害倉卒捫足極未易矯毋令楚乘勝于漢語極有力汲汲入關置酒苗飲四日父老安心蓋俱傳聞之訛也 會孟

高祖始終得關中之力關中人心所以不忘者秋毫無犯約法三章之效也 會孟

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

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皆侯此着又是一勝局

又漢之得着處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

一却一縱每用一字而進退迭用之勢宛然在目最奇 用均

至下方尊皇帝則此恐不宜即着此二字 用均

漢功臣人人自危始此

凡奪軍者三信可以見幾矣以棟

如此謙讓亦自可觀語簡質亦頗有味 文鑒

讀至此使人神觀損改庶幾孔鴻素之有本末也 用脩

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

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高祖獨見）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疾之。賴川。高祖至雒陽。舉通疾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

（曰是自見從善之決也　季默）

（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過矣雖感悟上心可以無賞　季默）

朝太公與上變事對家令說與田肯說對皆善之皆賜金五百斤雖稍稍變化自是慙然 文恪

秦地險固百倍于天下故云得二百焉齊得十二亦如之

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

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瓴盛水瓶也居高幡瓶水言勢易也

言得一中之二也

已而以齊王同姓復三四叛

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

得春秋書法

蕭何治未央宮壯麗高堅高帝都長安之意

本紀

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齊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

語快而怒亦復無賴 瑞先

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

二吾知爲知人情 李黙

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

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子隨之 文恪

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幷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

以下叙得感慨淋漓

大風三言氣龍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元美

此歌與項羽敗自爲歌詩美人和之法數行下相對自是亦隨崩矣叙事有意 季默

按高帝既定天下與沛父兄樂飲不忘本也彼羽方殘關中便

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懷楚國非志滿我劉項度量相越于此極見以棟亦常情常事而寫得詳至點注有神披讀之不啻如戲劇觀文潔

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幷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

高祖嫚罵數語豪傑意氣可想以棟於乎收圖書籍薦賢者平陽耶均[illegible]陽耶[illegible]弱來[illegible]及爲民請苑者平陽即此皆無一焉而柰何與鄼侯並也然漢之所以爲漢者一鄼侯足矣平陽

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以守爲創毋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illegible]侯而[illegible]以[illegible]

元美

四日不發喪則人[illegible]危矣此或[illegible]

應德

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不了語

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亾入匈奴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

此論只言沛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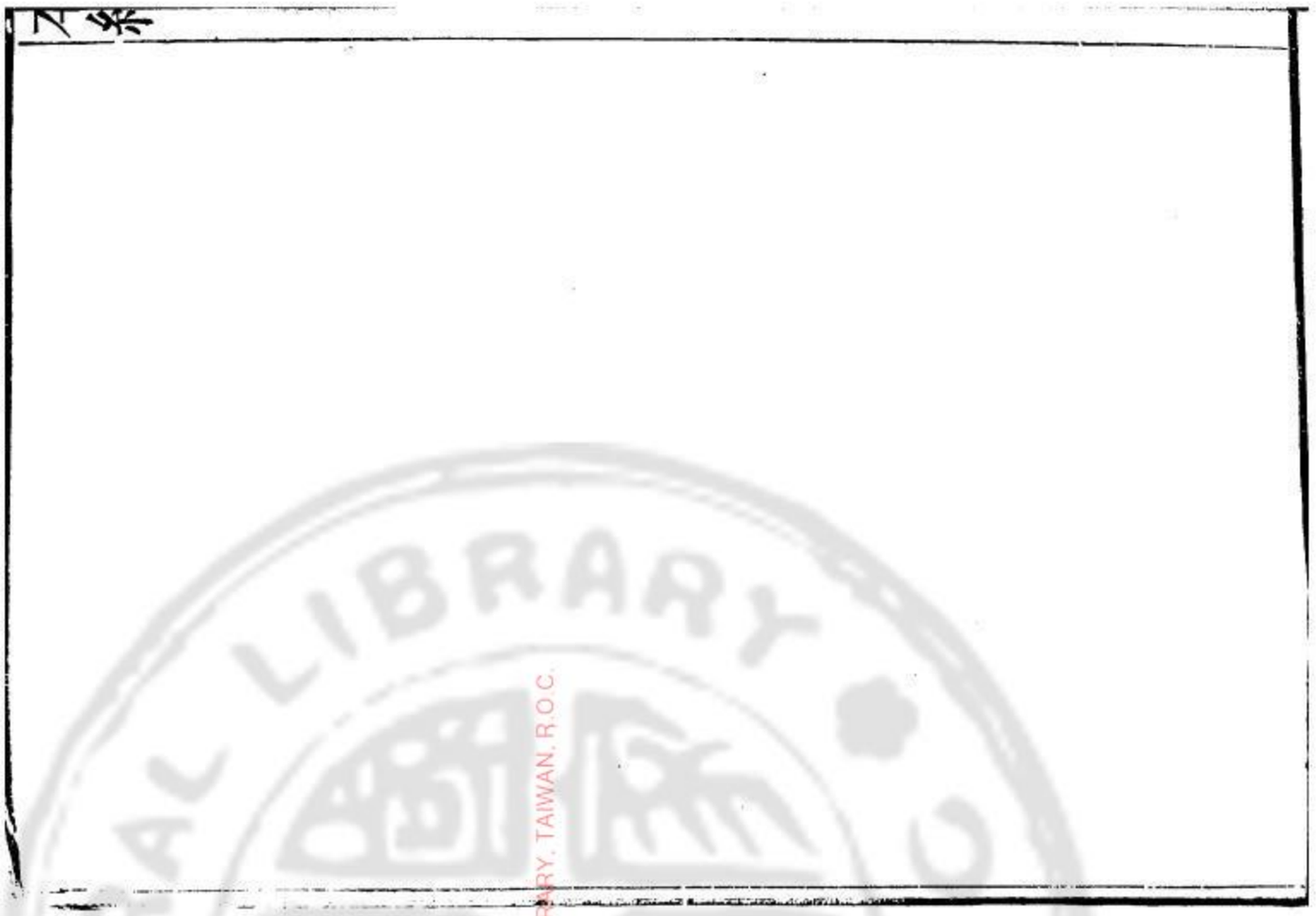
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能變秦苦法得天之統故有天下 允寧

野少禮節也鬼多威儀如事[illegible]作薄[illegible]法[illegible]誠也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爲伯心之存恐非也有漢威[illegible]越布及同時諸將誅死殆盡於是四[illegible]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illegible]悔心之萌乎 會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台無台輔之德也
洞字疑是恫字蓋傳為之誤耳用均
首及孝惠魯元叙事中提掇允寧
只諸呂為亂事頭頗多 文絜

史記鈔卷之六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呂后稱制八年所以私殘劉氏諸王及王諸呂并呂氏女所娶以及中宦者處恩威如畫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

戚姬渴苗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易太子事已詳見他傳此處綜括數語却簡有致 文索

沒要緊亦入此一段 應德

次諸王以見呂后所殘劉氏本末

太史公先總此一段在前以後叙呂氏廢置諸王說不費力以棟

太史公用非劉氏三字已含呂氏不得為王意以棟

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

漢之禍在此

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從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于小仁而未知大道者也　君實

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伏後為祟案）廼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

司馬光儒者之論耳孝惠猶有戰國哀激英多性氣　瑞先

此奇計與長公主所獻上林之地同

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廼酌兩巵酖（詳）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巵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巵。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房為呂后畫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其子為呂后畫計將諸呂居南北軍以危劉可恨

書留侯子惜留侯也而年少不足怪特丞相竟從之是可怪耳

使平勃輩有殉國之忠豈得動

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

平勃不以此時逆折禍萌顧以釀劉氏之危而後安之何也 允寧

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

陳平揔只是捱呂后之崩而自為功

丞相揣摩呂后而為陪貢欲侯諸呂則有先封而以乃字轉之欲王諸呂則有先立而以風字轉之皆極揣摩處 季默

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

陳平為右丞相而行事卻如此

按分王諸呂一段與敘高帝時諸王一段相關

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

嬪入無爵今有爵

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季默

頹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呂忿爲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能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憒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

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
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
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
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
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
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
兮何故弃國自決中壘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

歌可以擬屈宋 可師

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
冢次已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
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
呂王更名梁曰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
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
崩後劉將軍爲害迺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

文帝不敢徙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

人心所憤如此呂后殺其子孫而王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斬而身亦死于祟禍史遷備著之可為萬世女后戒 東發

溫恩澤到此

本紀

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

後賜以為自後恩澤

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提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

此言悼惠王此家亦載之然載于彼是此處似可畧 文潔

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畱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寫人心事情狀拾殆盡 熙甫 描寫玲瓏

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畱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

千鈞一縷之謀

本平等所初請

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爲上將

呂氏先除內賊恐其內與大臣合謀也

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音竹曹參子）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

次倏忽情事如畫

陳平設此驗軍情所嚮

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信子）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古袒字）爲劉氏左

恐其從中矯制為亂也

訟公也猶明言也

須安宮中而後可制于外

予卒千餘人本以誅產而曰衛

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

帝是未敢訟言誅之也 丙仲本入宮衛帝一看故首尾得通

此必平輩當呂后時為深交故有此

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

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
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
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
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
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
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
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

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
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
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
便。廼相與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
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已酉至長安。舍代邸。
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
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
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
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一爲關鍵樞在王諸呂誅諸呂工着力以漢室興替所關也太史公乃見其大者　季默

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七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産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啗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

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

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啟者也

此後四用皆字見人心歸附之同 亥超

霍氏之禍始于驂乘械繫之辱萌于請問 文蔚

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連下宜字計字大臣慎重代王謙讓具見之矣 文紫

前用二馳字此用即日夕又用二夜字見應變神速 文紫

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擘畫諸用事功臣案甚當獨不及酈寄何也

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

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大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

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醇厚故其未復總叙諸善狀以深著德化亦古體也 用均

從盜飲酒非剪惡之法佗纓加賜非防淫之具文帝金錢太宗布絹非刑賞正道 文家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賚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

已下謂柩已下于壙紅功也纖禪也三

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衆哭曰臨去聲）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六日以日易月也日半從事[illegible]中[illegible]者皆以類[illegible]而行事

漢文帝以[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

景倫

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正月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言純也武帝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按衛宏漢書舊儀註云太史公紀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與紀乃元成間諸先生取班書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史記鈔附卷之七

諸侯驕恣吳晉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文景本紀每年僅錄所下明詔以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謀特條見于將相名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紀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

武帝急法嚴誅窮奢極欲卒致海內騷然神仙方士特其一耳褚先生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索隱謂其才薄信矣

少孫以封禪書錄作武帝本紀既已偏矣而贊語至有司存云云者在封禪書則可用耳于帝紀何涉而全錄

史記鈔附卷之七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武帝紀並本封禪書竊謂武帝雄卞大略又太史公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脩春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文不易一字何其陋之甚而多忽也 用均

而當時卿大夫獨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戚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

殷以前不可譜
周以來頗可著
二句為一篇之
綱詳慎二字開
鍵孔子次春秋
記元年正時日
月以開可著而
詳也其敘尚書
略年月以不可
詳而慎也此言
遠者不可詳而
近者不可畧也

史記鈔卷之八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譜諜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帝以來遠矣歷譜雖以年數然乖異不同此夫子所以不次其年月慎而闕其疑也 用脩

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歐陽來叔嘗病世本之繆最詳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即此覆之謬矣

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諸侯本末盛衰之迹也

史記鈔卷之八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諜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古雅可誦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數吳者吳最後出其事略也越亦然 文寧

犇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表見于春秋國語本爲成學之人攷文之士以欲覽其要故刪爲此篇焉

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乃魏韓趙楚燕齊爲秦所并後以讀秦紀發端 文案

臚訓陳

史記鈔卷之八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予覽觀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地知古史藏周室爲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史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譬畫可誦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著秦獨詳以六國之強又秦為之端也 元寧

數語充拓

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幷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幷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耳食言不能知味也

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此篇文字英發俊偉 用脩

此表字不滿百而態度無限委蛇 李默

嬗古禪字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

史記鈔卷之八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月表之文甚跌宕遒古可誦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

三句並倒文

關鍵全在生民以來二句此後特不論耳 文紫

前言商君以德秦用力皆歷千餘世積數君而後一統可謂甚難漢獨五年而成帝業乃復甚易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而漢為大聖受天命而興故其難易頓殊耳然不明言其故使讀者自得之所以深妙 用均

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幷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一鎖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
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
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
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
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
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
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

漢初宗姓諸王無戰功而有尺土唐初宗姓諸王有戰功而無尺土

強弱二字是此篇眼目 文索

畫次海內形勢如掌而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論可與之並雄矣千載絕調也

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

文氣若一曲大所謂子長文字連五六句二三十字作一句下者最于此篇見之 文索

怵訓習言習于奸邪之謀也

用鼂錯賈生及主父偃之策

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

相臨謂交錯相侵也
已而哀平以後漢諸侯王並以削弱如帶而莽得擅權以篡嚮使漢有呂后時齊楚趙諸國形錯其間安得不外以乎

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欲使博祚無窮言如帶礪國乃絕耳

史記鈔卷之八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爾雅之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
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
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
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
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
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
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
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辟至太初百年
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岡亦少密

上述以下新文案

李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脉用修

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
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
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
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
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
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漢以長沙王萬忠將王之以非制故特將令

獨以長沙長端反復論叙見侯王之不可不忠也 用均

史記鈔卷之八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笞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母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史記鈔卷之八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蠻夷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次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摧鋒陷敵之士並得封拜海內戶口耗矣太史公並不之及豈避忌重禍之故與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蛮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史記鈔卷之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史記鈔卷之八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 謂誅伐封建襃貶叛

相位 置立丞相太尉三公

將位 命將興師

御史大夫位 亞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整容亦具體裁雖非太史極筆固自佳　文榮

史記鈔卷之九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太史公於禮樂之本原不予分晃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儘微渺矣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

越席指草為之

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聲。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

嘉秦皇貶叔孫少孝文惜晁錯而嗤當世之儒者詳玩語意自見 應德

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

叙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嘆恨褒貶之文令人讀之慨然 應德

荀子文固宏肆第太方又稍漫衍 文潔

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大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

禮由人起以下採荀卿之言而成文于說朝禮儀不相及矣

養中又有辨

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者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

見禮制之不可以已也

荀子亦以氣為性故云

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

自此以下至刑錯不行是荀子論兵語亦恐是出禮入刑之意文恪

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無禮故也

能以禮讓乎何有

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稿。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生之本也以下至末似荀子禮論　司仲

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皐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皐人不尤其上。知皐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亾。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之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

用也。賚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歛。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

脫猶疎略也言禮之初尚疎略也稅作悅言禮終卒和悅也

太一何以為禮之下

按荀子禮論以為上則明下繼之曰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哉少孫乃除此二句并禮豈不三字而加太史公曰殊無謂 用修

太史公以下文多類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為文往往跌宕遒逸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採荀卿言為禮書輒模畫之耶

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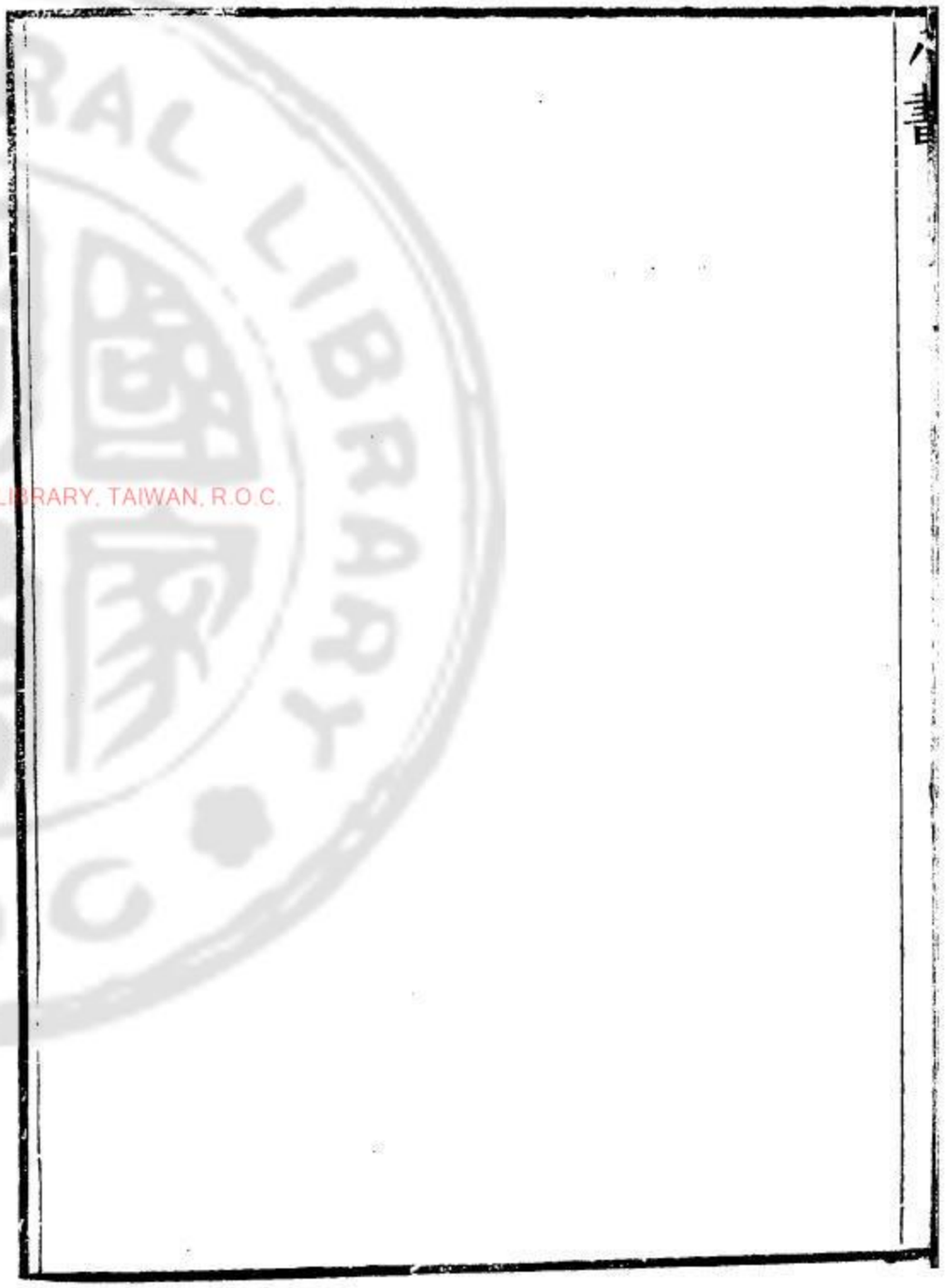
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賢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

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

中謂情文也言其性守正不漫逸行如常守宮庭也域居也言居于之行非人居則弗居也

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凡太史公所述禮樂書及帝王紀諸世家引用經文亦多改竄此則訓詁矣宜悉看本文用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多精微之旨然亦間有蕪雜處 應德

論樂却以感慨起構意甚深妙 文索

史記鈔卷之十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為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樂者昨聲音有節非得以自恣也故曰以減損爲樂樂主于盈而曰減損者亦有節之義此太史公有傳授之言　用均

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弃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

輕積細過甚妙凡惡必始于微也　用均

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亾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

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并出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

結以汲黯之言見新樂之非又重之公孫弘之說以比于前趙高之佞陰寓譏武帝也 用均

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黷誹謗聖制當族（以下雜述樂記之文凡音之起云云刪）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曰望律知吉凶聞律效賊負也

太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服及言服兵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用均

史記鈔卷之十一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聽聲以占軍兵而史遷因採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聖人之微渺存焉非特當時疇人弟子所習而已也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

文平雅中間指事處亦深婉有致特論正 文潔

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疆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

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幷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

可不謂下着焉字新豈與至等哉三十八字作一句下亦是好文法近李于鱗專效此 文潔

四非字句亦佳

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埶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意

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音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

謂秦亂時楚漢交兵如遺墜湯火

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

序曆之應律用說文體

論十二律處甚雜而嘉未多難評當與通律呂者講而求之應德

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

黃中和之氣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

叙八風二十八舍十二律十母十二子之法錯綜本易大傳萬物出乎震一段來 文案

二十八宿中與合所傳徵不同有建星狐狼罰無斗井鬼嘴柳

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作注畢作濁昴作留月令仲春昏弧中且建星中各正與此合文案

泰者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也

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

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沽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

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故復申言之也

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

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

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

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蔀表也

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欤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閶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奎。奎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

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

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此算術生種律之法也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三分損一之法而造語乃精峭如此 文繫

此節文奇理正蓋古律書文也 用脩

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

神者以下獨到之言 用均

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

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
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母支也子干也

翾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怫異也言五行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

秭鴂先滜謂子鴂鳥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也

史記鈔卷之十二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翾忽。五家之文怫（音悖）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鴂先滜（音澤）。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黎少皞時
諸侯

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亦因下疑有缺文

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竝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

HIGH COMMUNICATIONS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于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于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大初歷拜侍中不受也

紬績者女工紬緝之意以言造歷算運者猶若女工緝而織之也

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賢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作售或言讎比校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音宙）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

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

天元之始于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支干之首也

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巳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音娵）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當併漢書及晉書參看 應德世其官故于星術及風雲諸占並有經緯

史記鈔卷之十三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太史公八書中當以天官書為最楊升菴以為甘石二家之遺予竊謂古者太史掌天官而史談以來世其官故于星術及風雲諸占並有經緯惜也於漢高惠文景及武帝百餘年間災異處不見點畫豈以下蚕室之后遂鑒禍刑輒諱忌邪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叙象緯一一具形似而文更高古勢錯綜不排句精嚴而腴真神妙手 文絜

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

牽作轄

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作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

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

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

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王木草七星頸爲員官王急事張素爲厨王觴客翼爲羽翮王遠客軫爲車王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爲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

秋分之暗見于章春分之夕見于丁

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亾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賫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嬴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嬴退舍曰縮嬴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亾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

監德至天皓皆歲星隨月所出而異其名也

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旱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其青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涉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

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
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
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
喪民疾闇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
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
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
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
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
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

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
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
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黯然黑色甚明其失
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
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
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
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
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撬長四
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

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亾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亾地。九月。太半亾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王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

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曰。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已。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苦。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

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亾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亾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爲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亾。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鬬。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疫。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

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
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
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
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
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
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
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
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

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
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
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
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
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日一度半一百
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
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
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
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

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彊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敗將北其已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英其下國有軍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

實謂星所合居之宿度謂蠃縮也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

其色大圜黃潤音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曰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

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
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
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
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
方太白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
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
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亾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
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亾地

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
勝。免過太白。間可槭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
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
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
行窮兵之所終。免七舍。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星。
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
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
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

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雲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楊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

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車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疾王指。暈若日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

九星入月見月中為星蝕月〻晦星〻減為月蝕星也

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熒惑也亂塡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

月度

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午上午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
六丈大。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
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
類太白。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
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
兵。衝不利。
四塡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
下有亂。亂者亾。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
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
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

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方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抵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蜇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舡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

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

倍作迕逢倍謂相逢而驚也

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廐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

正月旦歛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

人聲占

雨占

太歲占

土炭占

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日當其時者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凡叙來歷必宗孔子孔子之經必宗而唯謂其後之經妄矣 陳[illegible]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

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幷小。秦楚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祲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幷吞三

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衝北鼻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苗異記無可

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幷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

弗即孛星也

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亾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

按三五即太史公所謂五家三代也索隱首以

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亾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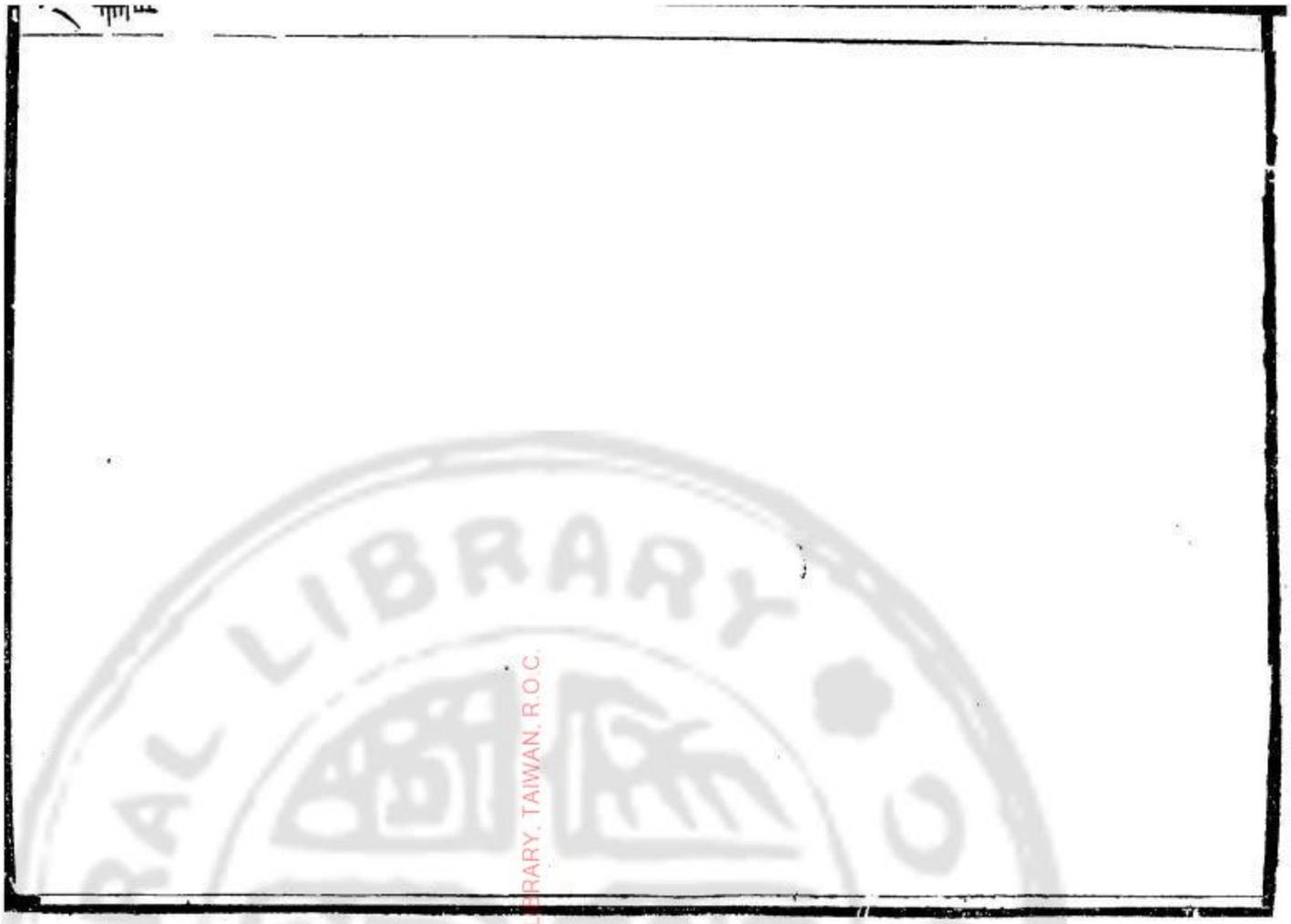
五紀解五家次以三十歲小變五百歲大變解三五此復以三辰五星爲說疎繆殊甚 西仲

三能三台也 [illegible]

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禪予準以年
次叙河渠以事
類叙應德
請封禪書乃見
太史公手筆
名字
此書以命字德
字符瑞字爲關
鍵又連用蓋字
若字云爲矣字
皆極有意味

史記鈔卷之十四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封禪者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述祭祠名封禪財貨名平準蓋皆寓說焉然唯以封禪為主歷看去乃見中間血脉及布置安插之妙有關鍵有結構漢舊改為如祀志便散漫少味 文案

此封禪張本

或起後或承前處最密當看

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昔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

上淫德好神刺此兩脩德却是諷 文案

此肅怠字不甚重楊用修評未徹蓋恐譏刺意太露特用平語鎖之 文案

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

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

此武帝作壇時張本

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駹。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幻）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音孚）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幻）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

句法甚錯綜 文案

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

以年月事齊秦如一國事 庶德

此睹符瑞見而臻泰山 庶德

無懷氏至周成王十二君皆受命封禪者也 用修

云云山在梁父東

此所謂睹符瑞而臻泰山者也 丙仲

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

以下俱幻不經見

設以不可得之物

所謂靈茅也

夷吾所以佐霸者有權設也 允軍

漫入繆公一段豈以繆公前當上天之言

此所謂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給應德不經之論將無作有

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
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
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
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
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
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
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畤
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
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
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幷天下秦始皇既幷
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
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
德水以冬十月爲年始朝賀皆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
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
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
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蒲車惡傷

山之土石艸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郭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此求神仙張本

叙三山若有若無文[illegible]甚可疑不明詰破而誠[illegible]自見以此語[illegible]象度之[illegible]海[illegible]太[illegible]神仙[illegible]

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襍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盖嘗有至者。

極魚程數皆寓譏武帝上明其不然也後[illegible]孫卿之誕亦然

丙仲甘心謂甘皆之心不能已也

此上兼言歷代[illegible]方[illegible]神仙等事皆爲漢武事張本用修

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幷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

此一段收拾

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亾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幷

證起二句

總叙祀典

叙得錯綜 鷹德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

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灊產長水。澧。滻。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嵫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

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澧高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駹。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

敘秦始終與漢武一律予長之意微矣　季默

以高祖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日不暇給者也　用修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常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

蚩尤鬻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東君日也先炊古炊母之神巫保族纍二神各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施糜主施糜粥之神

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

詔祝釐官罷祝可而因歲穰而增幣不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祀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

駕船被馬之飾皆具也

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

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渭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

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季。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

帝者天也五帝且賣而況廟乎

刺音同刺謂采取之也

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灞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賚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

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賭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泰山何也蓋曰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

用修

文帝聖主也稍信機祥而治遂衰微意蓋如此

文潔

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郤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岁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提漢武許多事在此數句尤敬鬼神之祀是篇中冒頭 允寧

搢縱也言挺笏于紳帶之間

明年爲元光元年

武帝封禪事神等事蓋睹符瑞見而臻泰山祇爾而過者也 用修

太史公撰封禪書而雜引歷代祠祀志蓋舉于武帝時方士所稱禱祀之說寔非封禪本義也

是一小傳文精簡遺語工叙事有味態 文潔

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

武帝外祖母則是臧兒也

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皆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

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上言一坐盡驚與言一宮盡駭太史亦作對語耶 用均

至漢武始以封禪爲不死之術

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

此三段叙事簡明而各結天子令祠三句伸縮倒換妙甚 用修

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角

史遷書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與 子瞻

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辠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者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

因獲麟而增犧牲

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詐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

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

祭祀

神君卽病巫之神今之巫言也

肅然形容最得

崇潔自後除然後入

以漢武之雄而昏迷至此其病根總只貪爲苦海名字

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追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大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蠒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

封禪張本

大之誕妄武帝之輕信着意模寫 文潔

中得也言不相得也

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太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

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

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蚩龍興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甲第僮千人乘舉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妻之昏何甚也 用均

大主武帝姑竇太后之女也

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

欵刻也識猶表識

曣暀式紀作晏溫楊云凡日出太早則陰雨日出稍晏則晴霽故謂晴爲晏

曣暀疑即氤氳字 文潔

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縷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暀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獻為將蓋指所射鹿　文潔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鬲鼎及鼐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亏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

誕妄可咲只是里巷小說話 文絜

謂封守之中神靈當祭告者居七千也 丙仲

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

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

卿見武帝事征伐好神仙則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惧人攻其邪妄則曰斷斬非鬼神者此小人極意逢迎之態專權固寵之術也 以棟

語大鄙俚史公特以誕妄述之不知乃遂附青雲不朽 文絜

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

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
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
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
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醊之屬。殺一
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
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
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
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
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
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
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
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
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
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
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
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
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

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方士之說唯以黃帝乘龍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至黃帝家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遁其說為葬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 東發 天子射牛示親殺也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將偽封禪也

伏案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

此又繳入求神事

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

明日下隔句着丙辰字亦見文法 文潔

本管仲之言

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襍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

霍去病之子也

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

此又徼入求仙事
武帝封泰山求神仙專從子侯上封處而子侯則死矣故持著之見神仙不足恃也 用均
東井泰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

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

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荅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

內中似複蓋言房內之中間也 用均

傅會巧 文絜

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盖。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秘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幷赤帝而有

或音肅 公玉姓帶名

連後事叙之

此又激入求仙事

旱則黃帝乾封災則黃帝靈臺火巧言如黃信矣 用謂

術士每以黃帝作証何其誣聖耶 君謙

正月為歲首行夏之時也故輩曰漢改曆子之也辭亦嚴矣 李默

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栢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栢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

迎年大言祈年也

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至此又總叙而斷之叙詞簡明斷意微婉 李默

今天子以下至篇終總括武帝封禪求神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婉具詞以說之也用修

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

此段總收拾

句奇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武帝一生封禪

諸字是統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

末微云終無有驗又云無有效天子亦怠厭而猶或冀遇其真邪說之惑人如此夫 允寧

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脉貫穿如一句總屬一幻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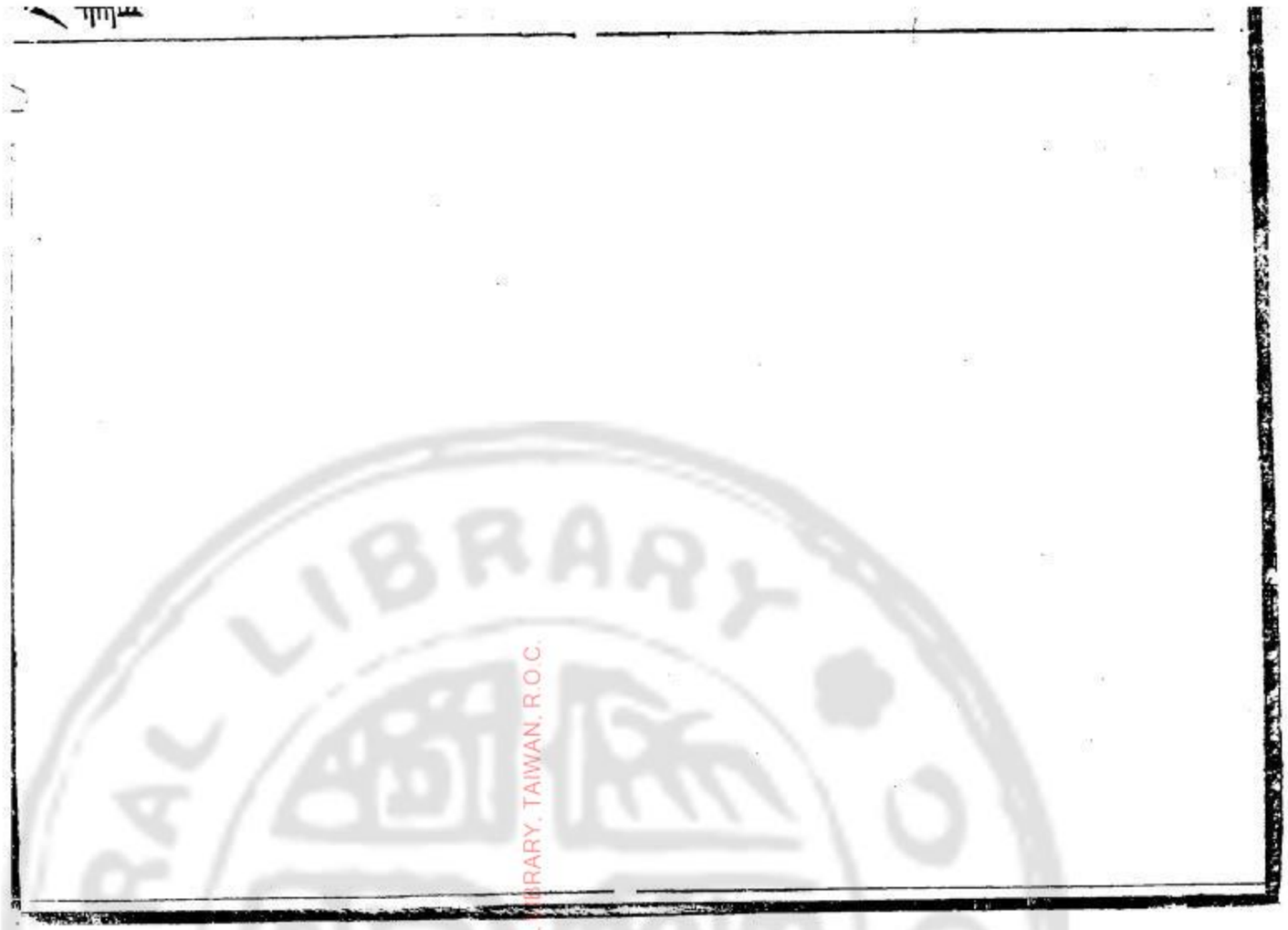
貨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則自舜以來之事皆包括之矣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 用脩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封禪之文不經見特昉于齊桓再見于秦始又再侈于漢武齊公秦始皇特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夫非以求仙人不死之術也及秦皇東游海上接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祠祀秦雖徧祠名山川亦非盡爲封禪也漢武初立輒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欒大公孫卿勇之屬互爲其說而漢武至死且不悟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泰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由以據

史記鈔卷之十五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首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瀦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

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中作謂用功中適而事未竟也

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億萬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幷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LIBRARY, TAIWAN, R.

或蚡風之如所言 簡質而明盡 文潔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相權如此 音輸

末二句稍有勢 文潔

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不是名也

亦自簡質可玩 文潔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事情甚多而以簡語盡之又甚明白且有勢可見漢文之詠比前二奏更為精峭三奏可得論事法 蘇

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

乾 萊 牧 富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

無所阻隔

作故

下流曰頹

楗者掛于水中填以土石令水稍殺其勢

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洪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

三秋甚豪有氣是雄才帝王之作 文潔

水還舊道則群害消涂神祐旁沛 言不因封禪巡狩而出不知關外有此水

河決徙不能禁故言菑

旴旴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渠名）引堵水（一作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按書中歷叙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溉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以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幣錢也

此文極其變化
應德
亦是謗書規格
與封禪書同然
封禪猶多微詞
此則直指其失
精核無[illegible]是
漢文[illegible]間
收羅諸事不一

史記鈔卷之十六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幷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史公之文當以平準為最漢武承文景之後耗廢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摹寫極工

首提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業。以

起便奇崛曲盡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排列而[illegible]曲盡筆力最高有好勢秘愛[illegible]在抑詭微[illegible]文案

漢興多事而貧若此然高祖重商賈之律而後乃以商賈子弟為吏世[illegible]失也用均

漢制之善

揄莢錢也

附入却咽波

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

孝景承文帝而賣爵除罪故用足而因得以益造苑馬以廣用此一句結景帝事而宮室輿馬益增脩句又以生武帝宮室之脩由此日丽之意用修

將言漢武之耗財必先言其富溢以為起岸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只用本色語畧不藻飾而筆勢縱橫盡鋪叙形容之妙覺更佳 文潔

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物盛而衰之驗也 允寧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綱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

叙四處兵費文甚錯綜有勢 文潔

三者皆兵事也何等錯落有法

國費莫甚于用兵 [illegible]

孝武[illegible]後托費[illegible]興利之謀凡十數[illegible]而太史[illegible]寫極工 文潔

興利是本積聚及四事篇中所述大約不出此五經參錯揷入机軸在有意無意之間 文潔

取河南地在元朔二年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書中連曰數萬人十萬餘人二十萬餘人六十萬人又連曰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五十萬金百餘鉅萬[illegible]計以[illegible]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

陳久也

滯貯也

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

武功進用選舉法廷
公孫弘逸下張湯峻文拔上官職耗廢之意
用修
張湯革治獄之慘亦從賈爵太濫來故人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處
史見知不舉劾為故從

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

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用修

此當與河渠中所叙參看伸縮法各森然 允寧
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云云從之劉頌不殺森然有法
用修

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

又一喚醒
亦弘一著
刺鎖
第六變之因
河費
人口
縣名

此一段議論正見國家[illegible]

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

輕未重暗應前高帝逐末一段總上伐胡穿渠賑貸三項

蹛言居積停滯塵久也廢出賣也居停蓄也居賤物于邑中以待貴曰居邑

縣官空而富賈蹛財不佐國家之急故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上下文意相承用修

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

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茗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太史公真以酷利二事相成故其錯綜之妙如此着意

秋毫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也

次興利酷吏錯綜妙甚

凡叙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

費俱一律相應欽佩

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牢廩食也盆者煮鹽之盆也

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旹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附也

齊皆也

緡錢也以貫錢也謂各自度其財物之多少也

敘式事太詳漢書即摘此別式傳似滑體但史公本意蓋不欲為式立傳故附此敘甚有波有態語字亦皆唯潤可玩 文家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搖）卜式之言。召拜式（突然接下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卜式傳）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

入卜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旨儘意描畫

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反應前富商大賈不佐國家之急）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

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戍邊也）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

可見卜式亦動上興利之心者遂與僅等例言之

始因費耗商賈偏重茲因興利縣官自爲商賈矣可慨哉

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

此一段蓋爲酷吏興利作轉相成處曲盡變化無虛皆鑄金錢句應前鑄金錢之禁生爲而生下用酷吏之由用脩

博士循行郡縣由犯鑄金故入平準書

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幷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至此始以刑法令食貨

言大農歸于鑄錢無他事從慮

第十三

緡錢令者以商賈之蹛財不佐縣官之急也尊卜式者以其佐縣官而尊之也用修

謂多姦巧襍以鉛錫也赤側以赤銅爲其郭也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

波

刺鎖

提前

接

姓名告言

錢六

湯死而民不思所以斷制酷吏之罪 用修

上林苑屬官有均輸鍾官辨銅三令

反謂反使從輕也劉德為京兆尹事斯平反最盡

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灋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

上句結上舉行鹽鐵筭緡告緡之事下句生下水衡上林財物衆而興池苑宮室等事 用修

欲叙其興利必于耗費不經處種種着冷眼

戰逐謂戰鬬馳逐也

既富生侈弘羊等得無罪乎 允寧

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

度循運也
齊民中國被
數齊整之人
凡關雞勝者
為株送引也
言戲博之徒
能入錢濟補
即也
即選衰亦物盛
而衰也亦應吏
道糠之意 用修
燒草下糧穫
于水故田火

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

耕水耨

停候徼循衛邊之備

監河東隴西之守以不辦抵罪

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因巡而繕財
度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即昆明池所習樓船卒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

又兵

廣邊也

第十七變

馬

僦費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

平準之利有三先時想各于出處賦利薄今皆令轉販于貴處賦則厚利一官治車諸器僦費減二貴賣賤買物價由上制奪商賈利三總應物騰躍及賦輸不償僦費二句平準主平物價雖借名于平寔籠天下利 文潔

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

子就反

取也

十九變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平準書先叙漢事而贊語乃述自古以來微寓詞于武帝叙事之變體也 用脩

餘至平準極矣故于此終見其通乎天心如此所以深致其惡也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爲此數語之要 用脩

不及本朝而以秦為言若此其旨深矣

名錢為刀以利于民也

如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緡以民奸法而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既曰無

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幷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幷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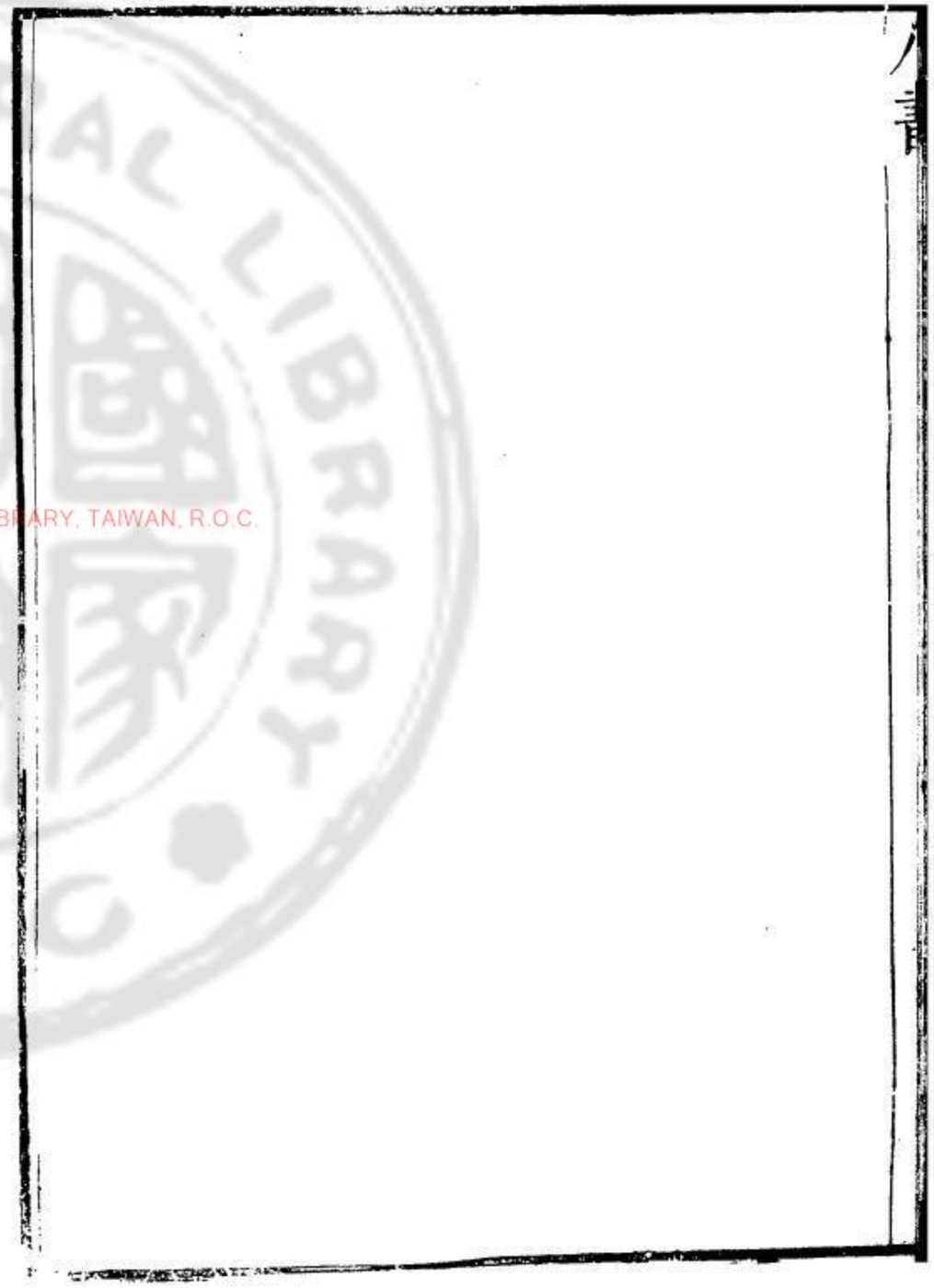
異又曰曷足怪不平之意見于言外可謂曲而有體矣 用脩

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自史公始有此文機以前無有他篇以議論代叙事此却以叙事代議論 文潔

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鬬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海內蕭然戶口減半倫著始終相因之變而終之曰蓋孔羊天乃雨嗚呼旨哉 東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整齊處微有簡法然不為甚工大約重在太伯季子觀末論贊可見 文潔

叙事中入虛字用以點綴挑剔是史公創法讀之意狀溢出 文潔

常在水中故斷髮文身以象龍子不見傷害

史記鈔卷之十七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內多有可觀處大略錯見伍員專諸二傳中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論語虞仲

伯之犇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

吳自壽夢始興史公雖云嘉太伯之讓然以篇法觀之只似至壽夢乃入題前但述世系耳文絜

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代號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亾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

中國之虞附見

下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諸樊兄弟之次以及闔閭之立如畫

享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挂劍于墓不以死倍其心楚子羸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其所以養之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終不受而況于無名 于由

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宜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

此段挑剔傳中原意明盡 允寧

以下並季札使聘列國之事而條附于此者以季札吳公子也未有雅頌之成功而未能安樂然音不怨恩衛康叔武公

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始造王基）（溪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德化深遠雖遺氣亡民猶不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遺風故不懼其風細弱構于大國之間無遠無持久之風故曰先亡決決[illegible]舒緩[illegible]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一意三折含意無窮 文索

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

前叙諸樂有排中之錯此叙歷聘有錯中之排 文案

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

至此始出文子是倒插法 文案

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

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

言至危也

未復出徐君一奇固增態 文潔

吳與楚始終為敵國 曰會曰伐曰誅曰攻曰取皆書法 文恪

同一弒也而此以爲字足句若曰棄疾亦得以弒靈王焉 錢佩

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昧卒。

此即不句似可省無著之却有矯健之勢是史公獨法 文潔

光之弒僚人以爲札不宜讓國以起亂不知札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亾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五年。楚之亾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果立光又肯但已乎光有國之心未嘗一息忘觀其乘間而發可知是札之謀正所以已亂也

柯王僚事與專諸傳大畧同語不有勝詳評在彼傳 文學

觀變察強弱也

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

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

吳自諸樊以下[illegible]相傳而不[illegible]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力不能討光故云

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

先賢也

待光命

非孫武不能爲此言

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

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

○分○其○敵○

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亾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畱楚不去。夫槩亾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

特書孔子是大閒節

泰伯世家始末甚嗇而吳越搆兵處不如句踐傳有神

爾而者而即爾也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謂而忍忘耶 用均

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犇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楚邑。）十五年。孔子（客）相魯。（後有伐魯事。）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

增損左傳處雖不甚見法然覺少加明勁 文潔

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

季子觀樂于魯知列國廢興于百年之前吳之亡季子豈不知之而終無一言及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鬬國伯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于季子乎嗚呼我以是知夫差之不道致使季子不敢言也 于瞻

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刪左傳具法勁削之甚 文潔

棄左作參

石田不可耕者也

子胥處君驕臣謾之間而屬其子于他國非明哲之道也

子胥始盡謀于闔閭終盡謀于夫差自擊弓至吳至于伏劍惟

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吳

一報楚酬親之心已爾

吳王爭長于中國而諸越之入吳驕爲禍胎也

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皐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亾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每於結處稱餘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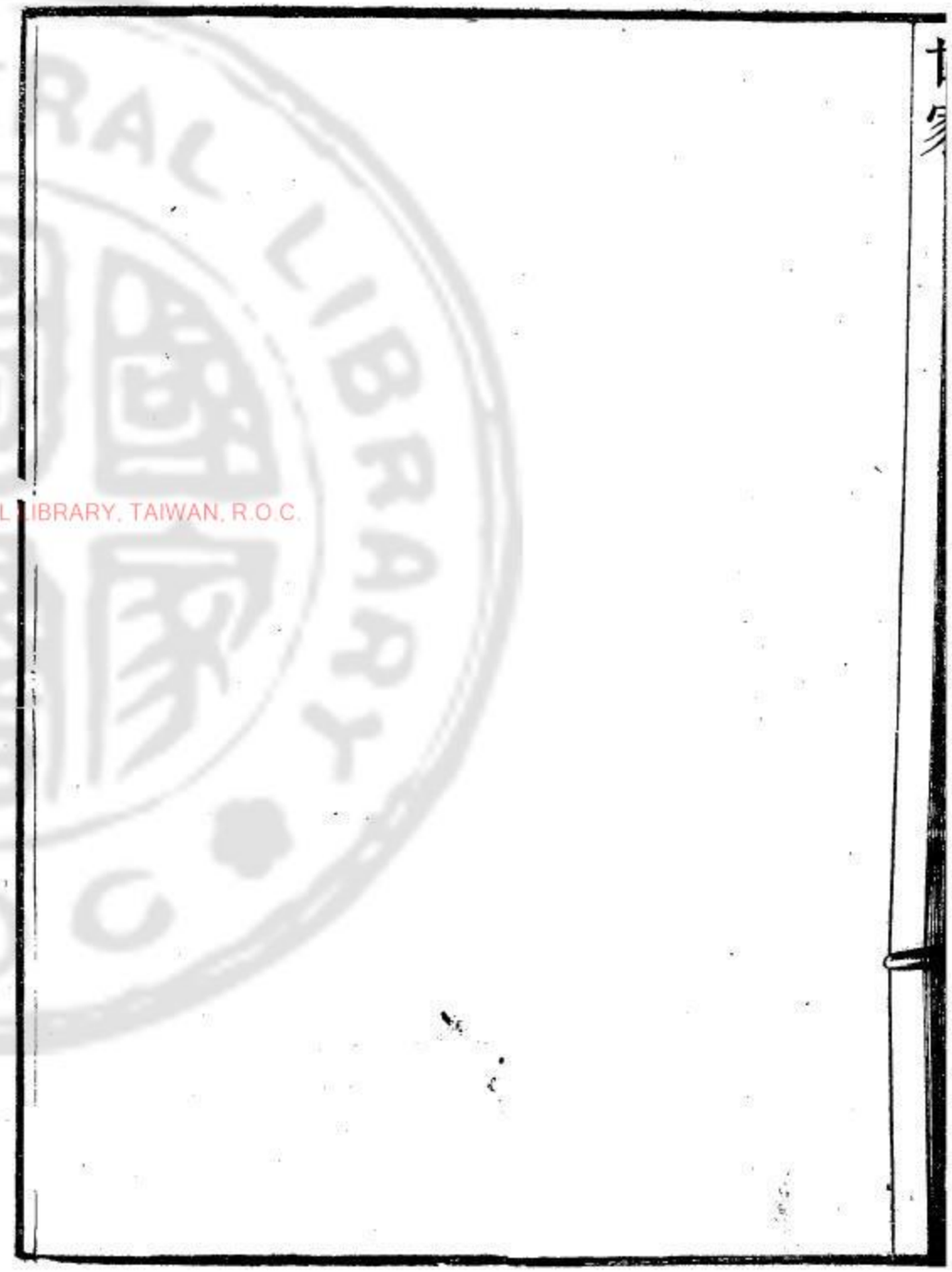
太伯以國授王季適之荊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太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尚書首堯典與春秋首隱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讓也 川脩

札聰樂而辨六國之興敎獨采知吳之將亾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 元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十八

齊太公世家第二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蕃蕃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亾。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始爲陰謀處兵家者言也非是○序管仲始末及桓公之霸序崔杼之亂處亦可觀○鮑牧之弒淖公以下少神理矣

伏弒襄公案

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

齊猶衰微也呂尚之祖封于申後衰微也繆綢繆也謂尚綢繆于幽權之策輔略陰符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襄公以淫虐亡

讓責也

左傳此段絕工妙此增損不數字句用以就直核而精神頓減以此知文各有法 文絜

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倒叙法

後爲柴

鬼改形爲豕也

弗左傳作費入名

左傳此段巧而簡從有此態此却直而繁大不及 文絜

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

無知以慕弒亡

奔魯遂接魯句後衛女乃傳之句下法宜然亦見錯文潔

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

先急了糾案却又原桓公事選說一遍固有致亦是史公關意法 文潔

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

祓謂祓除不祥求福也

此與太公至國脩政以下相對應 瑞先

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

此霸者假信 元寧

逐段收漸着桓所以霸固是頓勢亦是闡奈史公無多此法 文潔

郯子奔莒初桓公亾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亾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 元美

此下數事皆霸者本色 李默

伏後案

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掌百

蕩搖也

大約用左傳獨楚問語無北南海風馬牛句覺乏波 文粲

此霸者假義 允寧

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

本前

大路諸侯朝服之車

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二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

客 伏後救亂案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總叙桓公霸業甚有力 文恪

終前欲附始霸皆從意 文潔

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

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音璧）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伐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

（即雍巫也雍人名巫）

（因倍生近因宮生親獨不可泛耳 文潔）

（挈綱 以下五公子一應）

內嬪官也

次五公子爭立本末如畫

桓公之始亂

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

宋襄公方入孝公于齊而孝公即惡其求霸而伐之非人情也

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塟齊桓公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

前已詳叙此逐段點似可省然亦是關鎖法文索

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

按上阮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恐少衍蓋史公不及刪者用均

二語工峭大勝左傳

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弃竹中而亾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

左傳絕工紗此但具簡法 文繁

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

客

伏後案

即漢高中流矢傷胸們足之意

即紀信乘黃屋之意

丑父良將也忠勇而有謀矣 欽佩

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鞌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亾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歆令齊隴畝東行也

此與桓公修國政相對應彼言齊民大悅是相應之詞也 允寧

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亾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

爲太子下即着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用均

東謂徙之東垂也

環立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勾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

左傳平仲語神妙極有致此但節取要者於簡法固宜 文潔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語云君子不黨二子有焉 用修

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

崔慶之變晏子仰天不肯盟可謂疾風勁草矣齊太史書崔杼弑莊公兄死弟繼者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 東發

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

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亾。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卻。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

齊大夫

慶封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伉未誅故塟遲

人徙塟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濶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斷斷讀如論語闇闇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闇闇如也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音銀東州語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内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燕鮮慶北卿不與中國會盟及其境内賢人君子所通於上國者必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特

措交讁也又作錯

以紀世次而已

管叔名鮮蔡叔名度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釐。殺鮮音仙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附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則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

田常得政於齊卒為陳氏建國則周太史陳懿仲二人者之所占信矣 先帝

史記鈔附卷之十八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陳杞小國所次世家不足觀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多而以簡語括之又使人一讀即了最是史公筆力 文犖

史記鈔卷之十九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傾公也）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聽子朔讒而殺之而子壽及子伋爭死處可悲○轉入懿公文公處令人流淚太息矣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

三誥各以數語括大旨見商法文紫

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彘。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

攷詩與季札稱衛武公之德粹矣史記乃有殺兄代立之說何其不類也 國賢太史公作史日毛詩左傳俱未出是以附會若此 用修

凡直叙事者類以簡古勝此文非不簡古而能以勁筆運之讀之更覺逸而暢 文累

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塟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亾。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亾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

甚明次可讀

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

父命固不可違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壽以身救兄其情足憐而伋之死亦徒矣 丙仲

事類申生而子壽又過之矣可憐

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幷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

惠公不宜有衛

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妃太子伋之

此太史公極分明處可愛

自宣公十八年至文公叙事極爲詳密 君謨

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辠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犇

悠惠公憐子伋却多掩兩處開意此是文章不拘法 文索

衛君多與文公處與宋覆亡之後獨能輕賦平罪身勞與百姓同苦平以治稱一國以一人興信矣 吏發

私賂之也

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犇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弑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

盱晏也

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

與春秋牴牾文案

此叙獻公信讒笞曹致亡外十二年而入故委曲詳密如此以棟

爲衛君。是爲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言所以有惡衛史為國諱文案

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

郢有命于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郊非其地郢其敢從諸然則郢之辭禮也無愧于季札矣而不見稱于君子

蒯聵與其徒戲陽（太子之臣）遬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亾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郢近季札）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

何哉札之賢非郢之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改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立郢其何稱如之 國賢

人衰絰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罪三死。母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

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曰閉門曰及門曰闔門曰將入曰姑至曰得入當日光景模寫殆盡而子路之傷勇具見矣 言輒已亡母為復入

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被甲也）。猳從之。伯姬劫悝於厠。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

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班師爲衛君齊伐衛虜班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亾亾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亾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弒之代立是爲懷

衛世家前叙封康叔為君命頃侯為侯命武公為公後叙衛貶號曰侯更貶號曰君即此五句盛衰大概盡之矣

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幷濮陽

伋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慨嘆中含不然意 文索

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幷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太史公作宋世家而首叙三仁所以宗孔子故贊首亦明言之文格言君子多宋襄於泓之敗乃傷中國闕禮義故多而褒之也且

史記鈔附卷之十九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灾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水名）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亾。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

以其能讓庶兄目夷為嗣也
李點
按襄公初欲讓國目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于已也而卒不用其言襄孟受人耳史多其禮讓何歟 東萊

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傳大畧多本左氏傳國語故文多可觀覽焉 應德

刪左傳用就簡直故佳處多遺然亦見法貫串提喚起尤見筆力 文潔

史記鈔卷之二十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晉本大國而史遷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系甚明而獻公惑於嬖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晉不絕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而以伯天下靈景厲中材之主然因遺業又多疆輔故得與秦楚並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而死國遂分於六卿以亡悲夫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古多有此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

意取能成其衆也

此後但述曲沃翼相搆難一事文繁

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

曲沃亂晉之始

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音善）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爲君。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

汾旁汾水之旁也

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括前到挈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

前詳敘武公代晉之事而于此復總敘亦一例也 玄超

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亾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

聚晉邑

伏後秦夫人涕泣救晉君冷案

自晉獻公作二軍至佩之金玦用左傳文

晉滅于大夫趙韓魏萌于此畢萬魏之始

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

祿位極盡于此

畢萬二兆辭重魏世家然入彼固是此可刪文繁

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謂有代太子守則從之撫軍謂撫循軍士

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

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以魏賞畢萬。天開其福

言專行軍事

言太子統師是失官也

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金玦以金為玦兵要也

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

宣歸令

正卿

此所記與左氏稍異然要之讒人意態何所不有固亦自俊快足喜 文潔

媍人之巧媚極矣此天之貽禍晉國也 李默

曲沃齊姜廟所在

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

將飲先祭地示有先也憤起也

驪姬垂泣數語其痛入髓誠足以摧獻公之心者 以棟

避之他國二句言或避或殺所以深激獻公 用均

有前語不可無此應此語乃更覺快 文潔

自失言自以恨爲失也

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

兩君老矣俱痛入髓 瑞先

謂且怒得情左云姬必有罪乃是為父諱一記實一記體面要之辭當從左意當從此 文絜

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又提

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

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

祛衣袂也

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師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苟

普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玫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許衆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戲喻荀息年老也

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委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

荀息不輔君於道

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沒身故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慙謂之驗也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

獻公嬖驪姬殺嫡立庶而荀息乃以身輔之長君之惡以成其亂陷奚齊悼子于死地皆息之罪也史乃許息不負其言矣如息能以死諫君豈不忠且傳哉 東發

象說言之為害也

晉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沒 用修

重耳知國難方殷故不敢入

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謂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亦晉大夫）欲內重耳（申生重耳夷吾）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

初（追）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

夷吾背義內失功臣外倍與國能無亡乎
克雖拳拳于重耳然與其弒二

君而成重耳就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而卒踰慕弒之名于後惜哉
左傳上語入史記多臧態味以此知文各有體鋒刃林立孰辨干將 文絜

將因巫以見也

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

惠公非人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送不與秦賂也

見秦本紀

夷吾背秦秦焉得不憾〻故許邳鄭入重耳也

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

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改也）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鎖前）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

晉背秦地約及饑復分之粟秦繆之所以霸有道哉然亦由百里奚佐之也彼拂射者適足以敗晉耳 允寧

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晉失之甚）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

左絕工妙

前已盡此復出似為長語左國無之 文潔

驚謂馬重而臨之于泥

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深入境）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鷙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迎也）秦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公（應前）姊

刪謂君何語覺精神減 文潔

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亾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

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亾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塹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亾歸。秦女曰。子一

浪了子圉来歷
起圉與秦隙浪
入重耳 文恪

圉人掌養馬
臣之賤者不
聘曰妾

婢子婦人之
卑稱

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亾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亾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亾。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亾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

(欒枝 郤穀)

紀重耳事重起後世作年譜者多用此法 季默

總叙前事無一滲漏而復見重耳亡時事蓋前此只及惠公事也 文恪

事已詳述重出不可無刪左刪峻然亦重伐蒲事 文潔

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

倒轉凌說一遍

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

起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R.O.C.

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猶比也）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

（惧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觀此則重耳無晉志）

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欲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

重耳亾歷諸國或禮或不禮太史公悉書之皆為報復張本

以國君之禮之

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其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亾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

楚方施而邊欲報宜重耳言不遜也 乞再

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亾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

言晉公子當如此咎無以易也易入聲奮註非文義

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人豈習西戎之遺風與

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賢臣曰季）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忿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賢臣呂郤之屬（呂甥郤芮）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重耳反國因天開之然諸臣從亡其功寔多介子推恥與要功者同浩然長往賢者過之事也以棟

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賞從亡至偕隱全用左傳文

奇論精語　文繫

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

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介子推也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

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亾。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亾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

尊周大義也趙衰假之以求伯恤鄰亦義也先軫假之以定霸二子真霸佐哉 以棟

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部穀毋論管鮑遠可與岳牧同風 元美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郤穀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當晉伐衛〻楚之婚姻舉欲與楚故使公子買守之因楚救故不終成事也 欽佩

此皆準出亡時恩怨為施報太史公段〻有回顧是一篇大照應處

御戎。魏犨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歛盂。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

晉君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執猶塞也

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也

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

楚大夫

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師退而楚不止遂破楚而殺子玉使晉退而楚止晉亦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所以全師而無敵于諸侯也 于由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亾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即子玉）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

秬黑黍鬯香酒

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明也）布聞在下（天也）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

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楚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楚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

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

交猶好也左傳作主

詳見秦紀

弦高解鄭難

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亾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

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秦晉世婚固不可相伐況秦又德于晉乎欒枝謂未報其施不可擊者善承先君之志也先軫不引襄公于紹述之道致以凶服從戎薄亦甚矣 以棟

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達爭立君

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

懷公文公

次

文公

威也

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

怨其救專不至

在耳在宣子之耳

盾執國而迎公子雍矣復爲穆

蠃所劫而以兵拒秦之送公子雍者可乎

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亾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郁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

踏熊掌其肉難熟

只以先足前是簡法固訣 文索麑之死固善矣然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何不知其大而賢其小也

眯爲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

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淮南子曰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

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于有令也蓋盾之尊久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少主臣盾宜有之穿從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為盾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國賢

左氏引孔子云云此非夫子之言也盾成弒君之故縱使越境其能免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

謂趙盾之不與謀吾弗知也謂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亾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亾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彊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

不隱盾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計正之僅不嘗藥吾弗知也 元美

左奇絕

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

鄭之背晉而助楚過矣

先縠恥計之誤晉遂奔翟而叛其族宜矣

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

以錯綜法變公穀固亦自有致孟用純矯健勢文家

左傳作蕭同叔子

左精絶公穀亦各缺有致 文家

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

士鋒鏑之虞善言之感人也如是以棟

韓厥立趙盾之後

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

三郤謂郤錡郤犨郤至也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

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

彊則驕驕則多內嬖而生亂

實至實卻至也

三卻謂卻錡卻犫卻至也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武子好盡言而不容小人衆而君子稀也

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殺。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說巧）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

國立國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疆則驕驕則多內嬖而生亂

實至實郤至也

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

讒巧

公反以郤至奪豕

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

謂書偃

此段倒叙下無痕迹文也悼也晉之令君乎文創霸而優哉必也吾從悼 元美

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

悼公之再霸有以夫 異謂望也

全與左氏不同微雜戰國以後語氣 文索

隱視避較有致若以隱當仇以避當子尤善 文索

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

春秋忌功利談仁義者寡、故史公特紀之

見吳世家讀至此使人興懷瑞光

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悉。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

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悉曲沃。曲沃攻逞。逞亦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

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鄉語。叔鄉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鄉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奔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

一立哀公也太史公兩叙其立之自皆由知伯故兩用故字文法奇崛變化不嫌其復 以揀

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幷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

提

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幷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莊王本末可觀而靈王以後衰矣特以江漢之間無彊國故得蠶食中原而與秦齊相雄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二十一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本末以卑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事多悽惋其疆不足道而范蠡事予疑三易名候時逐利者妄也殆功成而身退大約子房者流托赤松以自逃耳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不通上國故不能譜世系

越與吳相構事國語越絕等載甚詳出奇無窮此但從其簡直且首尾大畧不甚悉諸奇也然可謂依大義而削異端 文索

邑焉。後三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亾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

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地能裁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

成平也行成求和平吳也市利也謂委管籍屬國家以身隨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求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嚭行）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臣。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嚭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而吳歸彠。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

子胥事本傳及吳世家已詳此似可省 文潔

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爲亂。

五我三若字疊相錯見爾時語大有味態文犖

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托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

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曰習流一說士之習水戰者輕明

辭命

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辠於會稽。夫差不敢逆。

范蠡鄧侯雖非湯武之徒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固下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于勾踐勾踐欲赦之蠡獨以為不可項籍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豪不足以易吾大計也 于瞻

執事蠡自謂也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怠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

吳王曰。吾置王甫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葬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誅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

用其三是遺好美以榮其志也吳受越寶器是已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也賂吳太宰嚭是已堅甲利兵以乘其弊也繕兵二十年而後伐吳是已

說越書以幽奇險動見態鄒陽吳王書本此觀語勢似非明為齊說者 文潔

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

觀後說此似為險論以餂越王耳 文潔

效猶見也

頃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

按此文義觀下文自明正解似誤 丙仲

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楚

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

越王知晉失而不自覺其過猶人眼能見毫毛而自不見其睫故曰目論

無假之關尚在江南長沙之西非語無一不陰附文案

以意反詰

今台之臨海縣

不此之爲而頓兵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

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雠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

別出朱公事附傳 文潔

范蠡列在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此史公作史法也

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

今之濟陰定陶縣

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朱公居陶以下十年來猶班固歐陽脩能如是模寫

此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鳥程還沛二節並觀 用脩

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亾長

叙朱公遣長男與莊生戒長男兩語皆瞻伏後案以棟

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遣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貧。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賢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闇。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

揣摩莊生本意而即揷以告頗之言又即以長男之意接下此叙事議論用間成文處以棟

金幣三等亦白黃

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

無可奈何

憤極

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

非不快然終覺稍弱 文案

入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本者也處奢靡踰躐而能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下傳于後世

漸者引進通導之意

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應前父子治產）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

大禹勞心焦思勾踐苦身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故贊語如此

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盖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
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
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
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
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
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鄭介晉楚之間處兩國甚難而太史公於此亦多情可覽

因里克漫及荀息于鄭事當不關涉要其意亦以夫不守節之被禍若此則當守節然守節又難因以概世變耳婉有致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二十二

維驥駬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績厥緒佐文尊
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王父生縛餓从
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
第十三。

趙世家次趙襄所由始及所由興如畫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御林胡樓煩脩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辜中組至於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亡沙丘宮悲夫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叙世系練密文緊

皐狼地名又云孟增號

造父御繆王見西王母此列子寓言耳 以棟

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

求一作來

此段描畫極工

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亾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

被盾為宣孟是衆前在晉時未有子至翟始生盾也同括三子俱盾弟是還晉後生者 丙仲

趙衰賢乃其妻亦賢其子盾又賢經曰刑于寡妻人曰君子有穀貽孫子詎不信哉 允寧

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伏後案）衰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亾。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略）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亦人情所難處）。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竟而）腬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亾。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亾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

盾親國以晉多難而歸立弟雍非襄公之命不可及其自為迎之秦已而因太子母請後自為拒之秦太子夷皐雖得立烏知其不與盾相猜忌乎而異日嗾葵之亂其由未遠矣以臣之益車輔君之益驕而又驟諫烏悲夫

灵公之惧盾而欲殺之未必不自歎易太子起

盾亡不越境可也反不討賊過矣而又任國政弟弒其君而偃然于群卿大夫之上可乎哉屠岸賈之所以得藉口而為亂也

大夫妻春秋時似未稱夫人 文潔

文氣與左國全別當出戰國人手 文潔

賈以穿弒君故欲滅趙氏主意不差乃花臉冤哉 文潔

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

伏後匿兒張本

提綱體

追

左傳無屠岸賈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故姬愬于成公而欒郤徵之遂族滅 丙仲

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亾。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

伏後立孤兒案

一篇脈

同括灰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公何據 以棟

此時孤兒在何處程嬰何計以出之也

問語佳

文字明快便無從摘佳處然玩之可喜 文潔

小兒被曰葆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

如面睹情事

杵臼嬰或必有其人第情事或微有附會 文潔

趙氏真孤乃反在一句截住喚醒有力

始則毋置之袴中既則女匿之山中至是君亦匿之宮中史公詳著之所以甚岸賈之惡也 以棟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

淋漓可涕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幷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

可悲可涕事本奇語更奇壯以此知情到處實直同脉間練乃文家

愈出愈奇有此一段奇事乃竟讀至此覺神倦溢前諸事俱生色文家

嬰之死過矣孟子所謂可以無死者也 允寧

晏嬰知齊後事叔向知晉後事乃不為國謀而私相料乎 允寧

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

鐘磬餘音

事涉語怪而文奇 用修

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藏一作藉録也

太史公載此等可鄙

夢固怪矣而當道者証之尤怪也當道之言固苻矣而子卿相之尤苻也事若可駭而文自奇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

一一應夢

妙

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亾。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

子姓也

不必詳後了了

指所夢見

突出子晰有態文潔

反問有致

語太絮不足為奇惟此怪傳之文潔

扁鵲闢源簡子示委子晰汎瀾梳軸好

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

胡服謂今時服也

此與楚共王埋璧于室內意同以棟

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

此雄心至武靈王始遂

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帝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

刪諸構隙故只以仇人二字括之更覺明勁文家

以其罪輕于荀范也

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效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

左氏無安于獨在句固有致文絜

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

荀寅也

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效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齎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枓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效地名之爲摩笄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效。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效。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

此文與左傳同但襄子服簡子喪及工文簡子除喪俱好誤丙仲銅枓斟水器也

趙紀固多怪文索

簡子夢至帝所襄子得霍太山朱書將興之禎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天而墜將亡之妖孽也東萊

八尺曰版

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頓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

趙襄子舍其子而立兄之子浣亦庶幾吳壽夢宋宣公之風也已

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

襄子賢于吳餘昧桓子有愧于吳季札多矣

槍石兩人名

是爲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

穿揷有軸頓挫有態簡而味濃 文絜

逌與攸同逌然氣行貌

兩月日字妙前無此法 文絜

公仲止歌者田而進三子有古

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臣風而烈侯能用其言趙之興也宜已

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縣名）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為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

自此以上如曰晉大夫稍疆曰晉政卒歸趙韓魏之後曰晉政將歸六卿曰晉公室由此益弱曰趙名晉卿寔專權曰韓魏趙皆相立為諸侯曰魏韓趙共城晉此篇中關鍵須合韓魏而世家參看方得以棟蘇秦說趙為能首以擯秦何以不書

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亾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

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也豈即韓信囊沙意乎

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

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二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舊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

此趙王矯五國之失

陵君之章其華紫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

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

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雉心。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

以下文類商君變法然立父雄心終不可泯 元植

儘有俊語但稍傷碎頗似連珠 文潔

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亾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

中間所述各有好處各有差脫而國策爲詳史記語勁 克之

寵貴寵也凡人臣有此節制者得貴寵也達理也凡人臣有此功業者爲達理也卒盡也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

調逸而句響固是妙品 文潔

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

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兄弟字必誤倒衆作先王

止至也此猶成也

湯之當句舊本施句非

入所字法 文案
數句似周官大司徒文

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

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秫絀縫紩之別名言其女功針縷之麤拙也錯臂以丹青錯畫其臂

俗異教離則禮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 用均

予揣摩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廷臣者曰將以北伐中山卻林胡樓煩也然其雄心不獨爾觀其異日胡服

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以草染黑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無舟楫何以守者反言也變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用均

與齊中山同之。（共薄洛水）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東胡○林胡○）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幷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

未盡心所欲言

按淮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

國策載趙文趙造諫語此刪去克之

趙武靈胡夏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

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音紹）祒。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元美

二奇字作奇辟之奇解言鄒魯儒服亦有奇辟之行 文潔

言辭處山各改易不通大仇也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幷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

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南面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文王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

太史公到此却點出武靈王雄心之所以然

二段議論各有微婉之致頗似右氏但句法少俊爽耳　文潔

亂亡之國往往由此情弊

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

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殁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

句中着也字法
文潔

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王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

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傈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R.O.C.

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開門而納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音冠）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復說一遍總上文）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

鷇爵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鷇

收拾前事有筆力是闡意法亦自有味態 文絜

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詳叙顛

末而于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 周修

以主父之賢乃以私嬖死故太史公深惜之 季默

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

三非字法

二非字與前三非字不開而勢相應 文絜

四故字法

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亾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

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于韓共趙伐齊以威韓趙是以德與國也

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亾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亾三川魏亾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欽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垔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

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

談大利害乃漫及三寶亦以時諸侯重美玉犬馬故 文潔

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

言秦齊相約欲更重除帝

校猶行也

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澮。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

剪句勝國策 克之 言因馬服山為號也

叙問答次第一一詳至可玩語亦多俊 文潔

此段叙事如身于其時者安得不動人目 允寧

觸龍言長安君為質慎去戰國數字便高 君謙

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一轉）

固是託語然狀老態佳 文潔

為說本妙而寫得宛然如見尤妙 文潔

不以少子不足以發問開端最妙 用均

入得妙此是錯節過此則迎刃而解

按媼字春秋俱作太后

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

（二轉）（三轉）（四轉）（五轉）

前後詞至此乃用急 文繁

急詞固快然步驟亦好 文繁

直捷痛快

比前更急所謂急詞不得緩

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

觸龍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于廷怒罵于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

阮載觸龍之言而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用脩

予作子言他人之子也予字非兄寧

偏左右異色

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

趙之賢人

裂衣背縫也

辭命

裂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裂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

趙不可與秦爲難

若幣帛之見遺

君臣同聲得禍宜矣孰謂趙勝之果賢乎

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

秦地也

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于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

瘠積易藁之處

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一作社）。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燕世家無二伐一語宜入此語乃見次第文絜

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亾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

趙太子

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皐。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是時假已解龐煖何以能率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

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亾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敘事簡明而秦之強趙之不道將之良否具見矣 季默

之上意以見大夫不能忘情于適子而悼襄王之嬖淫遷之無行足以忘其國垂戒深矣 原博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亾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太史公論趙世家獨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宗以覆蓋罪之也太史公凡于美刺但揭其要者此殆一端耳 應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叙事特簡峻有法魏史出何人當是高手文潔

史記鈔卷之二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亾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佐晉文公之霸者魏武佐晉悼公之霸者魏絳也及文侯則駸駸乎賢君矣然師事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與吳起輩何以故事業無聞已而末造得一公子無忌然卒為讒言所間不得任國政而魏隨以亡悲夫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

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
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
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
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
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
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
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侈與趙鞅共
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
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
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
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
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
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
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
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

躍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

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庾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

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

書韓趙伐魏即叙其事而斷論於後左氏法也用脩

直藏有力 文絜

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

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

言冀功勳者衆也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

此段約孟子之文則出矣 用脩

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敗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

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歿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如耳止魏伐衛）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亾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亾。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音○釋）衛（魏大夫姓名）不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釋衛。不以王爲王。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

豫為決定法是
鉗劫 文潔

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

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卯以智詐見重於魏

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奔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賢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

博頭有刻為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

兩無柰寡人何言有輕重 用脩

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鄗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亾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亾。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

與謂許與爲親而結和也

唐雎之說中情事

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灸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灸。趙不予王地。則王將柰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

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筭

伐韓益近秦患一篇主意用倫

以下指次秦之亡韓後兵不敢伐楚與趙

以上言不伐他國之勢以下言必伐魏之勢文案

收拾許多地名置筆下驅使如

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亾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亾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

意文法又多變固在文潔

以下專指秦之首伐魏

氣勢激盪 用均

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亾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亾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亾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

以下追論韓未亾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

以下直說韓亾則秦之禍必烈

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亾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亾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

以下儀說縱歸及楚趙而韓可以爲利

連用五魏字

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亾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秦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賢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

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亾。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會孟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三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矣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三晉中韓爲弱而世家所撰次本末亦無可覽睹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
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
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子覽田齊世家太史公奇其懿仲之卜也然觀
田常資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禁卒有七十餘
家之亂矣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

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稱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稱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

以晏嬰之賢又得君之專而景公賢君也卒不能損田氏之權此可見天心所移人未如之何也已

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

同惡相比

先恕衆使相亂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先下偽治二字
復下一誣字字
法變換 允寧

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

奇說

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

大約同太公世家稍刪就簡 文潔

按史通田常見在而遽呼以謚可見史之不實 允寧

以刺齊政將歸陳氏也

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

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曹操之扶桓靈司馬昭父子之于魏劉裕之于晉以下並本此

田常没齊而田氏之宗先亂矣

繁其枝圖其黨與四世而後滅姜齊而田齊因以立

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

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諡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郚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遇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

巧矣如不仁何

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幷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髡之善為諷忌之善為悟兩奇也

謂佩服與言常無離君

會意在不言之表玅玅克之

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軸言每事須順從也

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亾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

昔久也幹弓幹也言以膠被昔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于疎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

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肹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來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

覽威王之論賢其識遠矣所以能霸

巧險之言近代宰相往往以私怨士大夫厲授督撫而殺之即此

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二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罷。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發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發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其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

戰國策載騶忌忌田忌戰功不得入齊當有據

孫臏之謀巧於借魏齊韓而固自爲功即田臣思所不救韓于以聽趙之起兵救而已因得以藥燕之虛

孟軻氏且欲而不用宣王所好者聲名耳而非其實也

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

藁代此論以韓魏齊秦楚五國爲掌上丸只是先令楚割地以止秦韓之兵却翻出許多議論文潔

儀爲韓而軫爲楚兩人素相惡故因其歌中之然其實只爲齊謀耳文潔

欲免齊兵乃令楚割地戰國士挾詐如此 文挈

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亾國實代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

氣古質而旨與大有態 文挈

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狥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亾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

田文之謀

三問最透利害

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王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徵。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傷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

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洛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自湣王以後齊多難而太史公本戰國策詳次如畫

齊之強所以燕能合五國之師而東擊之以走齊王于莒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亾。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幷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P.T.C.

患難中猶以亢自固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

周子之言甚確惜乎君王后深入秦人之購卒不救趙而下係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其年王建朝秦其年秦滅某國而某年秦虜[illegible]遷之共松柏之歌至今猶可蒙欷而太息也悲夫

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亾則齒寒。今日亾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亾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

餌齊以卻五國之援

叙事畢又原其所以然以始字發之本王建之所以亾也言多感慨意殊憤恨用脩

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亾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

追述齊亾本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兩以故闡意以簡質勝綜括處見筆力 文索

威王強齊處可觀湣王雖以驕亡而君王后之入也毋子蔽于秦之購而國以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

贊亦多風拈一事有餘韻 瑞先

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

僖子廢晏孺子鮑叔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

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觀此贊太史公尊孔子極矣班椽說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何歟

只以已慕而人宗致歎意追頌之妙更何須着一帶骨語 文絜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四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疾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頭緒極多而敘得一一有條理猶有左氏遺法文章

史記鈔卷之二十五

禁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亾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二人同起并為一傳看此篇在摹寫陳涉亂秦處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

音賁

寫陳勝首亂處總有生色

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亾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亾。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

秦無道

此句是一篇柱子

念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

草亂之初大率從此纔能傾動人耳

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亾。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連下皆字見人心歸附之同

歎張大楚也

陳涉自王而四出兵徇地殊多草草無紀律竟強不用命輒自立遂擊走即散而太史公叙涉始末亦只為紀首乃題故自此以下無章法脉絡

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

視日即日者

奴產子猶今言家產奴

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

兩段語與耳餘傳大約同彼詳此似宜稍畧支絜

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蔡賜）曰。秦未亾。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吳廣事終于此）

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

臣而背主必轉相效耳 用均

陳涉兵無紀律若此 文恪

倉與戰田臧殽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殽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歩陳。鉅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歩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鉅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悪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殽。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殽。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殽。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歩。乃立景駒爲楚王。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幷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應前)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

沈沈宮室深邃之貌顧助解也

既叙陳涉發難顛末又原其所以敗之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用脩

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亾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

以成皋臺起豈不奇絕

按此三代所由廢興

按此六經之所以本始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五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絀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競競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游楚王交字祖高祖也

質有其內中庸所謂正人以身也 用脩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五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亾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午謂祝午也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五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裘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爲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二十六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處興廢稍有次第而生色稍不如史記烟波可愛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

即以王國紀年與春秋例

此叙齊世家事而前後血脉却以朱虛侯貫之是亦一脉季然

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一篇領袖）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先爲后眼目）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

描寫光景如畫

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燕趙梁）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音既）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亾酒。章追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亾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

董之志齊矣一曰呂后默默一曰太后大驚童亦幸脫虎口耳明均

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等似別人也

齊王詐琅邪一着甚孟浪已而與大臣謀立代王為天子而齊王遂不得立者以此言自高帝時已為將也

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

書詞亦古而壯

重見呂后紀

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

朱虛所以首斬呂產詳在傳

叙誅諸呂曰首先曰於是乃得而朱虛太尉丞相其功之大小具見矣何等筆力 李晚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殷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

結齊事

自灌嬰在滎陽起至重于齊相總只是詳魏勃始末非齊所以興亡之故也當刪之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

此段總述下逐一著興亡之畧

王子印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

路中大夫有古烈士風

又以七王提似
複

謂歎世寵貴

俚事叙得婉有
情致而語却簡
文潔

地入於漢徙濟北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
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
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不愛紀氏女太后
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
（拐其女姊故謂之紀公主）
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
（皇太后武帝母也）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
（拐嫁金氏所生）
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
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
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
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
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
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
（作及）
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
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
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
姦新坐以死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
嫁女齊事事浸淫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
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

言齊人衆而且富也

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因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

謂偃挾齊不娶之恨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也

以前齊始末已完以後漫分註七王興廢次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欬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欬毋後。國入於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

復申

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

摠諸事說興居所以反之因最有味是左氏法文案

朱虛東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初欲立齊之故絀其功是自起亂階也

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於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

齊亦七國後多逆誅臧唯菑川王志以忠保其國允寧

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於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於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二十七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通篇敘何佐高帝大畧處特簡敘高帝論功行賞處曲盡君臣之妙特詳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辦之。何乃給泗水卒

此傳書法嚴整用脩

文無害意者老成之極無得破也主吏主文也文恪

辦一作辦言稱職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便見何之器遠處

蕭何第一功克之

按漢王有天下信功居多信為何所進士故傳特詳丙仲

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

相業可觀真可匹閎散等克之

漢書載蕭何勸漢王王漢中一段甚善

蕭何相業只此數句已盡之應德

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一句總住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

率語若戲宛然狎侮英雄氣象 文絜

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

應前

何之功三補軍給食守土三數字三蕭何字相應 文絜

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亾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陛下雖數亾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亾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

平本由諫相國著乃今顧用瓜傳文絜

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

相國所以免禍者以三得智謀士耳功名難處如此淮陰之敗以無士也存亡在所畫悲哉

非鮑生召平與客之計何幾不脫於虎口哉故太史公三用從其計為眼目 應德

此郭令保身之術也 克之

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

按下大悅大怒而高祖之忌心洞見矣 以棟

何請上林特以將順上旨而高帝復疑至此細思何此處與前所為買田宅以自汙當為失着

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歎聞過實文過之恪

眞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亾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

叙何事畢復叙置田宅數語所以明何本意也以棟

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

不載高帝崩

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鄫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贊體慨然未比閎夭散宜生或說其無謂不知太史公斷蕭何諸將咄咄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用脩

十多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縣同森然燦然

用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篇叙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紀功冊事貴詳覈而參所以相齊與所以代何為相國事兼言清淨之化如指掌

史記鈔卷之二十八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曹參功名與蕭何為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句更牘但以文法變便為妙篇錯綜句法讀之金石聲鏗然從字別字是提綱文案

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雒。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擊章平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翟貴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杜天矦反於衍氏。又進破取

結此語極有力見此二歲中而戰功多如此故勇絕也 用均

按此曰別與韓信曰因從歸信曰後歸信曰韓信為齊王參留平齊未服者曰韓信徙為楚王參歸漢相印皆為贊中以與淮陰俱張本以棟

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矦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鄗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鄗城中。戚將軍出
奔。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
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
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高唐。已
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
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
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
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
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
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
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
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
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
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
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
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
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

以上詳次戰功
以下詳相齊及
代蕭何爲相國
本末

特著七十城以見所以酬參者自不為薄季默

何之公參之明兩絕世者也

蕭曹之微時雅落而及為將相有郤豈論功行封之日歟

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遵何約束足矣乃擇重厚吏乃飲醇酒乃又飲人醇酒又與醉吏應和又掩人細過直至笞窋二百何若此極也摹寫詩矣無不盡 文案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

言語參何爲治窋也

此篇專看參之所以守何法處故於飲酒自頹故處即有本旨而後故其相業清淨寧一四字一篇之大指也

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

結替[illegible]味
蓋[illegible]正
道然休息嗜殘
尤得政體太史
公豈專進黃老
者哉
極言合道但倒
一字謂一言極
合道也 用脩

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房欲為韓報仇乃捐金募死

史記鈔卷之二十九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以鉄椎狙擊始皇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率而起是視祖龍之鯢倡群雄之心皆于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景論

彊忍下取履正模寫詠處漢書削之可以觀優劣 李默

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嘗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亦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頼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

窗壁者嚴我陣也為五萬人具食者以備不時奮擊之衛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啗秦將者餌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也

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

撮數語而鴻門事情盡矣 君識

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如沸鬥而楚之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向之戰

予房自此以前種種為韓以後效心于漢矣

漢之所以興楚之所以亡在此一著

中家

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為韓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悲壯

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而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楚漢之爭只在此數言予房誠帝者師而三代以下字有此等人物頭千古具隻眼者纔能識之

張良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一篇摹擬在此

太史公見得爾明故說得如此斬絕非後世史官所及應德

借著謂能不能每下一著

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

不可不必有八固宜用者畫乃見耳漢書合二事為一最是文案

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

此三事亦可合為一 文案

據愚見立六國後一節陳涉始亂時分兵樹秦敵可也至此則諸侯王已各裂土而守而漢且定三秦東下矣所兩爭者獨楚耳撓楚權而假

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六國後是以萬虎豹而欲噉人也可乎哉子房八難亦非透頭論

刻印銷印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子瞻

一在淮陰事一在項羽事此兩着漢之所以王天下楚之所以亡其國盡之矣

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復作複

愚竊論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野而謀者當漢之剖符行封諸侯王時雖多此高帝獨見不必非蕭曹從中上下而間有失諸將心者子房於此不言之恐有後患言之又恐與蕭曹生隙故特假此恐喝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群疑定矣此等皆子房呼吸風雲處

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苑之利今時得否

道引者子房于功成之後為蛻骨法

陽。雒陽東有城皐。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

招四皓事首尾煞有風神 文絜

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

以太子監兵關中樹國本也我朝成祖北征胡亦以太子監國即倣此

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吾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歌淋漓可壯文辭

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此數句特挺一篇人指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

可見史所載者少而所遺者多矣

托而逃也非故從也

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沒此一段則篇首圮下老人一段多成鬼話沒合撇矣

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物証黃石事者則近怪非証則益証矣故必疊疊兩仲

物謂精怪及藥物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

老人出兵書一節或子房既知兵歎自神以聳當世者予半信半不信

澹宕之言

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里人情家人語委曲無不悉可玩文案

史記鈔卷之三十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學問本陰符中所謂悬精故能以致功名太史公通篇以奇計兩字作案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爲俊逸玉案）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

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

今人畧處太史公獨詳如是

述負識孫婁綴皆歷情實周均伯既棄嫂又何有嫂克之

宰社時便有相天下根器

婦負誡其孫曰格言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畧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畧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

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亾渡河舩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亾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舉而佐刺舩舩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亾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

此太史公簡健句而獨委悉如畫

一說軍長者軍卒之長也

絳侯始讒平已而卒結權同誅諸呂安社稷

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孟會

一篇柱子只此二句了平一生

盜嫂事無終不為據最高文案

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躬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採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

高帝用人如轉圜

平自揭門眉

不能裹長則敗其長文案

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委曲盡陳平所以疑難高帝之肯優入雲夢一策

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奇計）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奇計）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小結）

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奇計）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

此策從張儀說鄭袖得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總揭六出奇計此其彰彰著明之大者以予觀之平足智多謀無往非計也

凡六益封與何贏奉錢二益封二千户同一書法用脩

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

又奇計自完

陳平所以能脫呂須之讒者必內結審食其以爲入于左掖之人故也

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

又奇計自完

又奇計自完

應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讐。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

陳平讓絳侯相右固黃老之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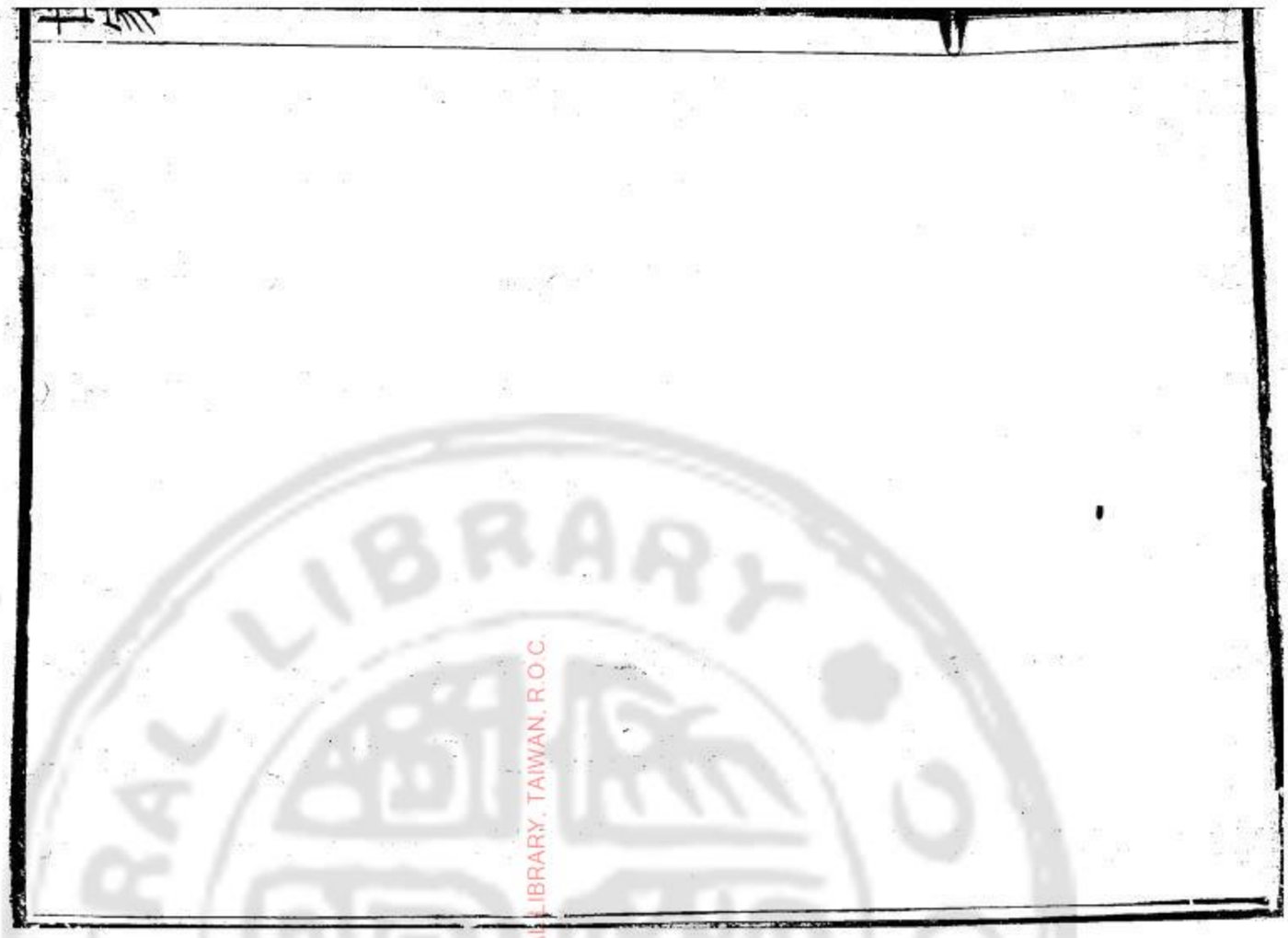
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

學黃老柰何又犯其禁文脈

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一揭結尾余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畧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智謀二字斷盡陳平一生文格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敘戰功大畧與曹平陽同中增有却適字為多字所將卒字最字大率

史記鈔卷之三十一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尼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太史公敘絳侯戰功古今絶調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音房預）方與反。與戰。○（作敵）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碭及蕭。復攻碭破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印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

與潁陽侯共食鍾離昧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谿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豨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鷹門守圉（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遫（音速）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

國立國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以上通敘戰功）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結）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産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

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

史官頌註記此事方令後世悲功臣而令毋輕侮

尚奉也不敢言要挾侯之子亦稱太子頭上巾謂冒絮提擲也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擲帝

猶言不相合當

負老嫗也高祖封負為鳴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許負數言了當條侯一生

從理橫理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絳侯兵洛太史公撰事並古今絶景

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自是兩事秒在梁梁然難為梁甚宜怨會注

太史公叙用兵如善將本謀種種入手

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大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

越人即丹徒人

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弃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

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

細柳營亞夫為真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為真宰相 用均

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

尚席主席者非故不足君之食其偶失之耳

置箸不置箸是景帝作意以觀亞夫乃怒形于色故曰快快非少主臣此亞夫不善處危機也

縣官謂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不須用對簿自可令廷尉治可

千古見之猶為氣塞其父子兩朝遭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遜文格

反者貪富貴耳地下何富貴之有小人語取給類耳會意

太史公撰似史處多悲酸由坐附李陵禍因之後故耳

覽末一句結案可見景帝之殺條侯只為阻王信之封而景帝之侯王信由梁王與太后以討中條侯而後行

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

果餓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鈔附卷之三十一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爲扞。偏愛矜功。幾蒦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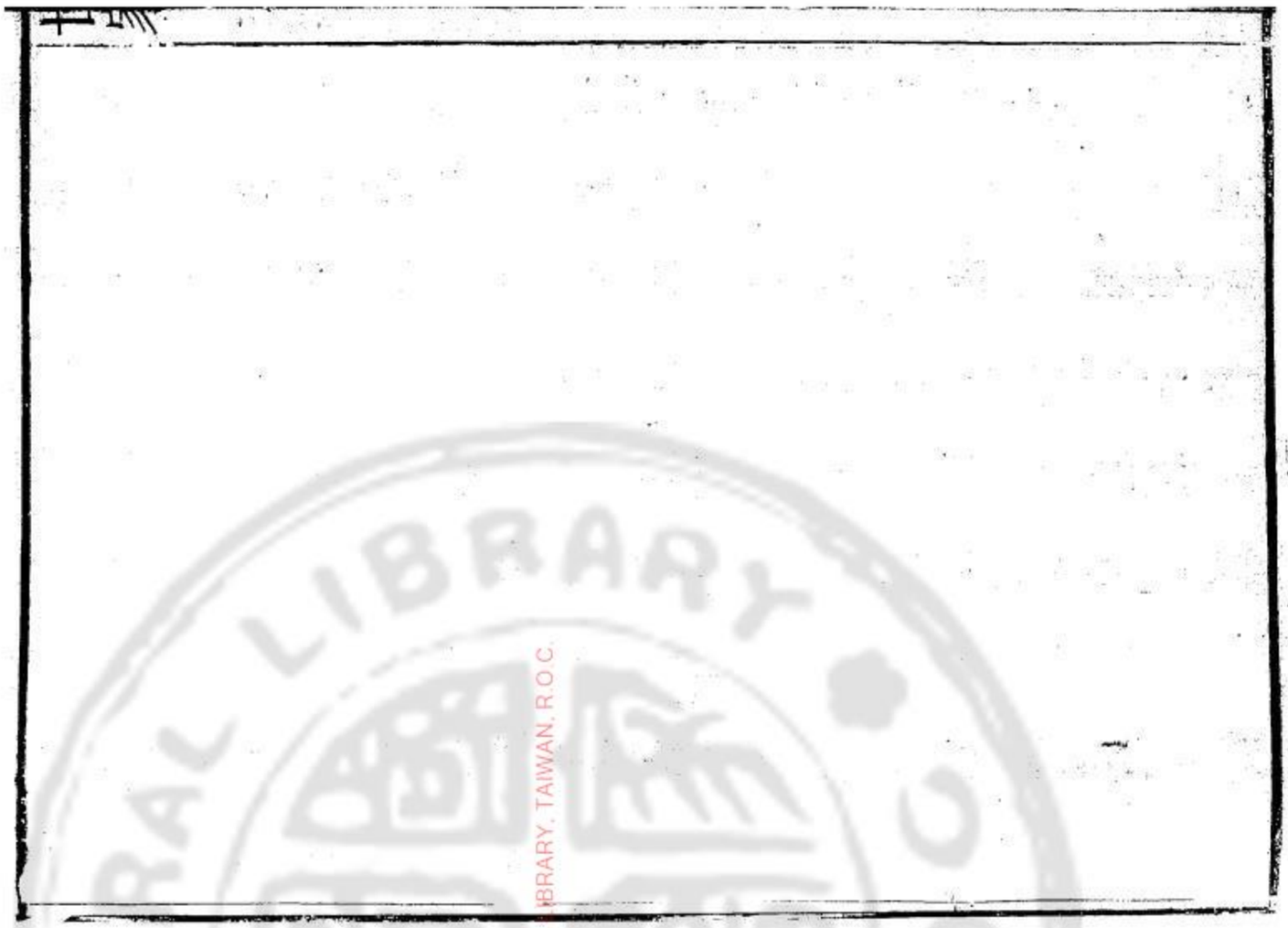
史記鈔附卷之三十一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賦謂國所出有皆入于王

五宗世家玆罪狀不足觀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王之封詔制奏請皆簡雅深婉上下皆得體矣太史公特稱其文詞爛然不虛我用均

史記鈔卷之三十二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漢之朝議公移如此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

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

守尚書者即御史光漢時謂署為守奏事每列銜于本名之下他處見者甚多即下任安行宗正事可見也 文潔

按此即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因錄之以存一體不厭其繁也 丙仲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大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

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悉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益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也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鄧襄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前疏三月乙亥下尚書丞臣下兩議而漢天子兩難之書三月丙子可見當時君臣批答最速自乙亥至丁酉共二十三日

復申叙建議與制所云亦即今覆奏體

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

言康叔伯禽幼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畢衛後有勳伐見封之得宜用均

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音蔟）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畱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三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敎。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

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下)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讀此篇漢之君臣建大議與諸臣疏請式例如畫

可與周書諸命同為古雅 用均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僭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策俱規模尚書策文未必帝手製蓋相如策視草者 文潔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一作非敗也）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保持也）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彊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賢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illegible]

此文如神龍變化可以意求難以言盡

借許由發光以發烟波婀娜處令人悵惋斷腸

史記鈔卷之三十三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由光無而疑有有而疑無轉到伯夷身上却又以夷齊之不怨而疑怨因本之天嘆及顏跖與近世之無報乃復以志譯怨以名譯志至名亦有命而非其罪矣 文潔

怨命志名四者是篇中大關鍵 文潔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采薇歌騷之祖

疑於無

疑於有

疑於有

疑於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積仁潔行以下上下千古無恨悲歌感慨之情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

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

世混濁而清士見意最紗蓋以食周粟則非伯夷非善人而餓死〻然後爲善人也奇絕之甚文案

太史公言夷齊不能無怨得孔子言之故益彰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焉是

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上設兩端閑說此下又合說

轉折處無痕迹

佶篇首悲弔許由案

以砥行立名者
忌附青雲之上
也此一篇大旨
蓋不如此則首
尾不相貫而引
由先事少味矣
用均

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悲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災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 用脩

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謦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 文恪

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特瑰詭後人乃有改正伯夷傳者繆矣 用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傳縱橫自得非軌轍可尋所謂神化者耶 應濂

數語盡履歷後却以仲言贊鮑之知人以評論闡仲之功業只是小傳別傳體文絜

史記鈔卷之三十四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

插入三段發終善遇之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中間插入一段贊語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

作相後功業應管仲之謀句

以上並次鮑叔之賢以客形主之體

五用知字而以知我者鮑子結之

連用六因字

了鮑叔案應德

善因禍數句得仲之骨髓應德

按此一段摧碎管仲心

晏有顯齊之畧而太史公傳首不盡一句道盡晏子生平

虛語敘事歐公誌文多用此法應德

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

平仲相業但以數語盡之却旁取二軼事填入然大有致文家應法

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爲用脩

此傳只載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見晏子仁而能

下人此又太史公傳紀一法也 季默

贊管晏前揔說後議論却分說抑揚反覆曲盡其妙 用脩

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以無勇責之 丙仲

三豈字一此字與二哉字一邪字間雜出文頓挫勢鏗鏘彷彿與孟文百里奚

賢智一段相似 文潔

此豈字與上豈字異上逆用此順用正言其見義必為而勇觀成禮及然後字可見 文潔

列傳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不見之傳中補得好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濶畧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 應德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三十五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爲一家而推老子爲深遠大較得之然其說不經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蓬累猶扶持也

語大工鈔　文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子只欲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虛無處

老子猶龍以其所見遠能遊于物之外

史遷去孔子未五百年而老聃與孔子遊已不能定其始末如此

列傳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

一斷

二斷

奇

按隱君子一句結上數段且以自隱將隱相應乃老氏千古斷案也 以棟

先綴數語以贊老子亦變體也 用均

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澹宕可愛

此傳思雖微勢極曲折 丙仲

列傳

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三斷

喻固隹語甚矯健 文潔

適己快志前後相首尾 瑞先

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

韓非傳叙事處少獨述說難一篇可覽

言人主昨事任用並非常

列傳

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

音吃

疾字貫下

轉語用以爲二字

千古確言

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

夫子沒微言眇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揣摩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元美

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

又一悲字貫下

緊應說難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鄙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

多而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

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

非卒於秦由不能察愛憎而誤言之也哀哉用拘

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

斯以藥殺非一勘罪不可追矣

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

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摠之以一言正文字之妙用俯

列傳

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鈔卷之三十六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列將傳以兵法為紫將署可覽睹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表下漏以知刻數也

兵畧蓋借此以一三軍之氣使之赴抱鼓兵約束耳

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莊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

援作操謂鼓挺也

此與孫子斬寵姬之意同應德斬賈之事漢以後不可行矣

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必有此一着然後能訓軍旅法行固須施之以恩 文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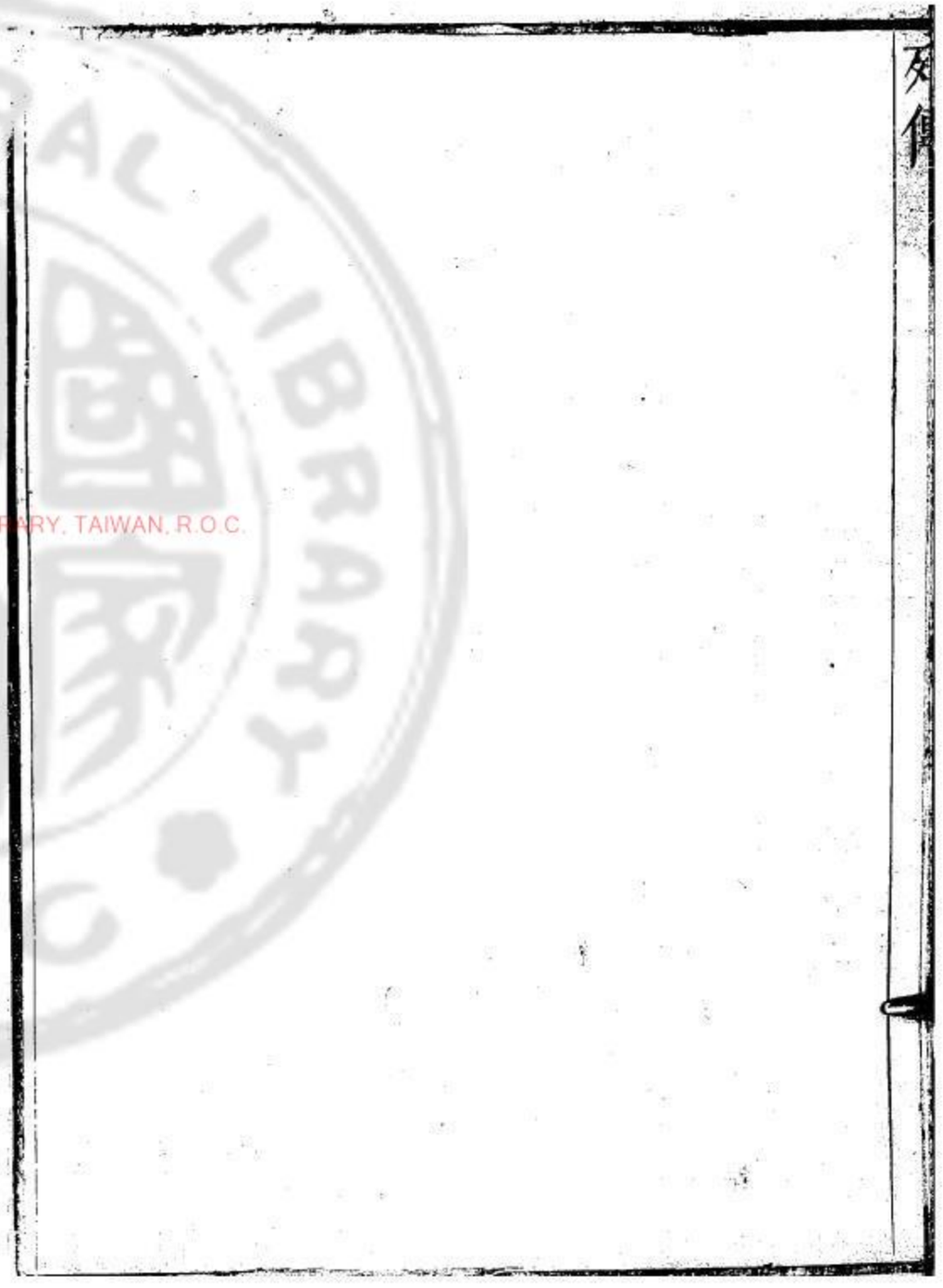
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亾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

少褒言溢美也

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三十七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設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

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三駟之說可以逐射而不可以治軍旅藉老泉引之以論將略非也 文格

捲即拳也拽義當作擊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趍大梁魏將龐消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趍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趍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消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咸竈固奇斫樹白書益奇期舉火更復奇模寫處極工至讀未畢遂成豎子之名情境躍如可驚可嘆文忠

此並是浮略中所謂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地之下蓋不必矣石之閻而脉者應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

此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故首尾無呼應處

借惡者語敘起事

後曰起廉平曰應節安得云貪殺妻辭尚主纂于又載起以組織出妻事安得好色然克言要不誣蓋有深見自得 文潔

附循者將之先與穰苴同

吮卒疽非難於此嫗文字要具此湊合趣乃長 文潔

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 允寧

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卻廣豈其性本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矯勉耶用均

本在德不在險来

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出皆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斂。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殁。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乘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

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為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略惜哉

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刑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亾其軀悲夫

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悲惋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
吳楚事頭緒極多收拾具見筆力第中間有非子胥身為者三國世家具載此似可畧文章

史記鈔卷之三十八

維建遇讒。爰及子胥。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四綵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倒序世系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古太子監兵於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

奮揚城父司馬三姓名也

尚之就死正也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胥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問罪於楚遂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于市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爲辱

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亾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伏後與蜀同亡他國案

音遊

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與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國賢

伍奢特以剛戾忍詢料胥非期胥之必報也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

太子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而胥之與俱不能無罪

此一節描寫極工

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

為後胥破楚案

漁父乘舩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

楚固爲仇吳王僚何罪乃逢公子光之惡以成內難可謂忠于吳乎 克之

伍員進專諸于公子光徒欲遂已報父之仇而反成人殺父之志其于吳爲罪之魁也 克之

不厭其複而詳更倍烟波缺

子胥入吳且久不事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光之未弒僚也何

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斷而連）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

不引身為光盡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

非孫武無此言

聯其伐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楚亦殘矣

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嚭對伍胥暫信前一事）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子胥之所當仇者無忌也按楚既為殺無忌而戚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季熙

即申包胥責伍員數語可謂一生斷案克之

即子胥亦自謂倒行逆施克之

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總案

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爲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槩。夫槩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

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不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

出謀臣于外太宰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 若謙

獨恨胥有此一着以之賈讒而禍其身

知吳之亾而屬其子于齊不得謂致身 克之

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吳俱亾。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

賊臣乘間以讒賢者 文恪

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大有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子胥忿恚如是則其當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此讒之所由興也

伍員既暴戾于平王亦應被以慘禍 克之

以下並次吳所以中伯嚭之奸而亡以為子胥結案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

太史公專用長句法叙事

又以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皐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

白公為父報仇石乞為主盡忠其子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季默

殆有意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

古之死士風旨若此

太史公蓋以自見 允寧

哀感悲壯氣勁逸不可當 文絜

人稱子胥忠于吳此獨稱其隱

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亾歪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亾歪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恐以就功名真知己之言 瑞先

子胥以恐成功白公不忍故敗以棟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膝智蠡智膝勇 元美

傳子胥不忘郢也故一傳中叙夫差復父讎也雖伯嚭亦復祖讎也申包胥復君讎也越王復已讎也白公復父讎也此叙事之微也 季默

史記鈔附卷之三十八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三十九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

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

萬相常也言殺增萬相味告鞅又增言殺味不去又增告鞅味節ㇾ生奇不具不足奇 文潔

四節漸入叙甚有致 文潔

鞅首以帝王二道說孝公乃嘗其意實欲行其術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臣合謀如此

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以上語十餘行與趙武靈王變胡服語同 克之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

叙得緊潔應穿

收司謂相糾發也

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

傳云軍容不入國此軍容也秦人安得不怨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徙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言令便者即上言不便之人

大良造秦之第十六爵名也

既云作為又云築恐有衍字用均

前言十年慈商君始末也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為始也　先寧

此十年即前十年也 允寧

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

此數問答處却然有波瀾亦多峭有致殆勝後正論 文潔

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大恪

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

排語却古峭

文明白有條理第微傷淺文衰

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佳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此下一切應商君本傳一一反五羖大夫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

峻刑數事明與五羖大夫相反 應德

出盛車從明與五羖大夫行于國中相反 應德

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

摹寫商法有此一着纔工

趙良先見如此

力者亾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亾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亾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

應前

如知賊王所在單騎擒之 瑞先

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一句斷盡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率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衛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濶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霸之志見霸之速效耳 用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四十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之說六國大畧各曰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遠矣所患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於秦為兩大之國也齊又最遠當無恐於秦則以從秦辱之此秦所師事於鬼谷先生者之略而六國者既以入於秦之揣摩則不能不舉國以從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況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亘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蘇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

說燕只是唇亡齒寒之喻但詞氣激昂竦動人聽耳 用脩

乘迫爲合攻隙爲離其蘇季子之揣摩乎聽衡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元美

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燕昭王為報故先合燕於趙以為從之始燕所畏者趙故親趙以摺秦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

連下五民安不安字不猒是古文 文潔

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賚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

此言韓折于秦則禍入趙

此言魏折于秦則禍入趙

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賚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親韓魏以攻秦

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

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音橫謂爲秦人

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矣 丙仲

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

此着是蘇秦後門

三種俱弩名

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

八種俱寶劍名

幕一作盾以鉄為臂胫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唆亦盾之屬芮謂繫楯之紛綬也

六國惟韓逼近秦患說之難為力也

韓所患者割地

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唆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

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

數即數罟之數無所芻牧見人居稠也

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魏所患者亦此割地

合從惟韓魏稍不爲利蓋二國近秦不事之則受兵最速故藉秦于二國但以割地爲不利稔臣爲恥蓋亦詞窮

此効猶呈見也

五家即五國也鋒矢喻往疾也

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

說齊

詩譜曰齊風翩翩有俠氣信然

蹋鞠兵勢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知有材也

筑似琴而大頸圓五弦擊之不鼓

齊無患於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楚與秦為兩大故以抗秦激怒之

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郁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爲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篇中三言秦楚不兩立之勢而利害亦明切文案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

心如搖旌此改作懸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深而義竟明暢 用均

千古話柄 文絜

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
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
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
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
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
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
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
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

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
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
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
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
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
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
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
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

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克腹而與飢亦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方說六國擯秦矣此即以秦怵齊其反覆不旋踵如此 用均

氣甚逸轉下甚陡 文絜

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

造事好 文絜

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

此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劍故云殊

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乃謂齊王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應上）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

（貴不言本姓名）

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細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

轉王重一語尤精采　用筠

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

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亾宋。則齊可以亾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秦王弟名悝。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

取敗素染以為紫言敗雖無用而齊倍尚紫則售重價智者舉事轉敗為功類此

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狠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

險語

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賛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賛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

蘇代說燕大畧祖兄以破六國之事秦人而其議論不逮秦遠矣

隼若今之鶻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

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亾齊得宋而國亾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

盡繇言韓徵民繇役爲備國騷動之意一作搖搖動也

卷作席卷之卷封作封閉之封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鋏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

由冉反利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此書曲盡秦之強詐反復用均

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亾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

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

收尾處原只隨口便住曾非着意頗覺漫弱文潔

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點出秦作結案

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固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傳比蘇秦傳更覺精哨似出秦史筆蘇詞則流動便利是戰國策本色 文潔

舌在是一篇骨子 允寧

史記鈔卷之四十一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描寫蘇秦激怒張儀西入秦處極工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

何等描寫

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

纔了蘇秦一段案

苴作巴謂巴人自相攻擊

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文恪

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昔。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吾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

氣盈

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謀伐魏即此意 君謙

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鬲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

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嚻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晉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趹。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

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悉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楚世家亦載此事比此較詳彼暢此勁各自佳 文學

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

按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 丙仲

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用脩

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

以數語而利害明盡極矯健　文槩

軫意非真欲賂秦只是極言攻秦之非計觀不如反以及尚可字自見　文槩

死作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幷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

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曰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

按秦必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藉君在儀寧稟能者　丙仲

此前張儀雖相魏竣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逆人者之失也藉秦必而儀之說遂熠耀于世矣

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秦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

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

此語都是名言用均

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齊而分其地。乃詳有辠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

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援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

音徒俱跳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
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
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
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
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
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
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
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
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

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莫過齊者。大臣父
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
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

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

齊特諸國為蔽故即挾諸國以恐之然要之皆餙詞耳儀千說齊趙燕亦辭窮矣 文犖

擯秦者趙為首故儀之說趙獨以秦所卸者恐喝之

趙為從盟主故儀說之與齊楚異 用脩

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

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音主。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言趙狠戾與言藺秦詭僞同蓋正意無可說不得不旁牽目燕所恃者趙故即以趙恐之與說齊同意文潔

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叛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

觀儀說六國其詞不窮卒以相終杨所謂舌尚在者有賴矣乎

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隣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

屢謂款令其多事

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見軫。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屢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于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季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

楚執珪。賢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亾。從傷而伐之。一舉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亾。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

停止也

犀首欲義渠君勿援秦 用脩

掇馬箠也杅糞箕也中國無事謂山東諸侯不共攻秦秦得燒燒而侵掠也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賚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音○措）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

此贊頗亦有與秦而抑儀者用均

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蘇秦張儀二傳併戰國縱橫游說之辭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言利處則諱其害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浮慶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苞一作施

與子義嘆長安君同意 文潔

不特踈逖下淚重人不能竟讀 瑞先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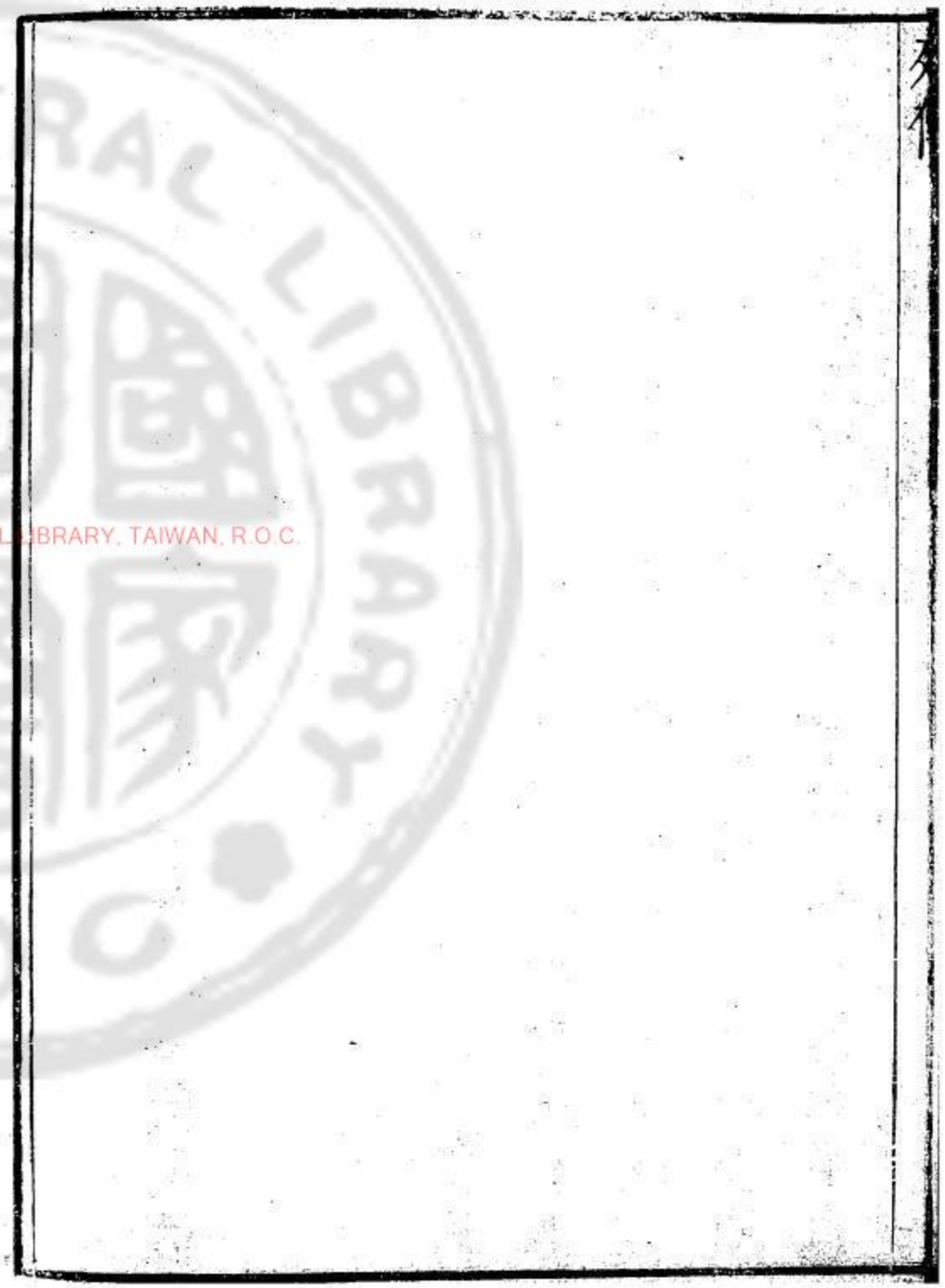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一傳宵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每字俱以白起冠於上固是文法 文案

史記鈔卷之四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讀未及半而知其無死所矣豈必杜郵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

起案

此一句沒頭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敘戰功精嚴具遷爵時換文法是平陽世家與鄭傳所本 文案

起爲大梁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楚。拔鄢郢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徙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悉趙。趙軍長平。以

容爲長平之戰案

按太史公於平原君傳論其利令智昏者以此以棟

王齕以下非起

本傳而附載者以秦陰使白起將故也

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亾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

韓信破成安君兵法大略相同

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
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
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
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
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
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
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
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

此一說范雎忌白起之心不能不起矣

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
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
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
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
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
今亡趙北地入燕南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
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

次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如書文恰

何晏之論甚當

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亾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

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亾。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起翦殺伐之慘
太史公而於傳
尾著餘悲

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

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矣。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

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兵而東。超距猶跳躍也

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

靜然後擊之

于傳末叙其後世之報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叙事中兼議論亦一例也

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坳身及音沒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二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紹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太史公傳諸子多草草以其不得於諸子所自為之說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摹寫養士而得養士之效則太史公之筆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三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予嘗有言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誠然誠然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客）侯鄒忌及田忌（希別事）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亾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前不過叙田嬰相齊之事封薛之事 克之

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涓）。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論似關道者文恪

文之游俠自此始

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舊註繆用均

以上特叙田文所得為太子而封于薛之始

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

舍棄家業厚遇賓客

文字妙與蕭何世家我字文法似語非語不費詞而事宛然

文絜

摹寫孟嘗好士甚工

輟食客所餘我一飯以為去留于田文廢毀何有

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

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淚有味

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

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

許多利害數語盡之 文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結案）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逸其名）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明。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人名）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人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

親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跡收謂收其國之租稅

養士之效乃至于此

代二說書併後孟嘗遺書俱以簡約勝戰國文多如此蓋只徵口中所談者寫之更不潤飾惟夫說利害明悉兼得語時情狀便更覺奇峭反加潤飾一等文絜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必字三是子字　文潔

集齊親弗必歪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幷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楚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作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

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叙不相屬故別爲疏之于後

蒯草名言其劒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

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

令着木了起後案

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

三遷舍及署收債國策勝收債事此勝 文絜

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

猶還也 猶利也

冷○語○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淋漓點畫甚妙

雖事與魏子事相混

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

既叙焚券不及後免相就薛諸事殊少結局完之

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妙又妙

重前二語獨增二者似亦無關短長　文潔

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人至境候秦使者欲驗其實也 用均

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

皆悉如畫

讀至此養客終是虛聲

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

驩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 允寧

大是詠喻 文潔

士無也其中言市朝之中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傳末復申此一段見孟嘗君所以過客如故亦一例也 玄超

此贊其好客美剌並頭 用均

可見好士而無所擇其禍至於身沒百餘年而不衰

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史記鈔卷之四十四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賤士而貴

一病夫而大開得口其人固不識毛薛在城中而不識聖者在里巷而不識李同在傳舍而不識毛遂在食客而不識平原君信徒豪舉耳

文案

言腰曲而背癃高也

有風神

平原君好士可記者衆獨舉斬美人一節此割要領法

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

文以簡爲工常也此則不然〻意象究然固自不厭　文潔

太史公摹寫好士于孟嘗則曰下坐于平原則曰無以滿二十人

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說客亦自善藏 應憲

疊用四先生字與禮弓沐浴佩玉句法同 用脩

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

論不甚奇只是氣壯楚王遂為所奪　文犖

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蓋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

痛切

錄錄隨流貌

平原君返趙至絀公孫龍可刪克之

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

剡削也

李同之謀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所失獨毛遂耶 允寧

曰君不憂趙亾邪平原君曰趙亾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

此至字正應上皆未至字是針線處 以棟

先兩喚兩番一應次一喚一應後斷兩句斷之甚頓挫有勢快然暢然 文潔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

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亾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紬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亾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

此傳全襲國策而前後布置少異

虞卿可見者只合從楚齊以擯秦一事

此段言不當媾秦

背秦所以媾秦

從橫之談詠盡於此　應德

此段論鄭朱媾秦不成爭秦所以失秦

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

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

此段因趙郝以辨媾秦之不可

絕無襯語但說意而宛轉生續不窮勢極圓健歸非諸難如此文潔

即媾齊結韓魏意 克之

論衡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用均

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兩關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私言私心也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季康子從祖叔母）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傅姆之類）室曰喬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音慎）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毋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

此段因樓緩以辨媾秦之不可

弊。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幷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至此說出齊秦轉折處愈見其勁文索

應前制媾者在秦令若此則媾在于趙矣克之

前取秦攻令得路是易道也

突然插入魏齊一段覺無根據克之

魏齊死後五年秦始破長平審爾卿何得復與媾秦之計耶 文潔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㠯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㠯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

言在濁世爲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外 用脩

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 以棟末振起有力

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亾。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見白起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君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

公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

元美

史記鈔卷之四十五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是太史公胷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乏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子為人一段是一篇之綱領而賢多客又此段之綱領故傳中賢字凡三見客字凡廿四見以棟

太史公品信陵君養士處余觀四公子中獨信陵能得士惜其不得于魏王而竟以酒亡也 克之

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

叙侯生事纍纍如貫珠 應德

叙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用脩

今人能畫否

上坐已是渡出不讓字覺更狼起有力 文潔

俾倪不正視也

篇中多用公子字亦是詞法

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

時伏後案

贊循告也

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

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
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
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
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
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
獨生而令趙亾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
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
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

侯生之策善矣其氣概不如毛遂克之

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
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
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
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
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
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
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
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

嚄唶即喑啞叱咤狀其勇也 用均

侯生存趙之計亦奇矣顧以老不能從而請自剄以送公子不亦過哉 以棟

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

國語叙越王伐吳所以遺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唯三句盡之而遒勁不遺所以難也 用均

太史公詳處在信陵所以得士略處在秦兵所以部寫事情不遺微細而文情簡峻所以雄 文聚

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一句剪住甚閒

音蘭謂以盛矢

抱前文

疑語揔上起下

不可忘者以德報德也不可不忘者庶幾乎無施勞矣四豪之客若唐雎者其言之近理者歟 季默

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

後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皐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

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欲賓

使平原君素禮此二人則邯鄲之厄必有上計乃魏公子獨知之 允寧

信陵君諫書詳魏世家

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

兵蹙之 纔完

客進兵書而摠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

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亾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魏亡係本傳見公子繫魏之存亡　應德

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有取於信陵也　用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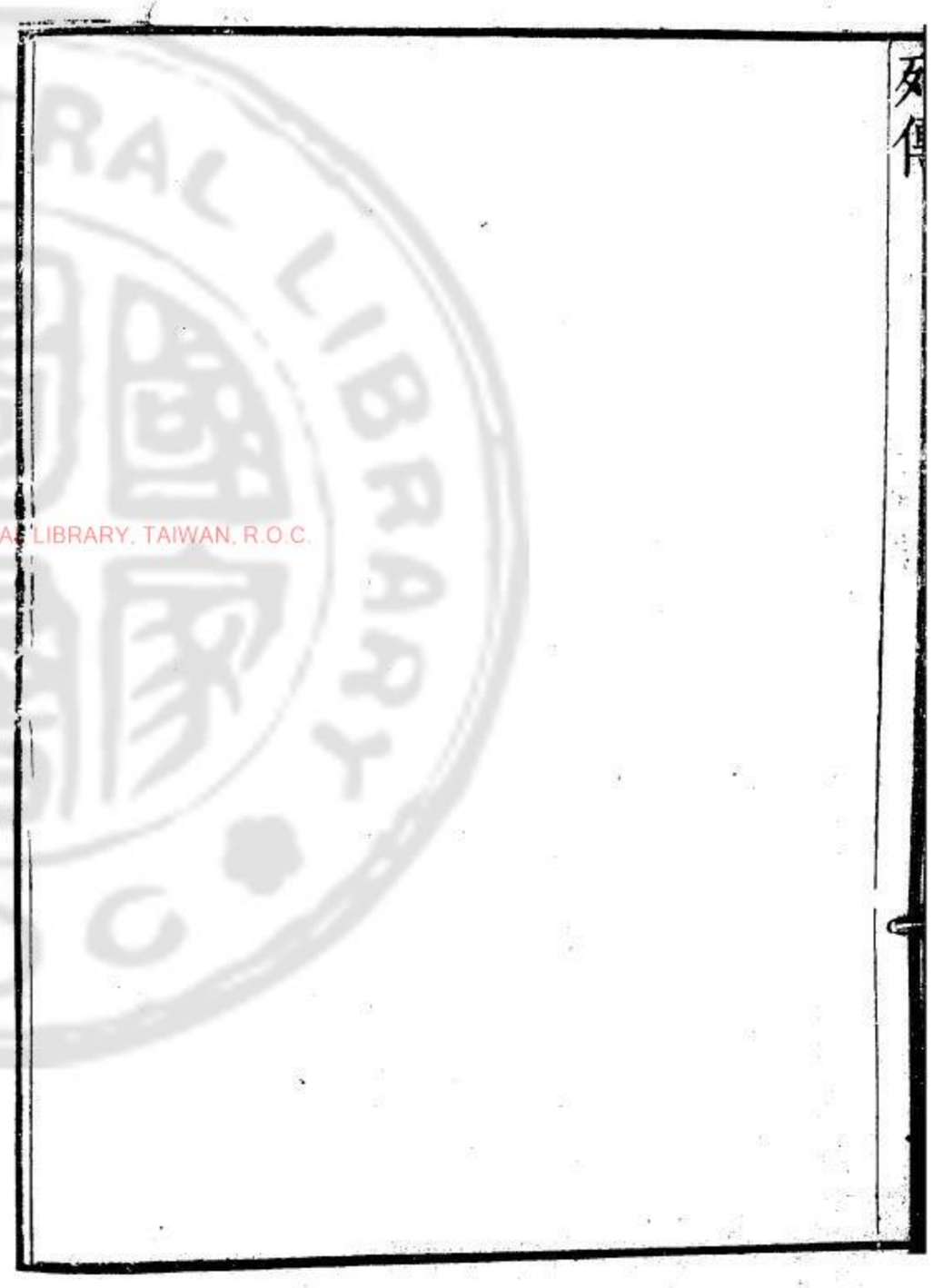
冷語有情　文絜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叙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模寫情事春申君殆兩箴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以棘

史記鈔卷之四十六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使馳說之士。南鄉叁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鄧。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秦昭王遣太子歸是春申美處　克之

開口道破主意所謂急辭不得緩與逐客書同　文潔

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曰莊王恨也　丙仲

要當作腰字解

秦接于齊則天下橫分為兩　文潔

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極也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申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紬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

雖為楚說秦亦是確論

沒利者為利所沒溺易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用均

三江稱三浦亦奇借無拈出者 用脩

引二國以過信得敗正見韓魏不可信而又不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明切）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婉入）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

明指信字故讀者未易詳耳 用均

趯趯來往貌獲得也

重世猶再世也

慨切激蕩詞旨悲婉不容聽者不入也 用均

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趯趯（天歷反）毚（音讒）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音拉）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

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趙。無齊。楚。齊楚無燕。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

西海至東海皆秦地言橫度國中東西也

燕趙無齊楚二句謂四國不得相救也 丙仲

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

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亾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狥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即前十五年內事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幷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歌得列四君獨藉珠履三千一節耳 瑞先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亾。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

諺曰利令人智昏

此與呂不韋事絕相類故傳中並及之　克之

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亾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

李園奸謀竟以制春申之命。可謂其人弱哉。

一時事偶相同故嘆息及之用均

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于秦可謂智能之士矣一策不謹而卒死於李園之手與嫪毐幽惜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用何必珠履其客為也 東發

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詢辱也

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閎深奧衍壯麗奇博如人觀帝臺天闕層宮屬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 用均

中間議論閎肆叙事精核從處不覺涉簡處不覺疎 文潔

史記鈔卷之四十七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寫雎恩怨烟波千里寫澤一言而奪處如轉丸於掌上矣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須賈魏齊鄭安平王稽穰侯展轉相入情節甚多而貫串絕無痕迹且一一詳至語常若有餘大是妙手 文絜

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亾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魏郊德有三亭蓋祖餞已畢無人之處也

此穰侯來得恰好不然不熱鬧 文絜

不難于後下車而難於初不下車冉圖已在雎範圍中 文絜

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讎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怠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暗含後來傾穰侯奪案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

將敘范雎上書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下文方有頭緒此是文字一梳軸 季黔

如此事務亦既無悶可寬只廣陶封一隙雎遂乘入之 文潔

腰斬者為椹質

劓棄即上擅專謂擅權也

雖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債事故其心最苦用均

概作關謂關涉于王心也亡猶輕蔑也

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註非是丙仲

永巷宮中獄也

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砆。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卒不足

轉下極矯健有勢連喚連應又或以應為喚相生不斷鋒如太阿之出匣而勢如谿子之引弓文潔

范雎欲言不言且餂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國策儘能模寫

提一箇臣何患一箇臣何憂一箇臣何耻而末係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發

末句振起有勢文潔

以為臣患亾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

何等感動

何等綁縛

至此復說出

恩猶汨亂之意

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音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韓盧天下之壯犬也

有洗發

到此不言內又只先言外雎所以深交其君而復能逐穰侯輩三人也

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淺言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子謂田文也

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或非孟嘗也

丙仲

秦之霸業定於此遠交近攻之一言

附猶言和好之也

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招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衡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蓋未嘗及親之也已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影穰侯）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

此始言內事見秦王益親信故

根深而後動 文恪

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亾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

危言以動之 毋子之間人所難言者雎意以不廢太后無以逐穰侯不逐穰侯無以得相位 奚暇計其他哉 季默

年矣因請間（音閑）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音征教）適伐國莫敢不

弊御斷制也

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

管齊自奇

到此纔危言

以前總只是模寫雎之羈旅入秦而撓四貴之權以淩總模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如手指語

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豈有秦用客卿毀笨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范雎欲賣賈意者賈亦疑之故以綈袍示恩反為賈責亦不可知也 用均

綈厚繒也今之絨袍

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亾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秦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

此處賈疑雎已說用故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 用均

須只范雎變姓名一句描寫千情萬狀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不得亦畧處反詳之意

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

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設）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都使）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亾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稍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幸

專要模寫睢之辱于魏齊顯于秦因以報復于魏故于恩怨處慮力嫻娜

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臣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賢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

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

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

平原固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之寧

虞卿弃相印而與魏齊亡謬矣

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賢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歩大梁。欲因信陵君以歩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

重語法

范雎大罪太史更不放過

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雎辱于魏齊賴王鄭兩人竊載入秦離人母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已恩讎蓋亦勞矣然卒以任兩人敗事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況竊之君以私所恩耶　東發

如此結束如此過脈騎龍手也

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由雎死故揭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澤後來結果已預定于此

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

款足者謂之曷鼻曲脚

到底只是止免禍一意要看其入語次第 文潔

推直荅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歎即挫矣 用均

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句是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季默

開口道破以下却又放寬去 文潔

脩辭未甚工然於粗莽處却是神來 文潔

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前三比稍填實得此圓健語承之風度便勝 文絜

列傳

主雖絕亾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

一意翻作三層有味有態 文絜

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

陡然直指若刺刃鋩鋒得竅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丙仲

以前文相洗裝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浮此作波瀾便濃有味 文槩

忽出白起蓋諷其隱 文槩

三子之功前應侯已道矣此復一一詳述若泛重複然游士詞鋒正在此要見當時面語氣象 文槩

及傳

欤也。而所以欤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欤也。而所以欤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亾國。夏育太史嘗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欤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稽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

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增一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

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

深意雖在代相然其爲睢謀固善 文犖

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

蔡澤雖以辨智奪范睢之位然免睢於難其有益于睢亦大矣

蔡澤傳不詳它事業只了范睢案

穰侯傾於范雎范雎奪于蔡澤智巧相危而不相悟猶謂之智士乎 允寧

范雎以亡因而欲間骨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驚動故澤之宣言困雎者即雎之謬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用均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戰國之士世嘗少之然俶儻豪傑亦有不可及者范雎脫死亡而取相其恩讎快意氣焰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籍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不可及也 用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文本好而太史公儘力模寫

毅事大都具報惠王書中此傳只是就書中衍出稍牽摭他事証之殆畧似報書註脚也 女潔

史記鈔卷之四十八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爲之憤咽而流涕云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仕魏為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遽苗燕委質焉可乎

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大用均

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

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護謂總領之也

毅能以羈旅入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計審抑以

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亾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乘瑕縚釁故也

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蚤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亾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
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
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
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樂毅報遺燕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
左右之心。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
歸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
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
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
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
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毅報君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歸前非而動衆志用修

文生于辭其辭衆真足使人泪下不獨崩通主父也 文潔

太史公前叙樂毅入燕本末甚詳故于毅之書如對鏡

功名二字是一蒿眼目

一〻應前叙事大呂齊鍾名元英燕殿名竹田曰篁言燕薊丘所植植齊土汶上之竹

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用均

此則所以畜幸臣于沒後之理 文潔

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物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用均

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隸者見大將老不宜輕 用均

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

又一喚

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

此則所以事先主于後後之心文槩

毅留徇五年而音即墨不下似失之迂耳遲矣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恐毅亦不能無失矣而夏侯玄之言語所謂耳熟故也

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

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歸燕不可明燕過而居趙也

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乏廉頗亾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

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

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屢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故好黃老本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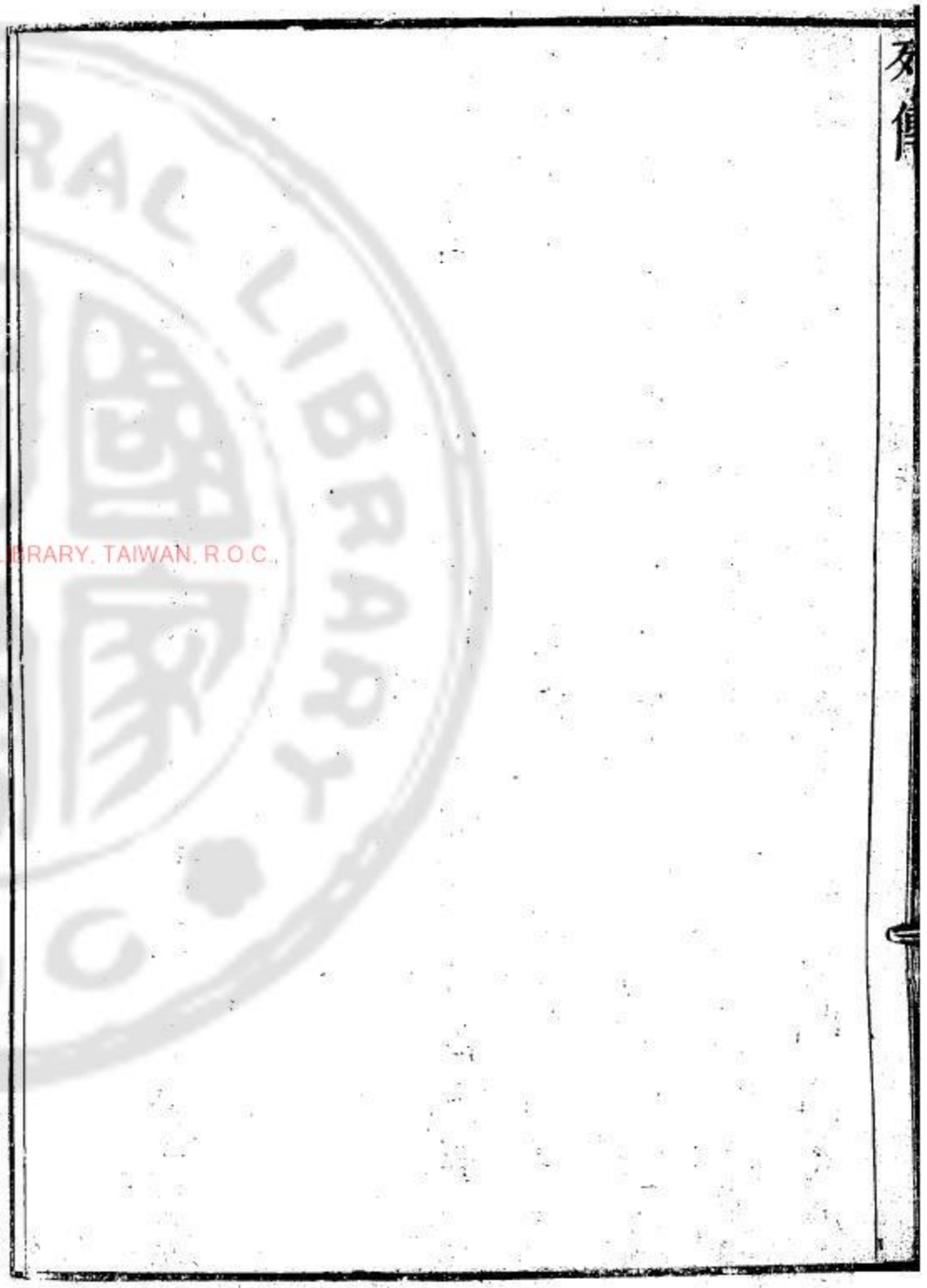
卿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樂趙且爲秦所滅亾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一作臣公）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須詳太史公以四人線索纔知趙之興亡矣

史記鈔卷之四十九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洗畏

暗伏關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奔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奔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

當時趙君用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用修

只此一事其人忠智具見有情有味傑賢固具眼趙王諸大臣亦具耳 文潔

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予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予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必殉璧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璧而失相如是以士予敵

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士匹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釁得璧其釁趙王知是庶幾免夫國賢

寫相如意秦王狀煞有精神兼扮兼說 文絜

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

有大體

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度字相應

着趙使者三字便濃有色 文犖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

嘻驚而怒之辭也

收語足前語有致 文犖

本朝于尚書之難也先本此

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

兩人大計敢秦有識者之相如繩池之會如請秦王擊缻如召趙御史書如請咸陽爲壽一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于秦一時勇敢之氣真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于此等處更著精神以練缻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王摩詰詩如畫

兩人相影處妙

以相如之賢猶出身宦豎及使虎狼之秦如視嬰孩願避廉頗者重趙故也相如所見豈下廉頗哉

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借前案反說）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

以下錯記廉頗相如功業

此傳只叙相如完璧擊缺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于始末處略叙數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以棟

趙奢名將又括代頗趙敗莫亡故附入之 丙仲

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一篇領袖）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佶前起後）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突起）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

此傳前叙趙奢事後段叙括之死于秦頗之奔於魏以附之總見趙將亡之兆云 以棟

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不欲人諫者佗軍中譁言也

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

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據高以陵下勢順而便利也

三人同功一體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

按相如與括母所論各據其一短相如謂括不知變合母謂括惟利私家夫變合不知必無勝算私家利則不能與士卒同甘苦此括所以不可將也趙王不聽固欲用之遂使數十萬生靈悉塗炭於長平之下而趙兌危矣吁信間之害可勝懼哉 以陳

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

伏案冷語

提挈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

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顧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廢用括：死復廉頗頗去復樂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又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

却以冷語收煞 用脩

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

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之去留生死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丙仲

看他不草草 用怯作波 文潔

李牧日擊數牛享士而不敢用雖王讓之如故及使他人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兔牧其庶幾 季燕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亾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李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

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觥射者 觀人民滿野固知聶翁壹謀疎 文潔 委恣其殺掠也 張左右翼兵訣之最也 襜襤胡地名 即頗傳中語脉

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亾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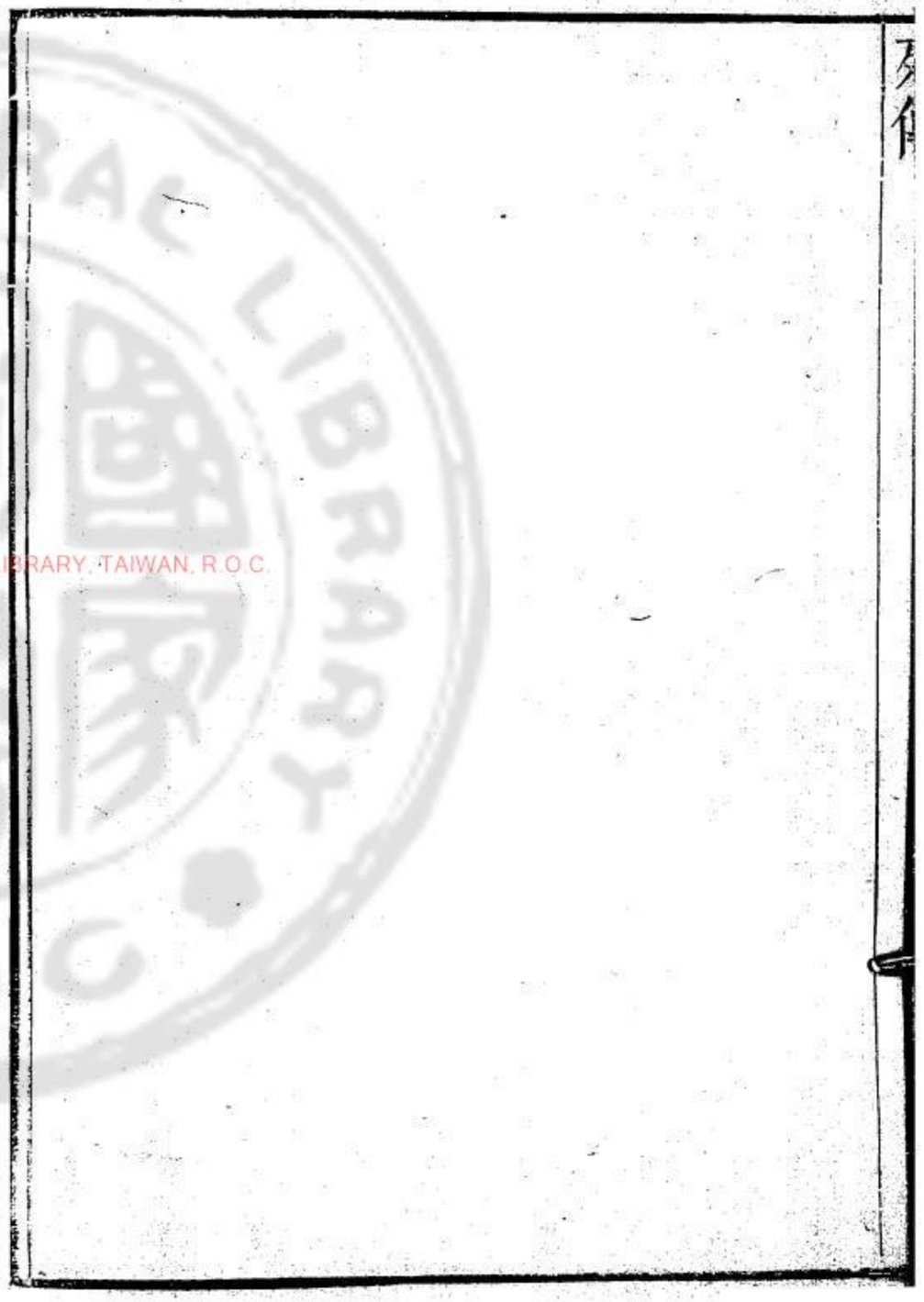
本趙人仕燕

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
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
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蟻）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
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
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
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
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
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小論中不入牧何也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
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
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不見知三字起文字自當如是 師望

前言不見知後叙單所以見知處何等曲折何等照應

史記鈔卷之五十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𠀤。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𠀤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𠀤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

伏後案

音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項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

看來此一計又怒齊懈燕之張本 克之

兵威在不測

田單將兵起自市伍故必爲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勝之意同

食必祭以致鳥鳶又設爲神師雖近兒戲然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故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而取勝耳此田單之本意也 子瞻

何等鼓舞 克之

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

怒之使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等激發 克之單守即墨使妻妾徧于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 東發

強示之弱

懈然後擊之

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

火牛計固奇然以齊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節次委曲 師望

亂而取之粧點聲勢如聞如見令讀者意氣踴躍 文潔

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亾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亾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

論後更復綴此正所謂浮雲斷雁者

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豫讓則以入刺客

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凋喪至此耶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

觀所叙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亾繫一布衣其推蠋至夫孰謂太史公退節義耶用均

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亾。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亾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傲儻卓異也

仲連有讓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元美

史記鈔卷之五十一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

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以上並客套
適游趙。會秦圍趙。聞趙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

鮑焦周時隱者

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用均

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

謂寢苫居廬也

斮也

罵烈王后

車重語以見奇文絜

此一言其力千鈞方見能烹醢梁王也 角均

論不肖帝秦乃見名義 克之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

激昂慷慨雖懦夫吐氣矣 用均

到此後折破新垣衍之心 衍庸下人也雖覩國利害猶未切已至于寵辱予奪言彼方惧而驚拜也 丙仲

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時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

暗指衍

暗危新垣衍

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操音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 伯玉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

魯連遺燕書不如陳餘遺章邯書

辭儘工意則不甚奇頗似有意為文謂為餒作近之　文潔

遺燕將書意指不合大義猶然戰國氣習耳　克之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亾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

明燕之絕救

指燕他將之失

推聊城之守之得

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下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詞非實事也

以作無言若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遊於齊乎蓋開之降齊也

魏冉封陶商君封衛

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死傳

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箝束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亾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

枝猶擬也

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勢權為厚利者也其一魯連虞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之于義雖不敢知然而仲連超出遠矣 用均

弃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亾。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亾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文詞故采入為傳然予首尾按之並隻言斷簡而其旨多嗚咽故愛之者易也此文如剟錦剪翠 應德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爲然。徒虛語耳。

此體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窘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

其意悽愴其辭瑰瑋其氣豪宕真千古奇作雖使字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為冗史公美其比物連類誠然大約微似賦體耳 文潔

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衛先生荊軻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

引事段段有結自篇首至尾少加憐焉總是言忠而無報信而見疑之意 文潔

懲忠信之受禍則宜隱 文潔

自諺曰至豈足道哉總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意 文潔

駃騠良馬也

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眥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矦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

懲嫉妒之不容則寧隱 文犖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前面文字凡七爻至此方收拾說歸梁王

上原無朱象管蔡忽出作對似格論未是却可結 文犖

紂刳妊者觀其胎產也

懲有功之受禍則宜隱　文犖

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覽寤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自明月之珠至末德言無因而結怨先容而樹功意　文犖

言委曲而監庆也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蛨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

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

阜歷也養馬之器也梁宋齊楚之間謂櫪曰阜

懲用之必由先容則宜隱 文潔

勝母以其名不順也朝歌不時也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草處

此論極當 克之

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辭騷之趣者也 用修

此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 用均

史記鈔卷之五十二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以議論行敘事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讓論入敘事中

以下並太史公變調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巧語)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以上推離騷本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詳張儀始終事為屈原諫楚王張本

從情狀處只用虛字斡旋此敘事之妙　文章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二水名）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于子蘭楚人咸咎焉頃襄不咎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文恪

議論叙事相間法蓋自公穀二傳來 文絜

忽又轉到離騷上 應德

序事未畢中間復雜以諭斷與伯夷傳略同蓋傳之變體也惟伯夷屈原太史所重慕故詳論之 丙冲

伯夷傳議論叙事猶分唯此錯雜 文絜

泄者浚治去泥濁也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

三閭之職掌王族之姓曰昭屈景

即漁父篇中語

亾秃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推屈平本意）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亾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彈振去其塵也

有情可態可詠可玩自是詞家風度 文寀

溫蠖猶惛憒也

雜而不亂複而不猒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以為長卿乎 元美

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

笯籠絡也

羌楚人語詞言卿何為不知吾善也

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

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

亂理也重理前意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

千年以來風騷一變

末著滅楚有深慨漢書劉向傳本此 文潔

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

賈誼用世之才
耳所爲賦自成
一家 元吳

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

通人豪士之筆不窮辭極思然亦自奧俊 文繫

貽利也

摛詞亦本屈宋來第太明白便能騷人之致 文繫

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鈆刀爲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弃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

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

盤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尤謂怨咎也瞝謂歷觀也

鱓魚無鱗口近腹下服不能遠飛行不能出域

神龍兮。沕深潛呂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河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歲在卯曰單閼日施猶日西斜也

用思比前稍縱觀詞則更加平勿文絜

予加美之辭

嬗謂相傳也

沕穆深微貌言理深微不可盡言也

畢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齊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糾絞也纆索也如繩索相附會也

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一云霧昧也

天地以下並用莊子

何足控摶言人生無足把玩也

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

謂李斯

作鈎轉也

烏郎反

放顯反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怵為利所誘怵也東西趨利也馮貪也

攌大木柵也或或東西也言衆懷抱好惡積之于心意

坻水中小洲也

懘介鯁刺也言細微事不

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眞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懘剬兮

是懘介吾心釐祭祀福胙也

宣室未央前正室

前席謂移席就之也

文帝子名揖

謂傅不載治安策是太史疎畧處

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

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誼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耳 以棟

轉摺幽耿

此贊意凡四轉而語奇峻

列傳

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原而因以自諭然說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間安國華陽夫人子楚夏姬嫪毐俱備頗似數人合傳 文索

史記鈔卷之五十三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不韋雖衰譎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本戰國策云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

伏奇貨可居義 正義

後立爲孝文王

即莊襄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叙不常之謀立子楚如手指談

謂密諫深語也

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爲太子也

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一句讀

妙妙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挾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

念者非其念也不常知有身而怨以念耳 用均

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

政生踰期天奪嬴祚也 丙仲

不常賣秦與春申君賣楚絕類 允寧

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亾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

將叙呂氏春秋先提是時一段何等原委 師望

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

懸金市門無能增減一字者蓋畏秦勢耳楊雄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用脩

以桐木為小車輪

但云予千金便住更不着有能續益與否最妙有致 文潔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

此事類樗里子

科百年後是術家語想夏太后常以此為言耳 文潔

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

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

不常大賈也以君之子爲奇貨而居之竊龍既多禍敗名當太史公以爲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 東萊

秦不用諫法此蓋歸耳

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毒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賢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亾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不常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氏穀梁並作曹劌

曹沫所為不[illegible]入刺客 克之

匕首短劍也

史記鈔卷之五十四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下不可及處

左傳作鱄諸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亾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亾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

先直言子胥知光欲殺僚後乃言其故又直叙下不言初追挈內志本末簡盡亦見法 文案

只三句包盡多少 師望

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大約同吳世宇語互有脉 文索

來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音燭）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指季子）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王僚兵徼之盛若是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善刺非他人所能也 師望

描寫專諸難下手處

酒酣及至擘魚語勝世家 文索

刺王僚下有鈹交於胷四字佳 文索

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熟魚）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晴伏浚案）氏而無所知名去

飲罷決非盛酒蓋深怨而辱之為溲器耳 用均

襄子斯言也其有君人之度矣

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

其友人傅之

奇

奇

厲惡瘡也

妻子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友知其心此必是知心之友 用均

借友人模寫讓之苦心處

國策有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等語不宜刪 文絜

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 高論

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

指為厲啞

有生色

意常而語妙 文絜

襄子又不誅使自爲計

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

請擊襄子之衣其計亦窮矣 克之

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無此楅畫

讀至此令人斷腸

一團豪氣 克之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特書里伏姊所言案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讎。與母姊如齊。以

兩固字有生色

列傳

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讎。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讎。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

名通

一作觴

音脆

兩然字轉語

收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應德

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

感慨

獨行杖劍至韓可見其氣如荊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此時懦士生色用均

此處要臧自家跡

兩莫知處思致極工

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緩急起伏宛然當時氣象會孟鳴咽之旨悽惋不堪

得姊榮而政事益增神采模寫處曲盡情事而詞氣更衰壯動人 文絜

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音懸）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弃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

恐其姊徒坐而死

烈若姊事尤奇令人舞劍於數千年之下猶若欷歔者 用均

此一轉有餘音嫋娜之態

自鄉使而下數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丙仲

歸重於嚴仲子一句截住最有力 文絜

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

荊軻叙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恨 季默

叙燕多慷慨之士因荊卿而波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與 以棟

荊軻怯處與藺相如韓信畧相似此皆古人文章烟波處

屠狗名惜不傳 文潔

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自好

怯

又怯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

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 元美

事大體奇又節節有奇遣詞奇形容奇即冷語無不奇 文潔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亾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亾歸歸而求

轉

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全以問荅代叙事如天馬行空

批觸擊之也

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慴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

購作媾合也
又講和也

到此引入田光

從武得光從光得軻展轉數語寫其情狀一一大備妙 文潔

更不須多言 文潔

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

到此引入荊卿

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亾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且叙語言併見叙事

節俠極致死非為難寔欲勉軻使死之耳 子象

與前田光坐定句相應

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

燕于此時亦窮矣然大約有三策武一丹一蒙嘉一此三策者孰為得我善謀者當能別之 文絜

因丹有此語此丹所以首叙曹沫也 克之

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視也）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此積謀而事竟不成殊足惜然事雖不成而竟傳固足備文案

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荊軻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荊非國士也所可取者頗秦舞陽一咲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

荊卿不逮聶政遠甚聶政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荊卿則恣于車騎美女之間矣

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

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愚竊謂非人情也當時必軻與太子陰取之而好事者飾奇或戰國慕俠節者為之也

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輕易得一人頭其發語如是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丙仲

兩癡人走做一塊 以劍刺胸曰揕

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讎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讎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音扼腕手也

奮怒意

叙匕首縷縷亦惜荊卿之虛發也 用均

以十三歲童子輔行卿亦疎矣 用均

卿既有所待矣丹乃強之使行而卿亦竟從其強鹵莽如是安得不敗 以棟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

音翠

舊接上

指舞陽

何等模寫何等風神

觀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用筆

如此從容 文家

應前與樊於期語

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

一時倉卒之變
舉寫殆盡顧虎
頭王摩詰画手
又添此一影有
洗發
寫不盡之情轉
入無窮之態
觀此氣象謂荊
軻神勇不虛但
劒術踈 文索
欲王推之于
背令前短易
拔
擿與擲同

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
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
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
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

至此猶含笑入
死地壯哉 文恪
此復舉生劫者
蓋事既不成漫
爲大言耳謂爲
實然恐悞 文索
軻必欲生劫秦
王可謂不智矣
克之
不怡國策作目
眩好 文索
不見秦舞陽下
落亦史公踈落
處
秦舞陽柰何竟
絕踪跡想未得
上殿 文索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
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
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
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
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荊卿之策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策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元美

前奇已盡復出漸離一事令人擊節 文潔

末後附高漸離一着以為曲終之奏

軻傳有離即政傳有姊皆天下絕奇也故疊疊用均

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亾。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酒呆）。匿作於宋子（縣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

以馬糞燻令失明

擊筑以朴秦王事雖不成亦見高義 克之

傳內蓋聶魯句踐高漸離田光鞠武樊於期蒙嘉夏無且凡八人安置先後臧

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令重以擊人）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

有脉絡不可缺一

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隙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　東叢

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之所以亡悉備此傳 克之

史記鈔卷之五十五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一二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徒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並由斯爲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

斯之本謀故挈而提之於此

摠括秦謀吞天下事 文潔

韓苦秦兵間作注溉渠全費人工不東伐也

斯文之工千年來所絕少者

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開口道破）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

現奇而高古馳騁而精工絕爲高作 文潔

此四君皆秦之先更不別引切實動聽 季默

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一轉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音決提馬屬）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音缶瓦器）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音韶）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

（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文恪）

（漫語皆精神然不失之刻削 文潔）

下句加一而字意更躍如 文潔

逐客書反覆議論組織龍藻而意切至 用脩

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又挈前

誤作結尾

卒括秦并天下後事 文潔

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盡于此真西山摘秦焚書一段本末比此篇稍詳

重始皇本紀削青臣頌語 文潔

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幷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

繆絀二字乃太史公指摘李斯心病處 用均

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

此處入諸親貴盛爲三川守及荀卿之語以照後事 允寧

既知爲害何忍甘之此猩猩嗜酒就擒者也古今人陷此轍多矣讀之感嘆 用均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稅言休息也

此後觀之令人怒髮上指 克之

始皇病且篤當召大臣顧命而私令趙高為書

授太子此其所以釀亂也天之亡秦到此

真字下得感切可為人主暮年徂嗣不定之戒 子象

車有窓牖閉則溫開則涼

從李斯所建議罷分封中來

高斯祕謀宜不令人知乃叙之詳悉如此且文詞甚工麗可見古時史職 文案

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詞意亦只平常却于匆匆處見奇覽之覺味濃而態溢 文絜

高其人面而鹿食耶 允寧

歷載趙高言于斯傳見同惡相濟也 丙仲

佞口亂義 克之

以其往而不返故曰大行

連下五孰與蒙恬字最俊快可喜 文絜

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淺也）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亾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舉蒙恬者挈斯所忌也

斯之禍身與禍秦根在此

管事字亦古用修

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亾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

斯豈有逆心哉

庶幾即僥倖意然却圓妙 文絜

高為此言便欲劫斯必聽

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亾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

暗指胡亥

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
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
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
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
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
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
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
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
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

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也

前言已盡但用緩詞致嘆乃斯遂降志最得情態　文章

嘆鼠之情于此畢露　應德

斯到此一點持祿固寵之心爲高所乘

趙高更立胡亥李斯不敢以危言動之卒遂所志克之

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
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
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
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
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
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
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
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誇我所爲
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

少蒙恬死一節

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

與本紀大同小異發問語全異文學

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高專以狂悖之言簸弄胡亥克之

大拉古來權臣新執國倣此一着剪忌樹恩以為威名

小人所以動君者以勢怵之以欲啟之焉得而不從也 用均

本紀有將閭此則有公子高 文案

骨肉自殘若此可哀痛哉

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

更法律

音宅

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公不及整頓處 丙仲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木名）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一作椈）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音谷盡也）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

本紀此後有責問斯等語一段文繁

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

與本紀不合
行督責
奇氣橫溢中更多精工語極為妙篇第持論左耳 文潔

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

放縱也

氣甚逸 文潔

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

為論本韓非詞氣亦大類非此段絕為工隋 文絜

殷法棄灰于衢者刑

文法變化不可言 用均

紗在轉解 用均

用豈字應夫字根起有勢婉而遷 文絜

峭峻也塹平也

斯持祿畏禍阿二世之言至此誅死而族收之固也

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

○擅○捍

美也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肆筆出之有奇有華 文索

若言于明主即是正論 德涵

此後稍漫衍 文索

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揜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

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說于秦何也

仍以申韓結截 季默

兩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亡秦

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獨趙高也 丙仲

以二比叙事太史公褒調

太史公十分詳高奸惡從來模寫李斯本末

秦之亡惟此數語耳禍害至是哉 用均

非高之能愚斯寔自愚耳 克之

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探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矣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矣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

少輕也固陋也

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

觳作角〻者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戰國時用相戲樂

文只以奇氣勝其詞采則隨筆出初看奇偉再看稍覺未精細看又無可增損固是文家上乘構文者要于此會其神 文潔

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惛眊之極令人可恨 克之

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

文氣甚肆然自快設少加琢磨固當益精第恐便無此態勢 文潔

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吾今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

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賢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

自古以說賊之言誅功臣未有不誣于謀反者也

併載此書見與前所對書阿二世者大相反用均

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

李斯所謂七罪乃自陷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豈知矯殺扶蘇蒙恬以釀君之暴罪更淳于此者 季默

自古權臣以私恨誅大臣大畧倣此而成獄

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蓋中反覆慨然身世之感古云貧賤必慕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信哉 應德

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

應前上蔡布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卦之用字玅吳越春秋亦用此句法 用修

與本紀牴牾 又繫

列傳

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

深居望夷宮

與本紀參互

此傳詳秦事者所以罪斯之亡秦也 丙仲

責李斯極當 文恪

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本紀以爲二世兄子

音敵

斯之結局

確論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

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從荀卿學）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攷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世系見蒙氏世將世有功不宜殺二兄弟 允寧

叙事宜詳而略然謹嚴有法對使者語宜畧而詳然矯健有勢 文潔

史記鈔卷之五十六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通篇以客形主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恬常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秦法以吏為師名臣往往從書獄出

以上次蒙氏世將兵之功以下暗點蒙恬蒙毅兄弟罪案

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末此是太史公極力着意處

以父犯五刑妻子沒為奴婢故云

趙高無傳世系附此餘事附李斯傳中 文繁

蒙氏禍始此敦一作敏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蒙毅在沙丘斯高謀必不成遣禱山川此天之亡秦也 丙仲

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

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

子嬰此諫可謂甚正然倘觸高之忌則不免于虎口無以成討逆之功矣殆哉用均

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此傳語氣大約與李斯傳相似蓋俱出秦文 文潔

語似隨口而對不甚雕刻亦無深意然詞氣自溢如 文潔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

大夫指使者御史曲宮冀其傳奏于王亮赦之也

由此觀之百里奚亦不終信于秦〻真少恩哉繆之謚非美此又可証 用修

言惡聲狼籍布于諸侯

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笞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極明切

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

參即三卿伍即伍大夫欵參伍更議

蒙恬今明知道趙高所爲而不敢訟特曰參而伍之無限哽咽振救也語似倒言前人愛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

此與白起以坑趙卒為己罪同其實明己功耳 文索

一句結束自悲酸 季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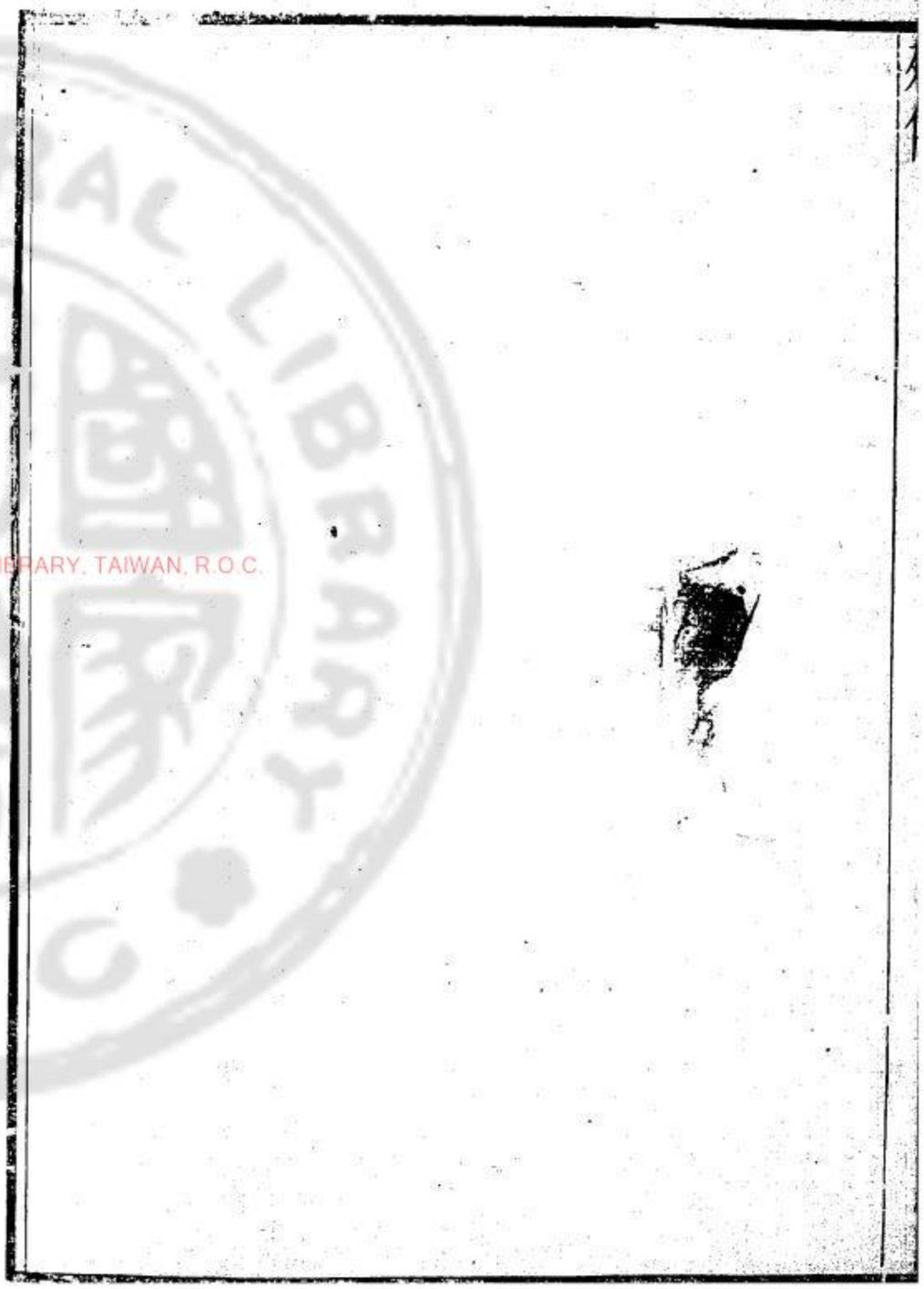
責恬無大體

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燭趙高之奸而討賊可謂賢矣生逢末世不幸蓋與劉諶曹髦同哀哉 用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叙俚事乃頗多雅語 文章

史時故實客

辛為請決乃父客為之註誤

丙神

史記鈔卷之五十七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刎頸交其後為相攻擊相報處更工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亾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亾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已識二人成敗 應德

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亾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案門者即耳餘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

按此首事第一妙策 丙仲

匹夫當草昧時須如此做手

酈其於漢三年亦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而子房以為不可細思之陳涉始亂可也而漢三年則秦已滅

矣而兩爭天下者特劉項耳故不可天下之勢如奕局然一着先後之間便異也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亾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著此數語關明乃暢文勢

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音藏）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

以物擿地皆爲戲

少年未必有是謀也通既假之以恐范陽令又復假之以悅武信君通亦辯士之雄哉以棟

通說范陽令開其所畏說武信君中其所欲 應德

有高屋建瓴之勢由直處見壯由峻處見奇 文絜

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

有布置

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爲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 用均

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爲陳王狥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

一一案前

晉甲將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人之計工夫非陳涉始相與起蘄意

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亾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其不用兵
革驅策而已
也
養卒乃逆推兩
人未萌之欲實
不外此故其說
得行而卒歸趙
王也 以棟

養卒甚奇太史
公載之亦備至
為御而歸想見
其時亦為稱快
用均

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
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
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
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
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
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

後四出此兩人

欲其泄漏君
臣相疑

傳嘗患無奇此
養卒甚奇又道
逢王姊又出秦
間復亹亹也
用脩

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
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賚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
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
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
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
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
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

詳

李良之躁險若此而耳餘方佐武臣何以輕授之兵而令略地常山太原哉

以上摹寫兩人之交以下悉指其相殺本末允寧

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初號刎頸交後卒如其說云

十中冀一兩膝秦

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亾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

覆前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鉅鹿之戰詳羽本紀而此處獨詳餘所以不敢為前救鉅鹿處以通篇只欲模寫兩人之交故精神獨注于此

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

詳先後傳大畧張耳走負陳餘 文恪

餘唯携張敖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怏怏不膩起而推印解綬則過矣刎頸之交卒以相殺悲夫 應德

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

怨也 惜也 怨責也 陳也 稱譽

楚之王諸侯不平豈特耳一人哉陳餘之客及餘自怒獨指及張耳以兩人曩深于生平之交故也此是太史公點綴精神處

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于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應前）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P.O.C.

韝者臂捍也

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

餘謬矣

一篇局面結此

此時不宜遂稱高祖漢書改為高皇帝最是文潔

壁中着人欲為變也

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亾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

應前致千里客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剟亦刺也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

○剟丁劣反

以私情相問帝命私問固是愛奇却便有泄公來 文潔

語惻千古 用脩

貫高之義不背君高祖之仁不戮忠皆難事 允寧

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

音鞭舉土器

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

此與田橫謝使者詞意相類

寫貫高始終如畫　應德

豈顧問哉謂豈待回顧通問哉　會孟

四相字有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陳之隙非專為利克之

太史公一篇主意

卒相滅亾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嘆息有味

或問張耳之出鉅鹿也所謂詰責陳餘以無救可乎予應之曰兵必得勝算而動秦兵之振慴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為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壁其旁者衆並不敢前鬬且張敖以子赴父之難亦從代來姑逡巡觀望其間嚮非項羽之擁兵數十萬而破釜沉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知何如也而乃欲以遽過餘可乎哉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不可解看上語意謂其喋血乘勝日則有聞身已為王彼時不反此時乃反如此下語最是用力處意日字句讀聞字誤會孟

太史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

史記鈔附卷之五十七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1990

見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用均

此贊曲折意奇甚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惠無見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用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改姓恐未然想只是以刑故人着于名上呼耳文潔

史記鈔卷之五十八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遂率其曹偶亾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遂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

羽之敗秦兵由布先渡河嘗之故也

曰不往曰不佐曰不敢往既極狀布之倔強方寫出項所以不擊布之故何等次第　李默

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

暗伏隨何說案

主舍也太宰掌饌食之官

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

此三句先挈布之情事下一一破之

氣平文質勢亦稍散緩文絜

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

應北鄉句

破其與楚

應託國句

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儌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

破楚之不得爲強

加也

開其予漢

一轉又明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觀何說辭與其行事絕是戰國說客風度 李默

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亾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亾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

折倒布心

甚詳次

折之以不測之辱寵之以非望之禮

因說布曰。事以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

成也

向也

四腐儒兩卒五萬騎五千文質古有味 文潔

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漢之封功臣過制所以多亂

布禍自姬始色嬖之爲患如此允寧

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佗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亾。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

愚以布假令傳檄燕趙當是時盧綰王燕張敖王趙漢方定天下而同姓諸侯王之屬齊濟以北殆犬牙錯也布豈能爲功乎

昔吳之肆楚以三軍互出有功今楚之抗布卒以三軍殘敗何也

或曰布特憑棧馬豆誠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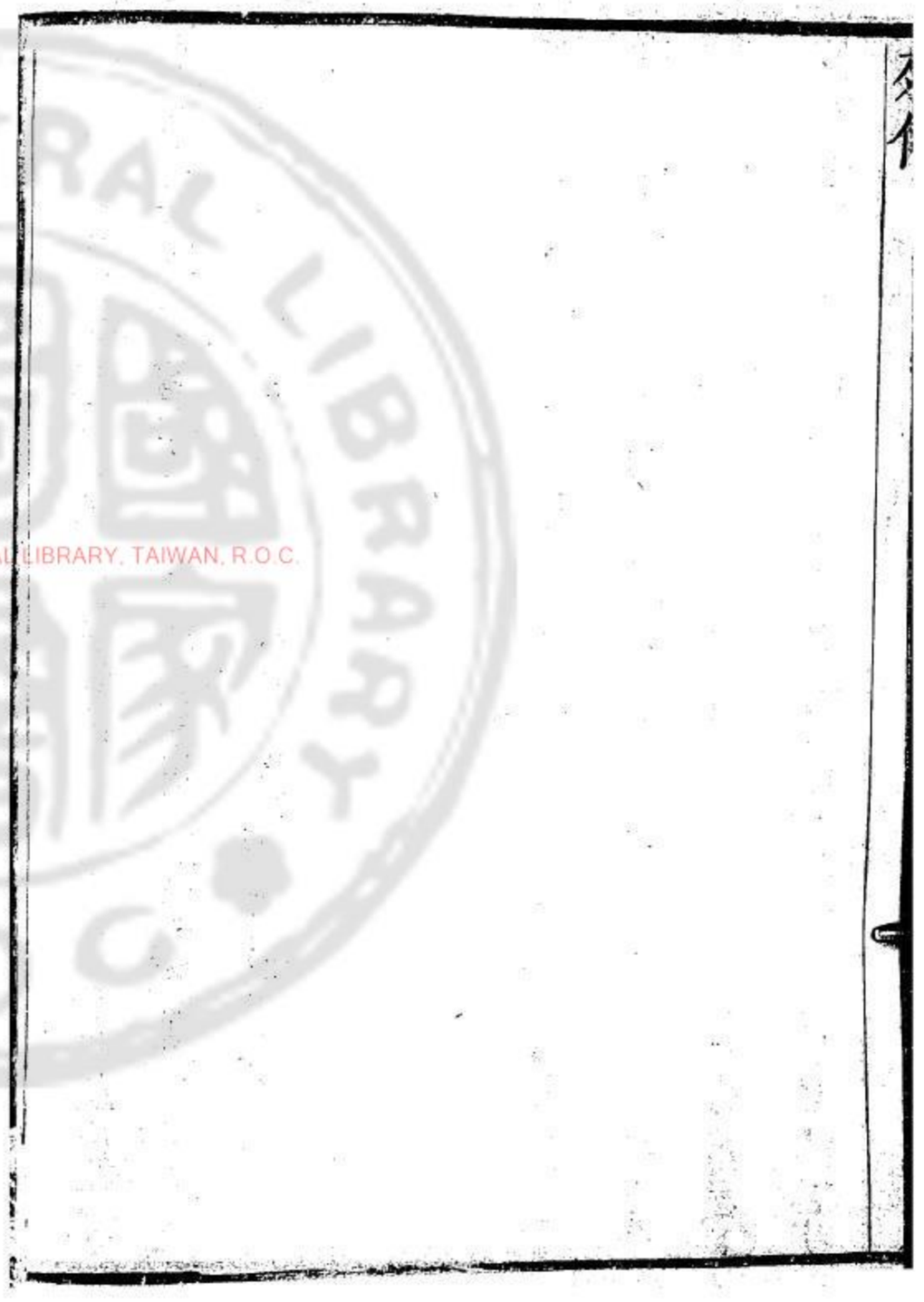
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亾。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應前廼見番君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英雄常態 文絜

叙三事俱有致 文絜

未起而牀蓐中食

史記鈔卷之五十九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所授此失着處首叙其貧困者以其伏劍封侯王而裂土千里及報漂母與忘辱已少年故云云文纔波蕩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亾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于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亾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亾何聞信亾上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亾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亾何也何曰臣不敢亾也臣追亡者上曰

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鋪敘蕭何奇信追信拜信始末不遺餘力所謂功第一者亦為此季默

詠字中隱却正高帝動心處 文槩

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

廢伏也 此特及耳字此所謂及也字大有語勢 文槩

匹夫之勇易見婦人之仁難言用脩

言語嘔嘔。音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兵法曰多方以誤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廣武之築絕工而歸却能反其築以爲功

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或問信之下趙也以背水陣乎予應之曰非也善行兵者必不示人以桡此信特謬諸將之說也蓋信乘閒與而下趙趙之隘曰井陘使成安君能用左車之計而親為深溝高壘以固之信特投虎于匣矣唯閒視而知其不用故敢入焉信之慮蓋亦岌岌矣兵入之後又安知成安君不以戰少利而悔悟乎故兵法曰薄人于險利在速非為水上陣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趙幟而立漢幟則成安君失利而還壁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謀定而後動誠入虎口一舉而斃之矣

信奇處全在拔趙旗幟上　應德

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利而誘之

模寫信戰井陘情狀殆盡 應德

亂其耳目奪其巢穴 應德

亂而取之

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爲戰。今子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亾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亾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亾。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音瑜美也）褰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

此中眞景惟信與廣武君知之諸將不知也

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音）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謁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發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信之急于請王張耳爲己地也漢卽遣使約之曰定齊後卽王其地可也而顧令信請爲何哉

漢王之間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窶身出成皐後兵已散一則欲收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則恐耳信瞰其兵折於楚而生離心故為此計易置諸將以示武耶

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聽蒯通一說破既下之齊復追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

此策亦工與前廣武相似

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

齊為主

漢為客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亾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亾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

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喜。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願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幸爲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賢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執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矢石之鬬何時而已乎大略通特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然韓信前不能推轂廣武君後不能推轂蒯通亦可惜此兩人者漢所當收而用之者也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陰揚楚

睛折漢

文奇肆有逸氣 文絜

楚勇漢智兼言兩主 文絜

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皐。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

徐徐引入韓信身上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靡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

（此一事張耳傳不載）

二人猶言此二種人也

名言 文家

入通語雄偉曲折文之奇者師望

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亾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亾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

此時信心畧動此二句太史公為下文謀反張本 評望

只貴斷一意而多為駢語頗似商鞅變法武靈變服語 文潔

取譬及覆棋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為第一會孟

喪惡其無

以高祖之寬仁大度尚未能釋然于雍齒乃知不念舊惡亦難事也觀信之待少年則信豈庸庸式夫耶

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賢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亡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

信直向人乞頭猶是節俠遺意昧大畏死頗乏壯士氣 文潔

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如此心事寫得到髓 文恪

信於此能如魯連之辭爵而逃海上則善矣而猶鞅鞅稱病不朝耻列絳灌及噲等非所以自取滅亡也乎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

語止指畫一二不盡說而無不備且其語勢殊若挈手密示之狀妙〻文案

此情似語豨漢信幸臣也偶通辭淮陰[illegible]何以遽[illegible]豨反[illegible]未詳且[illegible]自周昌稱言倉卒激之安得與淮陰有風謀此皆忌口辟陽侯輩讒之不然漢廷謀臣詐以此論殺之耳

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

蕭相國之謀深矣

一篇結尾有生色

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

故往言是說客態 文潔

忠如此乃是辨士師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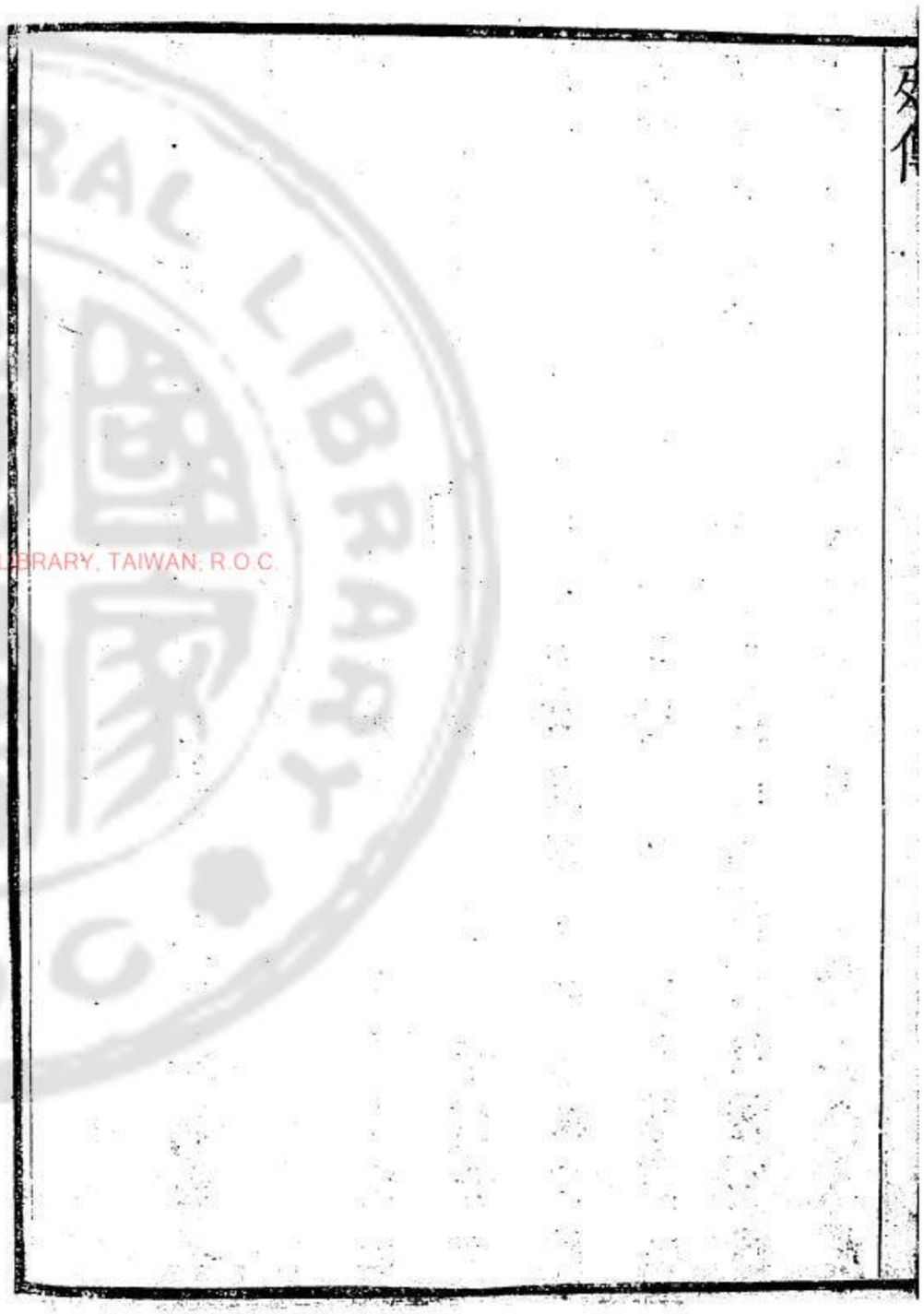
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評蕭何云與閎夭散宜生爭烈論信則曰庶幾比周召太公較擬錙銖不假 文潔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爲最破魏以未嘗破趙以立漢赤幟以囊沙波皆泛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鏖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直叙而簡嚴
應德

史記鈔卷之六十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頼川。盧綰絕籍糧餉。
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
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
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

漢王以韓王信略韓以彭越略梁語所謂擊雲手

中。廼說漢王曰。項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是。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

以韓王信王太原俗胡可也治馬邑是棄之於胡也信失策而漢亦失着矣

高祖遷信于晉陽可謂合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之意而疑信通胡則非矣

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頹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乃

閼氏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曲逆秘計乃於此稍具大概 文犖

全兵者似若謂兵伏無不具耳乃顧解為無雜伏恐未必然 文犖

使人厚遺閼氏。閼氏（音燕支）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音悶）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代地名）。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

韓王信報柴奇書調殊不順蓋心曲而言詭 允寧

敗亾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亾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亾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

叙次盧綰親幸顛倒委曲反復有情 玄超

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頹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爲龍頟侯續說後

一本有拜字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賓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忧也觖望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亾在胡見張勝曰以前俱詳次綰之見幸于漢以後德次綰之倍漢以取臧荼也然親愛如綰而猶爲臧衍張勝所誑誤至于亾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太薄數以猜忌誅之故反者十而七八耳悲夫

次綰疑惧欲反不反狀如兩人手指語而漢之待功臣薄亦可互見矣 君謨

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綰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亾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亾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

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
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
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
復歸居歲餘炕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
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
不得見盧綰妻亦病炕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
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
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
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
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
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
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
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
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
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
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

淮陰傳中漢王十一年豨反此云七年不知何也 用均

漢子陳豨之易有四赦趙代吏人及所為詿誤刼畧者則士卒悅矣赦守尉則凡郡縣為豨所下者皆望風反矣封趙四人則壯士思奮矣千金購王黃等則麾下去矣以此攻豨何有也

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

予讀淮陰傳太史公謂豨之拜鉅鹿守也過辭淮陰淮陰方怨漢之削其地独其爵而與絳灌等也故即挈手而陰說之及于代竊疑淮陰雖怨漢不當如是輕起反側心及讀豨傳以周昌疑其賓客過盛漢且遣人覆案之豨故懼而反然首尾並不見淮陰佐豨之迹豈當時呂后與蕭何等自以高帝之老而將兵于外恐信起不

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眞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

遠。迺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雁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稒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稒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測故詐令人喧言之而遂怡斬之耶或曰太史誣乎予曰古今之史以流言污緩功臣頑卿者衆矣高后時功名被誅而非其罪亦不特信一人也

文一串似世家體應德

史記鈔卷之六十一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氏兄弟相賊殺而頭緒如絲之棼也然詳次不亂此傳畧相似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頭緒極多而叙得有條理轉換無痕勢更暢 文潔

諸田多故而太史公詳次如畫

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 應德

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田榮于假同宗也何至若此

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其肉不然則致死

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亾走楚。齊相角亾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畱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

不了語 二轉 提話頭 三轉

齮側齒齩也

次諸田之所以王與田榮之所以獨不得王而以反楚卒亡之故如指諸掌允寧

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四轉）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五轉）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六轉）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

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七轉）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亾走楚田榮畱（八轉）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亾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九轉）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

太史公亦有潦草欠工處

人相聚叛之。榮弟（十轉）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十一轉）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十二轉）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重）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十三轉）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田橫（十四轉）亾走梁。歸彭越。彭越（客）是時居梁地。中立（應在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

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

二人者義士也。愴乎名不傳太史公之輕節義類如此　文恪

後世固無此段奇有此段奇亦無此段語有此段語亦無此段叙　文榮

壯哉千載如新　文榮

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

史不為通立傳乃論著於此 丙仲

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更奇 又更奇 結奇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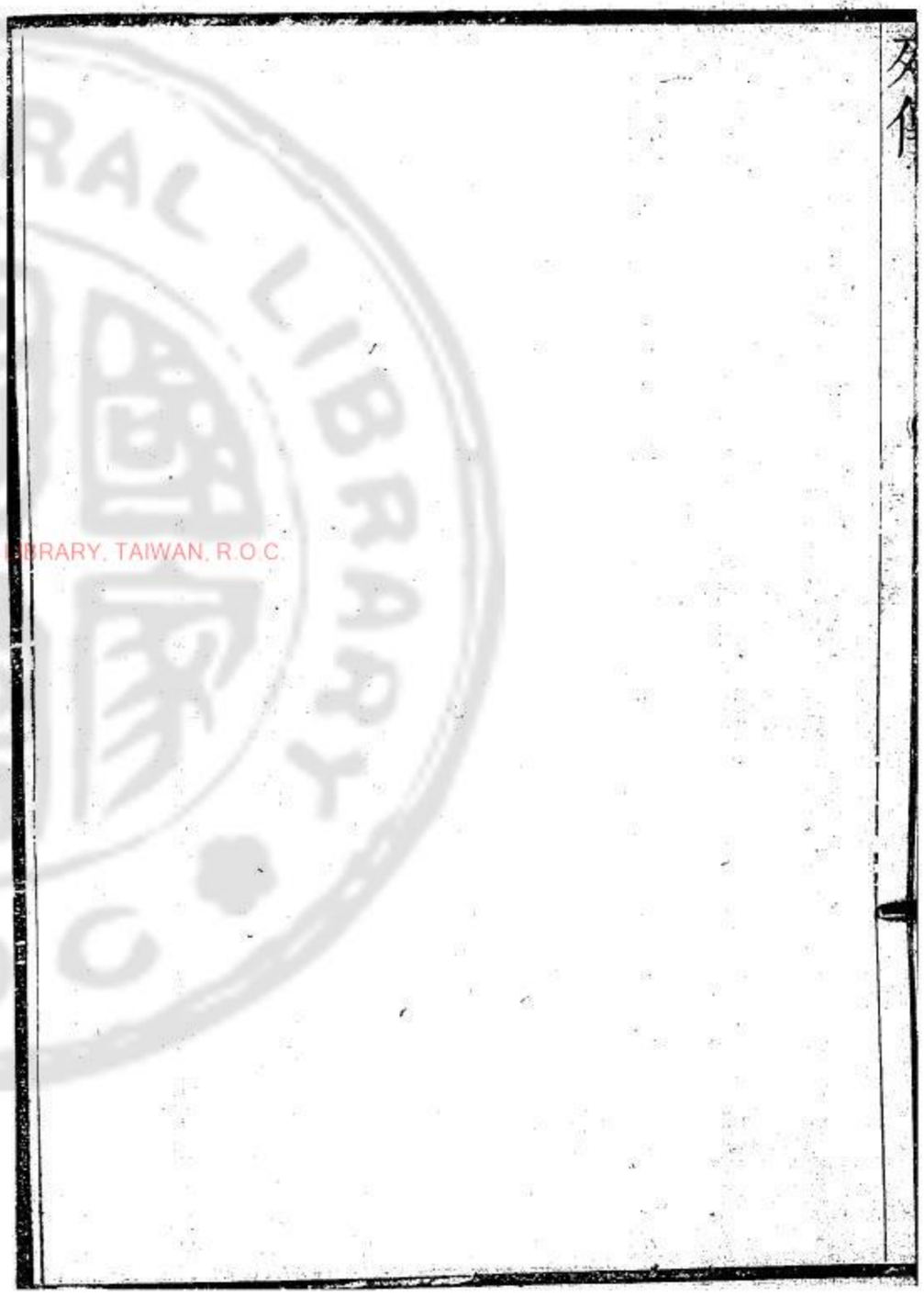
信橫 書名雋永

安期生仙去矣而蒯通終不可識

重用此兩人似在有意無意之間 文潔

儋始王及橫與客俱死處大奇大奇遷悲之而歸過於通有以也其次更王凡十數轉如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傳四人各自有筆法而寔總成一片文格

史記鈔卷之六十二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太史公譯次樊酈滕灌戰功大畧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並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最曰疾戰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卻敵曰陷陣曰身生虜曰所將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書其戰陣之績有不可紊亂所將此以各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

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擊攻也應總

兩常從亦見當時獨親厚噲不特戰時為然

會孟

漢書上聞爵註曰往自上聞

傳內序軍功各以從字冠首并附因功加爵益錄不編年月又是一體格

以前紀噲戰陣之功甚眾及次噲救鴻門之急獨詳如畫。

攻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雒。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提醒）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

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旣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旣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棘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即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胡熊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一事重見語比項羽本紀較簡而點綴噲處半神固溢如蓋此傳在噲見刪潤法然以全史論之彼既詳此只著一二語亦得文潔

涓如此洗裝

收一句于此何等精神用脩

從是在帝後別擊是自行用脩

真西山摘錄漢王賜爵起至三百石十一人止

最功第一也

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

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

先只叙戰而別事繫之後不以年月次也則文體整潔。應德

闥宮中小門流涕數語粗粗鹵鹵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獨似噲口吻直是子長筆力

至一絶字可諦可悟趙高一句更嗚咽而長用脩

亦爲臨光侯句筆端歌舞用脩

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嬃（音番）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洛陽。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殺漢王爲帝。其秋燕

言不能行人道

篇中以字乃一即冠冕

此傳却與前傳體格又別各以以字起頭懸官名于上附戰功于下節：相承亦不用編年

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

地名

不能治官事

國爲重則朋友爲輕是故寄不給祿產北軍不可入也酈生之節當以賣交爲盛賣而取敗猶將褒之況一舉以定漢社稷哉

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

此提數

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此傳大略與樊噲諸傳相似而精神模寫或不及故真西山絀而不錄

人告高祖傷人高祖自告不傷証之果

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鄲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

不傷翻坐嬰罪繫獄且受掠也

此傳亦用以字冠一節事與酈商傳法同 應德

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貢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嬰為太僕始終故傳中每改稱奉車亦每云兵車趣攻疾戰本職事而言也

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侯面首向之也

觀嬰初證高帝不傷已及不弃孝惠魯元并入宮廢少帝立代王諸事蓋信義人也高帝引以為太僕示親信有見乎　應德

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今北）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

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南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

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

灌嬰傳

騎平城南。三陌、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陌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

此傳亦有從字法亦有以字法又六增受詔字又用嬰名冠于其首

精神獨在數疾力字用脩

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頗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嬰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

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此時嬰為大將故後戰功皆槪所將卒亦一體格也 應德

嬰為騎將長于騎事所將卒亦習騎故每以虜騎將成功此太史公叙事針綿處 季默

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

以上並從功以下級獨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迭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犖母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音秋閻縣名僮徐二縣名）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鄫。蕭。相攻苦譙（音户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顧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

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頻陰。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漢亦罷兵。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

嬰屯滎陽。齊止而不前。最是緊要史筆有淺深處。絳侯得誅諸呂。千內而齊發。

歸者嬰之力也。蓋勇健而有定識云

定嬰之功不在絳侯陳平之下。此傳有爲用脩

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言其質直陋彊如木石焉

史記鈔附卷之六十二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二十六。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太史公于孝武時丞相自平津武安以下不多見大畧以草景帝紀幾爲武帝所誅以故避忌不獨紀武帝多諱而於公卿間亦異倫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傳畫出酈生狂態 文恪

寫酈生本旨有生色 應德

史記鈔卷之六十三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寫出軒昂落落
疎鹵之態 君謙

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蒯徹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一句道破後却語解 文絜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確見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

並也

文法若與前發端四語相應文絜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亾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

酈生於此時只合以義止韓信兵

今以封功臣思食其故而先引商功起之有情 李默

此傳有寫生意態 應德

以爲酈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

使諸侯必有可觀柰何無述文案

賈比他說士最情實溫厚會孟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音椎計）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

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特漏宕耳

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嶆嵔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言其寶物貴輕而價重可入橐囊行故曰橐中裝他送他物稱是

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陸生恣意敖遊為終老計示諸呂以不足忌此等事在他人若不必書然首尾不滿百字而陸生智謀口語情性日用人情世態如見其家庭問其委曲用脩

不鮮言必鮮美莫令見不鮮之物隱患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我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雍州縣名

發案

有脫文

生一言而定社稷 丙仲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

一作豫

言狼藉甚盛

陳平盡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

朱建性本義而廉特為辟陽侯盡篡一節可恨

辜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日君矣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矣乃奉百金往稅（說同）列矣賢人以辟陽矣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矣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矣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矣行欲遂誅之辟陽矣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矣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矣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矣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矣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貲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矣辟陽矣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矣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矣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矣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

朱建何不引初誼御辟陽侯之稅金豈其為母亦無以葬而遂屈耶 文格

平勃等誅諸呂而辟陽侯獨得脫何也豈建從平勃開說曰呂后且崩而今且按法訟誅之是所以汚衊宮闈故中止耶不然迎代王時辟陽侯抑嘗與謀故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效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效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

文帝惛建之自殺而又官其子必有一說

子能死節又與太史公善柰何失其名　文潔

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漫出附

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較前叙踪跡更狂　文潔

篇中十五天下字十三足下字四先生字十一陳留字十四沛公字若故重之以見奇者至他語亦多重固自一態勢　文潔

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捻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叛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

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亡。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滎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諸先生筆亦自好

此叙戰功處與曹相國世家并樊酈滕灌列傳同一丸例用脩

史記鈔卷之六十四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繇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傳靳以下俱裨將凡次戰功必係以從字為案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看太史傳傳靳諸將可見高帝賞功臣最急之率

疾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一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黃南。破之。身得

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音肥鋒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赦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郊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幷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

此傳雖簡短至叙無離上心與涕泣留行處忠愛藹然

語近婦人 允寧

以傷心語着愛不得不混襄之 會孟

列傳

一縣二十三。得王桂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音薛）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篤厚君子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直從此叙起 應德

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為漢叙事耳 應德

史記鈔卷之六十五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敬傳只叙四事皆古今大事也 應德

言馬箠示約 應德

輓輅子有許大見識 應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奏short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書即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用均

說士大開得口要人兒女亦任渠將去 應德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亾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

被中行說覷破 應德

敬既知冒頓殺父妻羣母不可以仁義說而曰不敢與大父抗謬矣 師望

敬創此說其卑中國而爲後世禍不淺 丙仲

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酒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詔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倫胡都關中兩事結案在此應總

普言百萬可具今言人民少何前後之相悖也但徙六國後裔實關中亦一策耳克之

小論中希世兩字一篇精神所注處

滑稽免禍之口施于昏秦無足怪者克之

不載敬所終

專模寫叔孫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
數字轉折間梗概可見
有此一着叔孫非苟諛者

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亾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變服取寵其人見矣 克之

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稱爲聖人先言此後言彼文有貫串 允寧

希世得所捧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

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

以兩生不肯者摸寫希世處

淋漓可喜　文案

引繩爲綿立表爲蕞標準也

此與美人習兵無異　會孟

此儀直行至今日大略皆秦故尊君抑臣之舊也而三代以前上下同體處消歇矣此可見萬國以禮直自有本

作酒令法也

陳次歷歷雖未嘗至漢廷亦可以想見漢儀矣用均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五用以下字）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今謂之鴻臚）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

此數語亦足蓋前愆矣

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應前諸生且待我）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一篇結案）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淡薄味也）其可背哉。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
公言。及上罷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通
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通謂叔孫生
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從爲太常。定宗廟
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
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通
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

戲。却是高帝本情衆人莫能識文章

叔孫雖希世取容然覽諫易太子數語凜凜然有正氣

按此亦其文主之過希世餘波處

通以前希世未怪獨此爲惠帝文過深可恨也克之

叔孫獻策以篤出遊何哉　名宰

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
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
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
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
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
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
興。亦不載通所終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棬。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一篇全是俠氣至文勢語意莫不然為某人傳便作某人形狀最是史公妙處文潔

史記鈔卷之六十六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爲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公因傳其任俠故略之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

按兩心知字一意

太史公識高筆力亦高在此等處 文情

千古之言

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

漢書作趙談史公以其父名談故克之

季布爲曹丘所收只是一好譽鬬着了手

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

漢時此輩為世所重

敘布及其弟渡及其母弟意殊巧合三復之有餘情有涼思瑞光

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

附丁公只為高帝不殺季布上帶出來

季布之忠雖有慈而必用丁公之不忠雖有德而必新書附于此見高帝善用賞罰也玄超

季布重諾欒布輕死非為氣任俠不能故同傳以棟

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

往時彭越有贖布之德至是[illegible]祠而哭之趣湯如歸士為知己者死固所甘心玄超

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悲壯

音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史公先立自家影子

一自重其死一不自重其死挫屬兩人同心處

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屬（挫）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屬（挫）

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盎立朝頗可觀獨以計殺錯為營刻耳卒亦見刺報施之常也 克之

盎蓋俠客之雄頗播弄漢廷君臣 文潔

自送是若目送恐失體蓋漢書作目 文潔

史記鈔卷之六十七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亾與亾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

故得為中郎

盎為兄所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二句了鋒侯一生斷案 九之

古人之詔每如此 文恢

看他兩及字與上弗用上弗聽多是文中轉折措置處

謂有高行不足毀名正是蠱人主心術處 用脩

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微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結)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連)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太史公叙高世之行三各引証古人曰過會參遠曰過許由四曰潍貢育不及文法整齊中不整齊此伸縮之妙 季默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抗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刁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

諫下趙同諫馳峻阪却慎大人率皆根引大體慷慨一向来 季默

騎倚也衡如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驂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

以文帝之賢直諫尚不得久居中況末世乎用均

毋何言更無餘事也

金五十觔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

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詭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

錯之欲治盎以反也所謂先自行陰賊以陷人宜其禍不旋踵陰符家之驗章章矣

謂猶可絕吳反心也

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

伏殺錯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

有從史又有不忍刺之客何奇士之多也惜史逸其名 會孟

言汝有親老帳軍慕此決之以出也

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亾。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音帳

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鷄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老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

分背一時各去也解節毛不欲令人見也

又增劇孟無故生閒巷甚高會孟

平原君尚不知毛薛二公安陵富人安能知劇孟 玄趣

古之待罪位大臣每如此

梁刺盎天使報錯也孟竽言非自殺之一閒耳用均

掊生秦時善占者

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語塞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掊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

錯傳頗多唯模寫其得君處耳 大案

按古人學輒有用即此可覩 瑞先

孝文不聽由寬見錯之本末出申韓

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陿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削地非始錯議也自賈生痛哭盎諫淮南漢廷諸臣無不知當特畏禍及已偷安旦夕耳錯為家令時即以為言至是請削之蓋忠臣用心無大於是者錯父雖愚亦知安劉不得不爾則其子忠也非誤劉氏也 會孟

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用均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暗伏後令盎說誅錯案

有鄧公一段鼂錯功罪纔發明

景帝聞鄧公言固已恨盎輩所為讒殺錯矣而不聞其下誅盎豈帝忌過而將匿之耶

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

附列小傳

不急匡救二句最中錯病盎之詭錯寔召之丙仲

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侯間。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伉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量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亾軀。語曰。變古亂常。不久則亾。豈盎錯等謂邪。

釋之不阿處大都與盎同而釋之守正以誠將之盎用術以譎致之同行而異情兩傳中摸寫意衆曲盡 文紫

史記鈔卷之六十八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學問作用大約從黃老中來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貲○同)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可施行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久之者五頃之者三
以歷官次行事

敘齊夫利口情狀甚悉 文恪言才無可恃也

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畧而說。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欺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

帝幸霸陵突然
馳車馳邸鄣道及
思石槨二事甚
可怪

走猶向也夫
人邸鄣人
倚爰即今之
以歌合曲也

陳絮以漆著
其間也

後文帝竟諱壞
以有感釋之之
言應德

上亦不譴立誅
有所指引下廷
尉

作下波瀾若認
作實便非文案

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
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
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
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
(逸也)
(高也)
(音孚)
(音孚)
(音孚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

古人對君謹類如此

開一作啓以啓景帝諱也故或爲開

以曾劾不下司馬門也

惜乎其計不聞也

兩使跪結襪又六張廷尉字若故爲重複者頗古質可喜 文潔

按法不可重獨可立誅乎 兩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信黃老摧剛為柔之旨與納履事同

末及其子云云似謂景帝且不能忘情于其子也

唐無他卓顯可書處特以其論將一段為絕古今遂為一傳

太史公凡序人父祖兄弟朋友親故俱有關鍵

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伏後案）趙人。父徙代（冷案）。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非徒填塞侈漫者詳玩之可見允寧

寫文帝謾問與當時感慨中語耿耿如對 用脩

只既聞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言語

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也

慶意寫來甚有味 文索

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抱前）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抱前）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略）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提）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

（一句截殺）

（饒宛轉說出來）

（指時事起案）

古來論任將者無踰此言

稱大父與父者凡三可見唐不忘先訓首叙其以孝著為中郎蓋以此以棟

言其功可賞百金者

謂其毋倡也句本不切為趙王用讒誅牧之自

私養錢乃尚私財又出市租外

不點明只用順叙為法至末乃了然亦頗覺有委文潔

切中今日情弊文脈

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敦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是日見文帝從諫之勇

與余善三字他人所不必者就知其切於傳閒與紀載哉會孟

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

文格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戇忌諱。然罪然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寫孝謹行跡曲有致是古今家傳祖文槩

史記鈔卷之六十九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亾。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

看這幾必字不字轉換描寫恭謹處極工

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
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
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
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
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
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
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
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

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
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
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
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
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
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

洗發精神

中裙近身衣厠牏褻器

固當甚言不當也

三言建為郎中令喚醒有精神季默

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音豆）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歪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摹寫）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摹寫）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

總前郡生波瀾以下石氏所不稱職處

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誅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

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衛綰以下不足録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

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

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留換之也

心腸之內無他思也

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

毀傳俱簡默却曲盡其爲人是小傳祖 文潔

叙得圓

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亾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朝廷見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

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即霍去病少言不泄意

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大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

○密○也

涕泣封獄知其性本仁恕所以雖治刑名而不入也篇中稱長者凡三太史公之文短簡而多曲折者殆類此以俟

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

卻者尋其隙而釋之也

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蹇蹇微巧。而周文處謵。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此事已詳張耳傳此處似可裁然此語敘却簡有致固為勝文案

史記鈔卷之七十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一篇領案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炎而虫出也齊桓炎未塗虫流于户外是也

賈馬不自立傳附張敖世家以見而田叔傾得立傳而孟舒亦附之以見

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叔案梁獄事及暴坐待魯王獵一郡並黃老之肯

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應前）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

田叔之感魯王善矣當是時使王聞之自若也叔則奈何曰諫諫不聽去叔蓋能之國賢

之乎。叔對曰。欲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

仁坐縱太子毋乃欲全人骨肉之間而不可得耶 李默

院云下吏誅死又云發兵恐有誤 用均

田仁任安少則同游未遇同塞剝及遇則同顯榮終復同死難亦一奇異而褚先生橫寫亦多淋漓可愛

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幷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武

兩人同困同列威名而又同禍亡豈其材而不學耶

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安字）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

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扶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客）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

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杜周）父兒子弟也。河東太守石（石慶）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名勝之）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

按此際二人亦難處　西仲

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

吏誅欤。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史記鈔附卷之七十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王之王由父省

此傳到底只叙一事 應德

精核無枝辭而奇謀異跡種種出是太史公着意文字 文潔

史記鈔卷之七十一

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音鎮

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亾。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幷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以占家言

布軍蘄西會甄。布丞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

秋請爲朝聘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

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此語見韓子及文子

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悍。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

二數字見得錯惓惓非一旦語欽佩

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亾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

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徙鳥反）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說）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

誂言也

宿夕兩字便深切謂以夜討之也 會孟

言削土盡則至滅國也

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孛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

此即桓將軍所請吳王何弃而不用

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得進壯古語如此自妙 會注

苗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父。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遣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苗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離。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乏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七國攻漢形勢如此

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蘓秦六國遠甚何則其所指七國共為闔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為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

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丞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亾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賓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乘傳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笮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乘傳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笮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

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蠭敦錯故大言以安帝用鉤

獨錯在屢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即析之不患無說欽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仇不顧國體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丙仲

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亾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

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 應德

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梁以狃吳之銳而以輕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手矣而條侯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爲世用何哉

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

發端

田祿伯雖逆謀然計却為上策 允寧

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亡安危在所與謀信哉

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奇周丘奇然皆不及此 會孟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

謂事不測也

推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 用脩

言專并未渡淮見吳王失三將軍 用均

吳王濞特騃漢耳爭天下非收天下豪傑不可以有功所部諸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即如周丘僅與一節得以一夜

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亾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收兵三萬而脫身徇地以至蕩城皆所謂反牙之士也彼皆不能用之則其所與謀者可知之矣衆兵數十萬而不及與漢為一夫一石之鬬非夫

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乃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乃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亾命辠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幣錢也以私錢消亂天下錢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